勇破間諜網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勇破間諜網

易安・富萊明著

麟祥譯

立志出版社印行

JAMES BOND

"FROM RUSSIA WITH LOVE"

BY

IAN FLEMING

重要啓事

易安•福萊明原著詹姆斯•龐德小說共十二種，中譯本將全部由本社陸續出版，題目包括：

（附有中文名者已由本社出版中文本）

CASINO ROYALE （賭城喋血）
LIVE AND LET DIE （哈林巨霸）
MOONRAKR
DIAMONDS ARE FOREVER （鑽石私梟）
FROM RUSSIA WITH LOVE
DR. NO
GOLDFINGER （金手指）
FOR YOUR EYES ONLY （三張王牌）
TUHUNDERBALL （霹靂球）
ON HER MAJESTY'S SECRET TERVICE （雪嶺風雲）
YOU ONLY LIVE TWICE （機密任務）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 （金槍人）

內有二本無中文譯名者，正在趕譯中，近日卽將譯妥出版，敬請愛好偵探間諜小說的讀者，多賜惠顧是幸。

立志出版社謹啓

目次

一、酷嗜殺人

那一個男人，赤裸着俯臥在游泳池旁，看來好似剛從游泳池內撈出的一具溺斃的屍體。他頭旁有着一堆閃閃發光的小物件。那些小物件那是個人的隨身用品，從那一小物件來看，應該是一個富人。其中有：一個由一枚墨西哥五十元金質所製成的票夾，夾有一叠鈔票，一隻金質的鄧布牌打火機，一隻金光燦爛的香烟匣，一本小說書，另外還有一隻配以褐色鱷魚皮帶的金手表。這隻手表是瑞士名廠芝柏產品，它的錶面上除了有大三針指示時、分和秒外，還另有一個小窗，一個小窗是告訴人今天何月何日，另一個小窗則顯示月亮的盈虧。

現在，從手表的表面看來，是六月十日二時三十分，這天正是月亮四分之三滿的日子。這個男人並不是一個以漁爲業的人，月亮的盈虧——關係着潮夕的漲退——本來是與他無干的，但他的手表上却有一個指示月亮盈虧的特別設置，這是有其事實上的需要和原因的。

這個男人所躺臥之地的花園，有着約一畝面積的草地。草地下的草，碧綠如油，保養得很好。草地的三邊，植有玫瑰樹叢，玫瑰樹上有着很多的蜜蜂飛來飛去，忙着採花釀蜜，園內沒有人聲，有的只是蜜蜂的嗡嗡聲和園外傳來的海水拍擊岩石之聲。在園內是看不到海的。在二十呎高的圍牆之內，除了可以仰首見到蒼天白雲外，外界的其他情景是沒有一樣能夠看到的。

這座別墅是一座四無築居的建築物，摩登而幽雅。它的中央的大門是由橡樹木製成的，所有

廳房的玻璃窗上，都裝置有橫直交錯的鐵枝。

在這一片靜的氣氛中，突然，外面的路上傳來了汽車駛近的聲音。

不一回功夫，一個身穿白色護士制服的女人，手臂上挽着一隻皮包，經由草地而向這個臥着的裸體男人走來了。也雙膝跪在草地上，從皮包內拿出了一瓶橄欖油，很均勻地倒在這個裸體男人的身上，然後爲他作全身的按摩工作。

他一聲不出，一動不動，聽任這個妙齡女郎爲他全身按摩。他的身體十分强壯，具有頂强烈的男性美。她爲他做這樣的工作，是很辛苦。這不單是吃力而已，而且亦要忍受着他的健美肉體所給予她的刺激的情緒。她被派來爲他做這樣的工作，已有兩年的時間了，但這個男人是誰？對於她仍是一個謎。這個男人從何處得來這一副結實强壯的肌肉的呢？他是一個拳師嗎？他利用他的這樣結實强壯的身體，做些什麽事呢？這些問題，她始終沒有能夠得到解答過。

據外間的竊竊傳說，這座別墅是一座具有政治性的別墅。

每個月，這個男人總是要離開這座別墅去別處幾天。在這幾天內，她受到囑咐，不必到這兒來。有一次，她發現到他的頸部和身體的上部有着很大的傷痕。又有一天，她發現到他的胸部，有着外科醫生動過手術的痕迹。

她從不敢在自已所服務的醫院或其他各處，向人談及有關這個男人的一切事。因此，她蓄之於心中已久的謎，也沒一個人能夠給她以解答。當她第一次奉派到這座別墅來的時候，兩個女僕

中的一個，曾經給他以嚴重的警告。倘若她把她在這兒所見所聞的事，胆敢在多向任何一個人談及，她就將會被送去監獄或勞工營的，當她第一次來這座別墅工作完畢而回去醫院後，護士長也會向她作過同樣的警告。她深深地明白這種警告的意義。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國家保安秘密，是不能向外洩漏一點點。她懂得這樣的警告，決不是虛假的恐嚇。

現在，她開始按摩他的面部。這個男人閉着雙眼，似在享受這按摩之樂。就在這個時候，屋內的電話鈴响起了。鈴聲劃破了花園內的靜寂，聽來特別觸耳。片刻後，一個男僕，向這個男人作了一下手勢，這個裸體的男子，便向客廳奔去。這位年輕的女護士，望着他的背影，在默默地思測他是何許人。

他的眞姓名是葛唐納，但自從十年前起，他的姓名已改爲「葛倫斯基」了。他是「保安部」的首席死刑執行官，「MGB」的劊子手。剛才的電話，就是「MGB」是從莫斯科專線打來給他的。

葛唐納聽完電話之後，坐在椅上，呆呆地望着電話機，若有所思，先前召喚他的那個男僕，嚴肅的對他說：「你最好立即就行動。」

葛唐納問道：「關於這項命令，他們有沒有給你任何的概念，暗示其意義爲什麽嗎？」他講的是俄語，非常純正而流利。

「沒有。他們只是要你立即啓程去莫斯科。載送你去莫斯科的專機，已在途中，大約在一小

時後就可飛抵這兒。加油大約需費去半小時的時間。你將在午夜左右抵達莫斯科。你現在就整理行裝罷。」

約一個半小時之後，葛唐納已坐在飛機的客座上。他點了一根香烟，開始靜靜回憶他的往事和預測他未來的前途。

× × ×

葛唐納是一德國的職業舉重運動員和一個南愛爾蘭的女侍所生的兒子。他的母親在生下他後六個月，患上流行性的病症而死了。從此，他就由她母親的一位姑母撫養照料。他漸漸長大了，身體很健康強壯，但個性却非常孤僻。他沒有朋友。他不願和其他的兒童交往友好，當他向他們所需求時，總是用他的兩隻拳頭來表達他的意思。

就是這個時期，「他的『月圓病』病態開始呈現了。每當陰曆的望日——滿月的時期——，他的身體內就有一種夜怪、暴烈而難以抑制的而衝動情緒呈現。他這種病，第一次發作，是在他十六歲那年的十月的一個月圓之夜。那天，他的性情極度煩燥不安，結果，他走出去用雙手扼斃了一頭可愛的波斯貓。貓被他扼死後，他的煩燥不安的情緒立即消逝得無影無踪了，整個月內感得輕鬆愉快。十一月的月圓之夜，他又像上月的望日一樣，一種可怕的衝動情緒需求發洩，結果，他扼死了一頭看羊狗，又感到輕鬆自在了。

轉瞬又是一個月，十二月的月圓之日，恰是普天同慶的耶穌誕那天。別人歡渡佳節，他却煩

燥萬分。結果，隣近一家農場內的一頭乳牛，遭了他的毒手。

貓、犬、牛連續的神秘死亡，引起了全村的人的詫異和議論。葛唐納知道他不能再在本村內發洩他的奇特而衝動的情緒了。

他於是購置了一輛單車，每當月圓之夜，他騎車而去若干哩外的地方以求發洩。

起初的幾個月，他仍以鷄、鴨、鵝、犬、豬、牛等家畜為對象。漸漸，那些小動物的被扼死，已不能滿足他的衝動的情緒了。

某一個月圓之夜，一個流浪漢躺在路邊睡覺，葛唐納走去扼他的咽喉了。流浪漢氣絕斃命，葛唐納的內心感到了無限的輕鬆和滿意。

在下一個月圓之夜，葛唐納找到了一綽約多姿妙齡女郎為犧牲的對象。他對那個女郎沒有施過一點點的輕薄和非禮的行動。他是完全為了殺她而殺死她的。在動手之前，他覺得自已有難以抑制的欲望要殺死她；而在殺死她之後，他感覺到自已的精神有難以言諭的舒暢。

在他十七歲將要告終的時候，他所以住的地方和附近的幾個村鎮，因連續發生神秘的謀殺事件，已經人言藉藉，羣情惶惑，待至一個婦人被扼斃而在稻草堆上被發現到屍體的事件發生後，羣情鼎沸了。各村都組織了自衞班，晝夜巡邏瞭望，以防慘劇的再次發生；縣城也派了警員和警犬來查緝；月圓之夜殺人的故事，也由這地區的報紙大登特登了。葛唐納騎着他的單車外出，有好幾次會被村民自衞班的巡邏人員和警員們截住而加以盤問，但他都能應付得很好；他的雇主又

肯為他證明；而他又新獲南愛爾蘭輕量的拳賽的冠軍，村民們都認為他能為本村爭光，引以為榮；所以，他都能安全無事。

不久後，他被一個拳賽經理人看中，要他轉為正式的職業拳師，他於是離開他所住的村鎮而去培爾法了。經過一個短時期的嚴格訓練後，他正式參加職業拳賽了。他的「月圓病」仍每月發作。

他的殺人的衝動情緒，就發洩在拳賽的對手身上，有兩次，對手被他打得半死。甚至有一次，他和對手打已分勝負而在彼此都退出繩圈後，他因為衝動的情緒仍未能得到滿足，竟捉住那個已宣告失敗的對手，痛毆不已，若不是經理人等合力挑開，那個對手會被打死的。

在一九四五年他十八歲生日的那天，他獲得了拳賽的冠軍。接着，他服兵役，做皇家通訊兵團的汽車司機了。在英格蘭受訓的期間，他很謹慎小心地應付他的「月圓病」。每當月圓之夜，他不敢再去殺人，便以飲酒來作代替。他帶一瓶威士忌去樹林中痛飲，然後醉得不省人事而臥倒在樹林中的地上。第二天清晨，他就拖着蹣跚的腳步而回去營房。此時，他雖然只感到一半滿足，但危險總算是不再存在了，一個月內可以太平無事。

在柏林的「走廊」發生危機的時候，葛唐納所轄的「皇家通訊兵團」的運輸隊，奉命調派去英、美、法、蘇四强共管的柏林了。在柏林，他仍以飲酒而醉得不省人事的方法來應付他的「月圓病」。

但在平常的日子裏，他的口中却在另作打算。他曾經聽到過很多有關蘇聯這個國家的說法——蘇聯的殘暴無情的作風和措施，蘇聯當政者的蔑視人性和殺生等等辦法，使他倏然神往，心傾不已。他因此下了投奔到俄國人那兒去的決心。但怎樣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呢？他將携一份什麼樣禮物送給他們欣然接受他的投奔呢？

他們所最希望和所最需要的禮物是什麼呢？這些都是要在事先好好求得理解的問題。他於是為此而煞費心思。

一次拳術比賽。促成了他的投奔俄國人的心願。柏林的英軍佔領區內，在一個月圓之夜，舉行了一次拳賽。葛唐納在比賽時，狂性大發，連續施展出違犯拳賽規例的舉動，當時曾引起全場的鼓噪，所有的人都向他發出噓聲和斥罵聲，第二天上午，他的部隊長官召他去大加訓斥，罵他玷辱了皇家通訊兵團的名譽，使整個部隊因他而蒙羞。

他被降職了，由駕駛汽車的職務而降到駕駛機車。但他仍負着遞送文件的工作職務。

他在調職後，隱忍等待了數天。然後在某一天，他把這一天應發送去英國駐在德國的軍事情報總部的所有文件藏在身上，駕着他的機車向柏林的蘇聯佔領區而去了。葛唐納來到蘇聯佔領區的邊防司令部了。那兒的守衛兵們把他擁送去大門內的一間守衛室了。那兒的辦公桌後，坐着一個俄國軍官，問他來此有何事幹？葛唐納逕直坦白地說：「我想會見蘇聯秘密機構的首長。」那個軍官冷冷地望着他而說：「我們是沒有什麼秘密機構或特工機構一類的組織。」

葛唐納所講的是英語，蘇聯軍官的答話也是英語，那兩個剛才帶葛唐納進來守衛室的士兵，也是懂英語的，在聽了葛的所云後，無不面現驚詫之色，再聽了軍官的答語後便用手去拉葛唐納外出。葛唐納用力甩去了他們的手。士兵中的一個，立卽擧起他的手提機關槍。

葛唐納又向辦公桌的俄國軍官說：「我帶來了很多絕對機密的文件，現今放在我的機車上的一隻皮包內。假使你們不肯替我向你們的秘密組織的負責首長聯繫，蘇聯就將失去很多有價值的機密情報。你們擔得起這個責任嗎？」

軍官用俄語向那個士兵說了幾句話後，那兩個士兵退出至門外去了。接着，軍官改以英語向葛唐納說：「我們是並沒有秘密特工組織的。但你旣來我們這兒，我們當然不能立卽揮你而去。你請坐下，塡寫這張表格罷。」

葛唐納於是在辦公桌旁一張椅上坐下了。他知道，每個想要到蘇軍佔領區訪問的人，都是要受蘇聯軍方的負責官員之詢問的——姓名，地址，職業與身份，來蘇區訪問所爲何事等等。那個軍官一項項地發問了，並把葛唐納的所答，一一記錄一張表格紙內。在問答時，那位軍官的目光，一直沒有放鬆過葛唐納的打量和端詳。

這位軍官拿起桌上電話機的話筒，用俄語向對方作了一簡要的報告。這時，又有幾個軍官和士兵進入葛唐納所在的守衛室來了。其中一個軍官，接過了那張紀錄表格，看都不看一眼就放入了他的制服的衣袋內，然後吩咐隨他而入的那幾個士兵，把葛唐納和他的機車，放入一輛大囚車

的車廂內，然後把車廂的門關閉鎖上。這輛大囚車以高速度駛行。約一刻鐘後，囚車戛然停住了。葛唐納走下了車。他發現到他現今置身在一座新的大建築物後面的一個廣闊的院子內。接着，他被帶入建築物內的一間小室內了。那間小室，四面無窗，室內除了一張硬板櫈外，別無他物。

葛唐納獨坐在小室內的硬板櫈上約一小時後，他們來召他外出了。他心想，這兒一定是蘇聯在東柏林的特務機構的所在地，在剛才的一小時內，他們一定已經審閱過他的機車上那隻皮包內的所有機密文件了。他被引領進入了一間極爲舒適考究的辦公室。

辦公室內坐着的一位軍官，制服的上裝有釘上三行的勳章，從他的金色的領章來，是一位陸軍上校軍階的軍官。辦公室上除了一隻磁碗內盛有幾朶玫瑰花外，其他什麼都沒有。

這些都是十年前的事，十年後的今日，葛唐納在奉召去莫斯科的專機中，追思着這一幕幕的往事。

× × ×

在飛機內，葛唐納憑窗望着數千呎下的山河大地，他的思想又回到十年前的初見那位蘇聯陸軍上校的一幕。

那位陸軍上校很客氣地招呼他坐下，開始以流利的英語和他談話了。他一一據實答覆了上校的各項詢問。最後，上校作一結論式的問話道：「葛先生所以你願意爲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

國工作服務，是嗎？」

「是的，我極甘心願意為你們服務。」

在約半小時的談話中，上校對於這位投奔而來的英國士兵之一切，已經了解得很清楚了。

「葛先生，你能做什麽工作呢？沒有專長技能的勞動工人，我們多的是。在一般的勞動方面，我們是絕對不慮匱乏的。我們現在並不缺少貨車的司機。」上校微笑了一下又說：「假使要和外國人比賽拳擊，我們是有着大量的拳擊好手的。我們的拳擊運動員中，至少有幾個人是可以榮登世界拳王的寶座的。」

葛唐納嚴肅認眞地說：「我是一個殺人的專家好手。我在殺人的事上能夠非常好，而且我很喜歡做這樣的事。」

上校一直凝神視着葛唐納。他從葛唐納說話時的神態表情看來，知道這個狂妄而不愉快的英國士兵所說的話，確是發自其心底深處的。上校繼續以冷冷的目光注視着葛唐納。對於這個英國士兵究竟作何處置，一時下不了決定來。應該暫時把他收容下來以待上級的指示呢？還是把他拉出去一彈結束了他的生命呢？抑或是把他送給西柏林的英軍當局而讓他們自己的長官來決定他的命運呢？

正當上校默默不語而有所思索的時候，葛唐納顯出不耐煩的神情說：「你不信我的話，但他們一定能夠相信我的所說的。」他所說的「他們」，是指蘇聯的特務機構的人員而言的。

葛唐納繼續說：「請你讓我和他們談談罷。我將為他們殺死任何一個人。他們需要某一個人的生命，交給我去做，我一定能夠圓滿而成功執行的。快讓我去見他們罷！」

上校繼續以冷酷的目光凝視着葛唐納。片刻後，上校出聲了。他對葛唐納以命令式的語氣說：「待在這兒！」接着，他立起了身，向辦公室外走去了，但仍讓室門開着。一個衛兵走來了，立在門口，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坐在椅上的葛唐納的背部，一隻手則按在他腰間的手槍。

上校是走去隔壁一間辦公室去的。那間辦公室內並無人在。桌上有着三具電話機，其中的一具，是柏林的陸軍秘密組織直通莫斯科的專用電話。上校拿起了那具電話的話筒，當他聽到了接線專員的聲音後，他報出了一個名詞：「保安部」。但很快地，「保安部」接聽人的聲音在電話中出現了。上校要求和「行動處」的首長通話。

上校和「保安部」的「行動處處長」在電話中交談了約十分鐘。關於這個英國士兵來投奔和効力的事，上校已獲得了如何處理的指示。他懷着高興的心情，走回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內，在他的辦公桌上重行坐下了，對葛唐納問道：「你所說的話，確是出於你的眞心本意嗎？」

葛唐納面孔上血脉賁張而答道：「當然是的！」

上校又問道：「你有很好的記憶力嗎？」

葛唐納不假思索地答道：「是的，我的記憶力很强。」

上校又問道：「在西柏林的英軍佔領區內，有一個德國人名叫保迦丁博士，他住在古福斯汀

路二十二號的五樓。你知不知道這個地方呢？」上校的語聲是相當鄭重的。

葛唐納又毫不猶豫地答道：「是的，我知道。」

上校的神情和語聲顯得更加鄭重了。他說：「今晚，你駕駛你的機車，回去西柏林的英軍佔領區。你的機車的車牌號碼將會另換一個，以避免危險。我相信你們的人現今已在四處查緝你了。

「你去古福斯汀路二十二號五樓，把一封信送交保迦丁博士。

「我們將會在信封上注明「面交」和「親啓」的字樣的。憑着那封信和你身上所穿的英國皇家通訊兵團的制服，是不會遭遇到什麽困難的。

「你到了那兒後，只要說這封信是一項非常機密而緊急的文件，你奉命必須在單獨面見保迦丁博士時方能交出，他就一定會單獨接見你的。在你見到後，你就殺死他。」上校略頓了一頓，雙眉揚了一揚，然後又說：「你已完全明白這項命令的內容了嗎？」上校的凝視的目光，逼射着葛唐納的面孔。「是的，我已經完全明白了。上校，我做這件事後，你們是否能給我更多的這一類的任務呢？」

上校冷冷地答道：「我們可能給你更多的這類性質的工作，但先得看看你的工作能力表現如何？當你完成了今晚這項任務而回到東柏林後，鮑空斯上校可能要召見你去談話，詢問考查你的一切。」上校按了按桌上的鈴。鈴聲甫歇，一個身穿便衣的男人應召而入辦公室。上校指了指那

個人而對葛唐納說：「這個人將會招呼你的飲食。一會，他將會給你一封信和一柄美國製品的利刃。那柄利刃是一件極佳的兇器，用以暗殺是再好沒有的了。祝你好運。」

上校的吩咐已畢。他從桌上的那隻磁碗內，拿出了一朶鮮艷的玫瑰花，送至自己的鼻端，神情愉快地嗅着。

葛唐納見到上校分配完這項工作，知道自己不可再在這兒辦公室內逗留了，於是立起了身而說：「謝謝你，先生。」

上校沒出聲應答，也沒有抬頭來望葛唐納一眼。他的目光只是凝注在鼻端的玫瑰花上。葛唐納於是隨在那個穿便裝的男人身後，走出了上校的辦公室。

× × ×

載運着葛唐納去莫斯科的專機，現今在俄羅斯的心臟地區的上空飛翔前進了。葛唐納憑窗下望，他知道那兒是俄羅斯的穀倉烏克蘭，那兒是染滿當年戰士血跡的第聶伯河。他現在對於俄羅斯的歷史、地理、政治、制度等等，已知道得很多了。他又繼續回憶十年前的舊事了。

他奉命去暗殺保迦丁博士——一個由美國人暗中出錢資助的西德間諜——，很順利成功了。他在任務一完成後，立即回去蘇軍佔領下的東柏林。蘇區的邊境上早已有人在等候他，一見到他抵達，便立即護送他去見鮑立斯上校。接着，他就改換了便裝，被送進了一架陸軍秘密組織專用的飛機內載他而去蘇聯的首都莫斯科了。

在此後的一年內，葛唐納渡着半囚禁的生活，他竭力使自己適應那種生活，並開始學習俄國語文。在那個時期內，經常有不少的人來看他，其中有負責政治任務的審訊員，有秘密警察的緝事員，有各科的專門醫生。同時，蘇聯的潛伏於英格蘭和北愛爾蘭的間諜們，則奉命詳細調查葛唐納以往的身世和行事。

在那一年的告終之時，作爲一個外國人的葛唐納，終於被鑑定爲「政治淸白」了。他對那些來看他的人所說的自己的故事，也由蘇聯在英格蘭和北愛爾蘭的間諜們，識明其爲眞實了。

二、保安會議

秘密的警察的人員在經過多次詳細反覆的盤問和調查後，給予有關當局的報告中，說葛唐納是個渾噩無知的人，他根本不是一個政治性的人物，對於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習慣，全無興趣。醫生們和心理學專家們，一致承認他的心理精神不健康，是一個潛伏性的狂人。醫生和心理學專家們又指出，葛唐納是個自我陶醉者，是個性無能的男人。捨去他的心理精神方面的這些特別的缺點而言，他的身體是極强壯結實的。他有天賦的很高的機智，他像狐狸一樣的狡猾。但他的教育受得很少，文化水準，低到可憐的程度。

每個人都同意地認爲葛唐納是社會中一個最危險的成員份子，爲了社會和團體的利益，應該把葛唐納和大衆隔離，使他過離群索居的生活。

陸軍秘密組織人事處，處議認爲最好最妥當的隔離方法，就是讓這個最危險的人不再生於世。人事處長的決定作出了，他準備在那份報告和請示處理辦法的公文書上，批示「殺死此人」四個字。

就在人事處長的筆尖剛要觸及公文書的紙上時，一個新的念頭，忽然在他的腦內生起。蘇聯需要足夠的人才去對付國家和黨的敵人。這類任務執行者——也就是所謂劊子手——的「工作生命」是相當短的。

葛唐納旣是一個殺人的高手，而對殺人之事又有着瘋狂的愛好，這樣的人才，豈可失之交臂？

人事處長略加思索了一回兒後，在葛唐納案的公文書上，寫下了短短數十字的意見，另在公文書封面的顯著地位上，寫下了幾個較大的字：「呈送保安部第二處。」

「保安部」的第二處，是專司執行計劃的。由「保安部」決定的殺人任務，就是由第二處負責主持執行的。第二處接閱到陸軍秘密組織人事處長送呈的公文後，把葛唐納接收了過來，經過一番必須的手續後，葛唐納被改名爲「葛倫斯基」，並列名於「保安部」工作人員的名冊內了。

葛唐納成爲「保安部」的人員後的最初兩年內，對於他來說，是非常辛苦吃力的。他奉命重回學校去讀書。

校內所有的學生，都很認眞學習，葛唐納未嘗不想努力學習，但他個人的興趣，以及他的文

化水準太低，使他在學習的成績方面，總是遠遠的落在所有同學的後面。

每個月尾必舉行一次考試，別的同學多伏案疾書，但葛唐納總是久久不能寫出一字，有時竟至白卷。

他在學科的成績上，是低劣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的，但在術科上，他却表現得很好。

他很快地就能明白了解通訊密碼的基本知識。這是因為他對這項術科有着無比的興趣。他知道幹暗殺任務的人員，是必須具有這方面的知識的，因之，他渴盼自己能夠懂得密碼和暗號的道理。在運輸工作這項術科的學習上，他也表現出優異的成績。如何輸送軍火和其他物品？如何架設或割斷電線？如何埋設地雷炸藥而給敵方的人車以嚴重損害？這些術科，教官們是用實習的方式以授學生的，葛唐納對此景頗感興趣。最後，在「安全第一」，工作的準確程度，腦筋的冷靜和性格的狠勇等試驗中，他在全校的學生中，獲得了第一名。

在這一年中，每當月圓之夜的那天，陸軍秘密組織必定派一輛車來學校，事先全無告知的情況下，把葛唐納載走而送去莫斯科的一所監獄。在他每次度這樣短期的囚禁生活之前，必有醫生來給他以心臟，血壓和其他各種的身體檢驗。他乖乖地聽任他們的檢驗。至於檢驗的結果如何，他們是從不讓他知道的。

這一學年，葛唐納感覺到相當愉快。同時，組織方面也感覺到很愉快，認為葛唐納確是一個值得滿意的人才。

在一九四九和一九五○的兩年中，葛唐納已被保安部的第二處允准，可以在一些蘇聯的衛星國內，執行一些比較次要的任務了。這些次要的任務，當然是屬於打殺一類的性質。例如，某些蘇聯派出的間諜和為蘇聯工作的情報人員，倘若組織上思疑他們有越軌或不忠的行動，葛唐納就奉命去暗殺他們。

這些為保安部執行其嚴格的紀律的暗殺工作，往往是比較單純的。葛唐納執行這些任務，胆大心細，非常認眞和謹愼地從事，因此，執行得很技巧，順利和準確。他的冷血和辣手，博得了領導上的讚許和器重。

在一九五一和一九五二兩年，葛唐納的才能和有用，更為上級組織方面所賞識了。因為他的工作表現優異——尤其是在東柏林的工作表現——，他蒙當局的特許，獲得蘇聯公民的資格了。在一九五三年，他的月薪增至五千盧布了，並獲受陸軍少校的軍階。

組織上給他的優異，還不僅止於此。他的退休養老金之權利，領導上特許自他第一次鮑立斯上校會晤時起計算；他又蒙當局分配了座落在克里米亞海岸的一所別墅給他。組織上又指派了兩個衛士給他，這兩個衛士的職責，可分為兩方面，一方面保護他的安全；另一方面，則對他加以監視，以防外界的人物或力量來腐化這位有用的人才。

每一個月，他必定被送去最近的一所監獄小住一次，以策安全。

葛唐納沒有一個朋友，他對任何人都不關心和不感興趣。唯一使他感到興趣的，就是他的犧

牲品——他的暗殺工作的對象。

葛唐納在飛去莫斯科的專機內，一直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

現在，他開始思及自已的當前和未來的事了。他現今的地位，正高高的在一棵樹的樹枝頂端上，他現今是保安部第二處的首席執行死刑官。

他現在還需要追求什麼呢？職位的升擢？更多的金錢酬報？更顯赫重要的謀殺對象？還是更好更高明的殺人技術呢？他自已都惘然不知。

他此次奉召去莫斯科，究爲何事？上峯在電話中連一點點的暗示都沒有。

他所坐的專機在晚上十一時三十分，飛抵莫斯科郊外的土希諾機場。他走出了飛機，雙脚踏在俄京的地土上。就在他抵達莫斯科的時候，保安部總部的會議廳內，正燈光輝煌，幾位巨頭在舉行着極端機密的會議。

「保安部」是蘇聯政府的一個特殊機構。它是秘密警察中的秘密警察，特工組織的特工組織，爲國家而執行暗殺任務的一個機構。它在國內和國外都有執行其特定的任務，在一九五五年，它屬下的男女工作人員，共有四萬名之多。「保安部」這個名稱，是只有它的工作人員和蘇聯的高級官員在自已人之間可以提及的。蘇聯的公民，只要他是一個神經正常的人，是從不敢把「保安部」這個名稱，由他的兩片口唇之間通過而吐於口。

保安部的總部是一座宏偉而最摩登的建築物，座落在莫斯科史汀加道十三號。建築物的前面

正中處有一道碩大的雙重鐵門，有十數級大理石階通往人行道。門前日夜有着手提輕機關槍的武裝同志們守衛。行人是不敢在它門前的人行道上經過的。即使是在對面的行人道上走着人，也都是放快脚步，不敢向它多看一眼。

× × ×

一個身材魁碩粗重、面貌兇惡可畏的年約五十歲的男人，正坐在保安部總部二樓的會議廳內的那張狹長的桌子之後，翻閱着一九五四年份的那本相片簿。

這位翻閱着相片簿的男人，不是別人，乃是蘇聯的一位威權顯赫的高級官員。

他是「保安部」的最高首長格魯保沙上將。他在這座大廈內，通常被簡稱爲「格」將軍。他穿着畢挺的軍服，像其他蘇聯的軍官一樣，在上裝的胸前部位上，佩帶着本人所曾榮獲的所有勛章。格將軍的胸前的勛章，分成三横列佩帶着。

格將軍所佩的勛章，眞是洋洋大觀。其中有：兩枚列寧勛章，一枚蘇伏魯夫勛章，一枚尼維斯基勛章，一枚紅旗勛章，一枚服務二十年勛章，一枚保衛莫斯科勛章，一枚攻佔柏林勛章，兩枚紅星勛章；還有第二次大戰時盟國政府所頒贈的勳帶——一是英國的CBE勳銜，一是美國的功績勳章。在這些勳章上，佩有一顆金星——「蘇維埃聯邦之英雄」的金星，這是一項很高的榮譽。

格將軍的面貌，我們用不着細加描述。總之，一看上去，就知道這是一張狠忍、堅毅而具有

極大威權的面孔。

桌上四具電話中的一具，發出低低的滋滋聲來了。這位翻閱相片簿的將軍，以有節奏規建的脚步，走向電話機所在的大桌子去。他在桌後的一張高背椅上坐下，坐後伸手去拿那隻標有「VCP」字樣的電話機拿起話筒來接聽了。這具電話的總機是設在克里姆林宮的，由專責的保安官員負責轉駁接通。在全蘇聯境內，能夠有資格使用這個電話的人，不會超過五十人。他們都是最高級的官員——政府各部的部長和若干重要部門的負責首長——。這條電話是絕對不憂被人竊聽到的。但所有使用這個電話的人，在通話時所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由一具特別設置的錄音機，在當時自動地收錄了下來。

格將軍拿起話筒，應了一應「喂」。

電話中傳來了一個男人的語聲。「我是赫魯雪夫。今天上午的「最高會議舉行後，你們有過什麼行動呢？」

格將軍的語聲顯得非常誠恪的樣子。他說：「將軍同志，我將要在幾分鐘後，在這兒舉行一個會議，三個重要部門的首長都要參加這個會議。在這個會議結束後——倘若我們都一致同意錄取某項行動的話——，我將立即召開一個本機構的內部會議，給本機構第一處的計劃處和第二處的行動處的負責首長以必要的指示。假使我們的行動的計劃已作出了完善的決定，而必須在莫斯科進行某些準備的工作的話，我當特別謹愼小心從事。我已決定，在莫斯科所進行的某些必需的

準備工作，由我親自監督和主持，我們絕對不會讓另一個『高柯洛夫事件』發生的。

赫魯雪夫將軍粗暴的聲音响起了。「天知道我們不會！在第一次會議舉行後，立即打電話給我。我需要從速知道。我希望能在明天上午向最高當局提出報告。

格將軍恭敬地應道：「是，將軍同志。」

格將軍將話筒擱回機架上後，伸手去按桌下的電鈴。同時，他扭開那具暗藏着的錄音機的開關了。僅僅一分鐘後，他的一個主要助理人員——秘密警察的一位上尉——應召而進入大廳來了。他問道：「他們都到齊了嗎？」

秘密警察上尉助理人員答道：「都到齊了，將軍同志。」

格將軍命令道：「把他們帶進來！」

數分鐘後，六個男人——其中五人是穿着軍服的——走進會議廳來了。他們都正襟危額地走去會議桌的各個人應坐的座上。六人中，三個人是領導階層的官員——三個部門的負責首長——；另外三個人則是他們的各自的主要助理人員。在蘇聯是沒有一個人能够單獨進入會議室，尤其是秘密組織會議，各首長參加會議是必須偕同至少一個助理人員出席的。

保安部的會議是不許可作文字的紀錄的，出席的人不能在會議作摘錄一類的事。

會議中所作的決定，是由出席的各部門的首長，在回去後，以口頭傳示給本部門有關人員知悉的。

今次參加會議的三個部門的首長，都是秘密組織的首腦。一個是陸軍中將史拉雲，（陸軍參謀本部情報處）的首長；一個是陸軍中將福恩斯基，（外交部情報處）的首長；一個是秘密警察的首長聶基敦，他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上校。他們的助手都是穿軍裝的，只有「外交部情報處」首長福恩斯基將軍的助手的穿便裝的。

格將軍向他們掃視了一遍後說：「晚上好，同志們。」三個部門的首長都以恭敬而小心的聲音答說：「晚上好，將軍同志。」他們每個人的心內都知道，在這兒的會議廳內是有錄音機的設置的。因之，凡發一言，都須特別謹愼小心，不論在內容上，措詞上，乃至聲音，聲調上，都必須特別注意和檢點。

「我們不必太拘謹。讓我們一邊吸烟一邊會談罷。」格將軍說後，拿出了一包香烟來，用美國製品的打火機，點燃了一支。於是，那三位首長也都向格將軍看齊，各自點燃一香烟吸着了。

「同志們，我們這個會議是在赫魯雪夫將軍同志的命令下召開的。赫魯雪夫將軍下令給我，命我把某些有關我們國家政策的事，讓你們知道個淸楚正確。在我宣示給你們知道後，我們接着就應該商討和決定出一項行動來，俾有助於國策的進行。我們必須很快地作出決定來，因爲赫魯雪夫將軍同志正在等待着我們的決定。但各位須知道，我們作出的決定，對於我們的國家是具有極高的重要性的。

「因此，我們不能因爲求速而草率從事。我們必須深思熟慮，顧慮周詳，所作出的決定必須

是一個絕對正確的決定。」

格將軍暫時停口不言，俾便那三位各負責的首長，有一個短暫的靜默時間，領會和體味他剛才所說的這番話。那三位首長，挺直身子坐着，一聲不面響，孔上的神情都顯得非常的嚴肅。他們知道蘇聯的最高權力機關，今天上午曾經舉行過會議，現在，這位保安部的最高領導人物，將要報告他們國家的新的大計了。

格將軍在換吸了一支新的香烟後，出聲打破沉默了。

言及今晚舉行這個會議的本題了。他提出了蘇聯派在外國工作的情報和間諜人員的幾件大大的失敗和貽羞的事來說。他的神情漸趨激動，聲音漸趨高昂了。

「一件失敗接着一件失敗，我剛才所提及的，只不過是我們重大失敗的紀錄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這樣下去，將不知如何是好？」

格將軍略停了一停，轉而以較平和的聲音又說：「同志們，我不怕告訴你們，今晚這個會議是赫魯雪夫將軍同志特別要我召開的。他要我們商討出一項行動的計劃來，使我們蘇聯在外國的情報間諜，獲得一個重大的勝利。假使我們今晚不能作出一個決定，假使我們作出的決定不能在實際上獲得了如所期預的成功，我們大家都將遭遇到極大的煩惱。這點，我想我是用不着細說，各位都可明白的。」

這最後幾句話，格將軍知道，是給於當場各人的精神以很大的震動的。因之，他又暫時停口

不言三幾分鐘，俾使他們能夠緩緩地從震駭的心情中囘復過來。

那三位首長都默默不語。他們不敢發一言爲自己辯護。他們也不敢舉出自己負責的這一部門在以往工作上的輝煌成績和無數的勝利事件。他們不敢說那幾件失敗的事，只是偶然的和少數的，而成功的事件却是經常的主要的。他們更不敢向這位保安部首長提出質問，那幾件失敗的事之責任究竟屬於何人。

他們知道剛才格將軍所說的這番話，不管是出於他自己的意思，抑或他僅是轉述赫魯雪夫將軍或更高一人之言，他們是沒有權加以駁難的。

三、殺死他！

坐在會議桌末端席位上的福恩斯基將軍——外交情報處首長——，看着格將軍的嘴內緩緩噴出的烟圈，而記憶起了一些舊事。有一次，莫洛托曾私下告訴他，沒有貝里亞的失勢而死。格將軍是沒有今天的權威顯赫的。

貝里亞極不喜歡格將軍，經常抑制着格的上進。在一九五二年時，格在「國家保安部」內擔任某一個部門的助理首長。次年，史太林逝世，貝里亞一時權勢薰天，爲所欲爲，曾撤消「國家保安部」這個機構。

格將軍因之更加痛恨貝里亞，蓄意進行倒貝里亞的工作。

他在赫魯雪夫將軍的指導下，終於把貝里亞打倒了。從此，蘇聯的秘密警察的最高領導人，由貝里亞而易爲赫魯雪夫了，格將軍也成爲保安部首長了。

福恩斯基將軍的腦內在想着一些往事，其他各人的腦內也都想着某一些事。

三幾分鐘已經過去了，仍沒有一個人出聲發言。格將軍於是向全桌的人又掃視了一遍而又致詞了。「同志們，我們不必太悲哀憂傷。即使是一棵最高最大的樹，也仍是有人持着一柄斧頭想砍它的根的。我們現在還是好好地商討出一個行動的計劃來，讓我們在國外的情報特務戰場上打一場輝煌的勝仗罷。」接着，他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議。他認爲他們應該致力於打擊西方國家的情報特務工作，選定一個最好的目標去進行，務使西方國家的情報特務機構及其工作，遭受到極嚴重而無可補償的損失。

格將軍的目光定視在外交部情報處的負責首長福恩斯基將軍的臉上了。

「現在，我們應該選出西方國家中某一國的情報機構，作爲我們打擊的目標，然後，在這個機構中選定一個對象，讓我們去對付他。福恩斯基將軍同志，你負責外交部門的情報工作，已有多年。在這方面，你可能有很多的資料提供給我們。希望你能告訴我們，在西方國家的情報或機構中，那一個最危險可怕，對我們的威脅最重，那一個是我們應該給以最嚴重的打擊的。」

福恩斯基將軍很小心謹愼地發言了。他說：「就事論事，我們是不能把某個個人和他所屬的機構混而一談的某一個國家，國勢雖然並不強大，他們的情報或特工機構雖然並不怎樣了不起，

但却往往會有一或幾個最了不起的間諜。」

「所以，我敢說每一個國家都有其很好的特務工作者。在今日世界，秘密組織是需要很多很多的錢建立和維持其生活的。一般貧弱小國因爲經費的緣故，不能在情報特務工作上有好的表現，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們現在對於那些小國的情報機構和特務組織，是可以置之不論的，因爲他們是沒有甚麽事可以使得我們擔憂懼怕的。」

格將軍點了點頭。「很好，福恩斯基將軍同志，繼續講下去罷。」

福恩斯基將軍繼續說：「瑞典是我們隣近的一個小國，他們和我們有世仇，若干世紀來，一直對我們做着間諜的工作。他們在有關波羅的海諸國的情報上，做得非常好，對於我們來說，他們是非常危險的分子。依據我的意見，我們應該設法破壞毀壞他們的工作。」

格將軍向福恩斯基將軍望着而說：「同志，繼續講下去。」

這位外交的情報處的首長繼續以不疾不徐的聲調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作人員活躍而機智，但他們的興趣只在本國國內或貼隣國家的事務上，對於我們是沒有甚麽直接的大害的。

「講到法國，我們雖有很多人員滲透入他們的情報機構和秘密組織中，但法國的『刑事偵緝局』依然是一個很危險而使我們不能輕視的機構。法國刑事偵緝局的負責人是一個名叫馬修斯的傢伙，他是孟德斯——法蘭斯擔任內閣總理時任命的，聰明，能幹，厲害。

「倘若能夠把他除掉，我們在法蘭西國內的工作就要容易得多了。」

格將軍說：「同志，讓我們再聽聽別的國家的情形罷。」

「是，將軍同志。現在我要講到英國了。我認爲英國的情報機構是值得我們致以很大的敬佩的。」

「他們在國家保安的工作上，有極卓越的成就。英國本土是一個島國，這個地理環境方面的特點，對於國家保安工作實有莫大的利益。英國的情報局所雇用的工作人員，全是受過得好的敎育而有很好的腦筋的人。他們在情報和特務工作上有過無數次的重大成就。他們的工作人員普遍都有很好成就和表現，這點已足使我們驚奇和敬佩。但在事實上，他們還有好些地方，更能令我們嘖嘖稱異，甚或令我們自愧不如。」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高級官員竟如此稱讚資本主義國家的人事，格將軍的臉上微現出不以爲然的神色來了。但這位外交情報處的首長，似乎並未察覺到自己的話有甚麽不妥之處。他仍繼續地講下去。

「英國的情報工作人員之薪金並不怎樣高，他們每月的薪金數目僅僅在一千至二千盧布之間。他們在本國並不享受任何的特權——薪酬收入不能免稅；沒有像我們所設的特種商店而可購價格較廉宜的用品；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不高；在年老退休之前，得不到任何公開正式的勛章或勛銜的獎品。

「但那些男男女女的工作人員，却始終矢勤矢忠地從事這種危險而勞苦的職務。這很使外國

的同行們感到詫異不解。我想，這或許是由於他們的公學和大學的傳統教育的緣故。他們的教育，培植公忠愛國之心和愛好冒險的精神。

「但仍使我感到奇異的，就是他們並不是天生或而幼小時就被訓練爲間諜的，可是，他們一旦投入這一行列，普遍地講，工作表現都很好，都各有相當的成就。我常追問自己，他們這種令人詫異的精神和力量，究竟是來自何處的呢？依據的觀察和研究，我認爲他們的大部分的力量，來自神話式的故事的。英國有很多有關蘇格蘭警場，福爾摩斯和英國的特工組的神話式的故事，給了他們以鼓勵、信心、熱誠和工作的榜樣。

「當然，我們蘇聯的情報工作人員，在英明的領袖領導之下，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工作人員，我們根本毋須畏懼他們。但我覺得，英國的那種神話實是我們工作途中的障碍物，我們應該設法除去這障碍物。」

格將軍不想讓福恩斯基再稱讚英國人下去，於是便揷口說：「同志，美國的情報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如何呢？

福恩斯基將軍說：「在我們所有的敵對的國家之情報組織中，美國是範圍最大而經費最充足的一個。

「他們所有的工具和物質配備，都是品質最優良的東西。但他們對於這門工作的認識和了解，却不敢恭維。美國人總以爲金錢萬能，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用金錢做到和辦得成的。他們不

單作這樣的想法，而且還一直這樣做。其實，卓越的間諜們，並不僅是爲了金錢而從事的。只爲了金錢而工作的間諜，決不能成爲一個好的間諜，而且其人是不可靠的。美國在國外所雇用的間諜們，多數是屬於這一類的。」

格將軍淡淡地說：「但美國人在間諜工作上却有過不少的成功同志，我想你可能抵估了他們。」

福恩斯基聳了聳肩而說：「將軍同志，他們是必定有好些事成功的。播種下一百萬顆種子，總有一個番茄會結實的。我們只見到他們有一百個番茄結實而收獲，不知他們所播下的番茄種子多達一億顆？依據我個人的愚見，我不認爲美國的情報工作人員値得我們今晚的這個會議給以特別的重視。

「我認爲這個會議無需給他們以特別注意。」

這位外交情報處首長，話已說畢，將上身靠向椅背上去了，並從他自己的烟匣抽出了一支香烟。

格將軍冷冷地說：「這是一項很有趣的說明。史拉雲將軍同志，你的意見如何呢？」

陸軍參謀本部情報處的首長史拉雲將軍立卽應道：「我會很有興趣地傾聽福恩斯基同志的每句話每個字。我覺得福恩斯基同志講得很詳細，我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

秘密警察的負責首長北基敦覺得在這個會議中不提一些意見，將會被視爲無用的。

他於是在格將軍的目光移射至他的臉上後，便以堅定的聲音說：「將軍同志，我們如果要對敵國的特工人員採取恐怖的行動的話，我建議應該以英國的特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爲目標和對象。」格將軍向各人掃視了一週後，以主席權威的聲音說：「同志們，聽你們的話，你們都同意以英國的特務組織及工作人員爲我們的恐怖行動的對象，是不是呢？」

全桌的人，都小心謹愼地點了點頭。

格將軍於是又說：「好，既然大家贊成，我也同意。現在，我們的問題，就是選擇他們組織中的那個人或那項事物作爲我們的行動的目標。我們是不可能在一次的打擊行動中摧毀他們所有的人的。他們的頭子是誰呢？」

聶基敦覺得這個問題，只有他來答覆最合適。於是，他說：「英國秘密組織的最高負責人是一位海軍上將，人們都以『麥爺』稱他。他不大飲酒，若飲亦僅淺嘗而止。他因年齡的關係，對於女色風流的事，已全不感興趣。英國人民大衆並不知道有他這樣一個人存在。

「因之，想要在他的身上施展誹謗或誣蔑的手段，是收不到甚麼效果的。他深居簡出，防衛嚴密，要想暗殺他，眞的難若登天。」

格將軍說：「這個所謂麥爺的頭子，我們既難以把他作爲我們的靶子，我們就得另找一個。在他們的組織中有沒有一個衆所公認的英雄人物，他的工作成就素爲同僚所崇佩而作爲榜樣，而他的受到誹謗或被殺死，會給他組織的士氣以嚴重的打擊和損害的。他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人呢

？」

全桌的人都默不出聲而各自在腦內思索這一個人。最後仍由秘密警察的首長聶基敦給這個問題作了回答。聶基敦打破了沉默而說：「有的。這個人名叫龐德。」

格將軍突然握緊右手的拳頭，在會議桌上打了一下。他向着聶基敦說：「同志，對的，他們是有如我剛才所說的這樣一個人的，他的姓名是龐德。我們——包括我自己在內——竟會一時沒有想起這個姓名來，我們居然這樣健忘，難怪我們的特務組織和工作要受到領導上的批評和指責了。」

福恩斯基將軍覺得他需要爲自己辯護一下。於是，他說：「將軍同志，我們蘇聯是有着無量無數的仇敵的。

「我不能也無需把所有的姓名都記在自己的腦內。倘若我需要知道他們的姓名，我祇要請求總引處爲我一查就成了。當然，龐德這個姓名，我是早已知道的了。他很久以來就是我們工作上的大敵人，他屢次給了我們很大的困惱。但我今天的腦內，因爲需要思索另外一批人的姓名，所以沒有讓龐德這個姓名進入我的腦內。我其實是深知是他的。」

格將軍的內心頗感不悅。他說：「同志，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我承認我自己的錯誤，一時竟沒有想起這個大名鼎鼎的英國間諜來。聶基敦同志提醒了我們，並使我記憶更多有關這個間諜的事。

「我記得，這個名叫龐德的人，至少有兩次在我們保安部的指縫漏掉。當我尙未接管保安部這個部門之前，在法國的賭場曾發生過一宗案件。一個名叫李思的人——他是法國共產黨的一個卓越領袖人物，在法國的工人運動中幹得很出色——，在金錢方面發生了困難，假使不是因為這個龐德進去，李思是可能從這項困難中拔脫出來的。

「保安部當時的負責人的匆遽決定，才把李思解決掉了。派去執行的人，照理應在那時期把這個英國間諜也一併解決掉，但他竟沒有這樣做。還有一次，我們在美國有一個黑人工作人員，他是我們所雇用的外國間諜中最精幹的人之一，他組織了一個廣大的情報網。

「英國秘密組織派遣龐德去和我們這個黑人間諜交手。」

「結果，龐德毀了我們這個偉大的工作人員和我們在美洲的組織。最可遺憾的，我的前任者竟沒有設法和致力給這個英國間諜以報復。這兩件事都是發生在我出生長這部門之前的。」

聶基敦接着又說出了龐德在其他各地的一些工作和活動，證明了這個英國間諜，確是一個最危險，最可怕非除之不可敵人。最後，聶基敦說：「將軍同志，我所知的止於此。可能我們的情報人員最近又有關他的資料報告來，我們不妨查閱一下他案卷，以便知道得更詳細一些。」格將軍點了點頭。他拿起桌上最靠近他的一具電話機的話筒，吩咐「中央索引處」迅速把英國特工人員龐德的案卷檢出呈閱。他擱回了話筒後，目光又向全桌的人掃視了一遍。

中央索引處就設在保安部總部的大廈內，自接奉到格將軍的電話後，僅不過兩三分鐘的時間

，就把格將軍所需要的文件資料，送進會議廳了。那是一件很厚的文件夾。文件夾的封面是黑色的硬紙板。在左上角的部位上，有着白色的「S•S•」兩字（它的意思是「絕對機密的文件」）。封面中央處，有白漆寫成的一行字：「龐德」；在這行字之下又有一行白漆的字：「英國的間諜。」

格將軍展開了卷夾，從裏面拿出了一個大封套。封套內所藏的是若干幀相片。格將軍將它們拿出放在桌上，然後一幀幀地檢起來看。

第一幀相片上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相片中有一個青年男人坐在餐廳戶外的一張桌上，桌上有酒瓶和酒杯，那個男人的手指間夾着一支香烟，似在沉思。看樣子，他似不知道在約二十呎外的某處正有人在偸攝他的相片。

第二幀是一九五〇年攝的。相片中的人和第一幀的相同，此人就是龐德。他正在凝神仔細地向他望着，好似正在對着一具相機的鏡頭凝視一樣。據格將軍猜想，這幀相片一定是由一具如鈕扣大小的相機所攝的。

第三幀的日期是在一九五一年。看來是在很近處所攝的。龐德身穿深色的衣服，沒有戴帽，正在一條闊而寂靜的街道上走着。看他的樣子，似乎是有急事在身。

第四幀的日期是一九五三年。這幀龐德的半身相，是從他的護照上的相片覆攝的。格將軍想，這可能是龐德在某一個國的邊境或其一家外國的旅館內出示他的護照時，被我們的秘密工作人

員之迅速的手法偷攝下來的。

格將軍用放大鏡，仔細察看這幀相片，他似乎是想要看清楚龐德臉上的每一個毛孔一樣。

四幀相片由大家傳看過後，又回到格將軍面前的桌上了。格將軍抬起頭來向在座各人掃視了一遍後說：「各位都已看清楚過他的相貌了。他確是一個極端危險分子，是我們工作途中最大的一個障碍物。

「其實，我們早應該設法解决了他。留待到現今才作出這樣的決定，未免遲了些。」

格格軍又低下頭去翻閱夾內的文件了。他睜着雙眼，皺着眉頭，凝神閱讀第一頁上的文字記載。

「姓名：龐德。身材高度：一八三公分。體重：七六公斤。身材個長，不肥不瘦。眼睛：藍色。頭髮：黑色。右頰上和左肩上有受傷的疤痕。他的右手背上有受過皮膚移植的手術之痕印（詳情請閱附件甲）。一時高明的射擊手；一個高明的拳擊家；並善於擲刀擊中若干距離外的目標。不使用化裝改扮的那一套，總是以本來的面目出現。能說很流利的法語和德語。香烟癮甚大（附注：他所吸的香烟是倫敦一家烟廠爲他特製的）。嗜好：飲酒——但不過量——和女人。他是一個不能動以財貨和施行賭賄的人。格將軍翻開次頁而閱讀了。次頁上有着如下的記載：

「這人經常隨身携帶一支〇•六五口徑的華爾達手槍，該槍藏於他的左臂上的一個柔軟的皮鞘內。他又常隨身携帶有一柄鋒利的短刀。他常穿着鞋底尖端裝配有鋼板的皮鞋。他曾經學習過

日本的柔道，是此道的好手。他在和人搏鬪的時候，機警，勇敢，而且堅强不屈，有很大的鬪爭毅力。他的忍受身體上的痛苦之能力是很驚人的（詳情請閱附件乙）。」

格將軍繼續翻閱以下的各頁。凡是有關這個英國特工人員的資料而爲蘇聯的情報人員所獲知的，這項文件內都有扼要而清楚的記述。格將軍翻閱至正件的最後一頁了（正件之後，另有數十頁的附件）。正件的最後一頁上是總括性的文字，是負責人員在根據了所獲的大量情報和資料後，加以概括，並附以判斷和意見的文字。格將軍翻展到這一頁時，不再像先前那樣默閱，他唸誦了出來，俾使在座的人都能知運。」

「結論：這個人是一個極危險的職業間諜。他自一九三八年起，就爲英國特務機構工作。現今，他已在該機構內，榮獲了『〇〇七』這個秘密號碼。『〇〇』這個號碼是具有特殊的意義的。凡擁有雙零號碼的秘密工作人員，會經殺死過敵方的間諜；而且以後在其工作過程中，如果認爲需要的話，他可以有權殺人而無需在事先報請上峯批准。衆信在英國特務機構中被賦有這種特權的人，連龐德在內，一共只不過三人。這個極危險的職業間諜，曾在一九五三年榮獲英國女皇頒授CMG勳銜。

這也是一項破例的殊榮。通常，積有功績的秘密工作人員，在退休後方能蒙政府頒授勳銜或勳章。這個人在供職期間能夠獲得這項榮譽，可見英國政府對於他的工作成績是如何的贊賞和重視了。」

格將軍文件夾蓋上，用手在文件夾板封面上重重拍了一下，然後說：「同志們，你們都一致同意了嗎？」

聶基敦首先以高聲答道：「是的，將軍同志。」

陸軍參謀本部情報處首長史拉雲將軍，接着以刻板的聲調答道：「是的，將軍同志，我贊同。」

外交部情報處首長福恩斯基將軍，對於暗殺的事已深感憎厭。他一向很欣賞自己居住在英國時的那段生活。

但這些感覺，他是祇能存之於內心而不可現之於詞色的。他低頭看着自己的手指而答道：「是的，將軍同志，我認爲我是應該予以贊同的。」

三個情報部門的首長都表示過贊同的見解了。格將軍於是又拿起本大厦的內線通話機的話筒了。他對住話筒說：「立即給我簽發一張『死刑執行狀』。姓名：龐德。身分：英國的間諜。罪名：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敵人。」他要言不煩地吩咐過後，將話筒擱回機上。接着，他的上身略向前傾斜說：「現在，我們已經作出了絕對的決定。這是一件祇許成功而絕對不許失敗的工作。」

保安部首長的一位高級助理官員開門進入會議廳來了。他的手上拿着一張黃色的文件，恭謹地放在格將軍面前的桌上，然後，一聲不響地退出會議廳去了。

格將軍的目光投向那份文件上去了。他看了一遍後，執筆在文件下部一大塊空白處上端，寫下了「處死」二字，又簽下了自己的姓名。然後，他把文件遞給了秘密警察的首長。聶基敦立即在格將軍所寫的一行字下，寫了「殺死他」三個字和簽了自己的姓名。文件遞到陸軍參謀本部情報處首長的面前桌上了，史拉雲將軍也寫下，「殺死他」三字和簽了自己的姓名。現在輪到外交部情報處首長在這份「死刑執行狀」上簽署了，福恩斯基將軍携同出席的那位助理官員，忙將一支自來水筆奉上給福恩斯基將軍。

福恩斯基將軍很仔細地閱了一遍死刑執行狀上的文字，然後，抬起頭來向主席位上的格將軍望了一眼。

格將軍正在以冷冷的目光注視着這位外交部情報處首長。恩斯基將軍於是也照前兩位同志所寫的一樣，寫下了「殺死他」三字，並簽下了自己的姓名。

「死刑執行狀」又回到格將軍面前的桌上了。

格將軍向在座各人看了一遍後說：「等一等，同志們。我現在在這份文件上還要加一些東西去，」他接着拿起筆來，在空白處又寫下了一行字：「用屈辱不堪的方法和手段殺死他。」他在新寫的一行字後居，又簽上了他自己的姓名。「同志們謝謝你們。今晚會議已畢。我將把我們的決定呈報赫魯雪夫將軍同志。各位，晚安。」

會議告終了，那三個情報機構的首長及三個助理人員都退出了。現在，會議廳內祇有保安部

首長格將軍一人在了。他立起身來，打了個呵欠，伸了下懶腰，然後又坐回椅上。他伸手去桌下的一個開關器，撥了一下，那具暗藏在一邊壁前的電視機櫥內的錄音機，停止錄音了。他接着按了一下召人的電鈴。約半分鐘後，他的一個高級助理人員走進廳內而直立在他的桌旁以候命了。

格將軍把那張黃色的「死刑執行狀」交給了那位助理人員，並說：「把這份文件立即呈送去赫魯雪夫將軍。叫喀隆斯汀從速進來見我，不管他現在睡着沒有。我們的第二處知道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喀隆斯汀的。還有，我需要在十分鐘內見到克莉柏上校。」他說畢，揮了揮手。

「是，將軍同志。」那位助理人員立即退出會議廳去。

格將軍拿起機上標有「VCH」字樣的電話聽筒，說請赫魯雪夫將軍聽電話。他以溫和謙恭的聲音，對着電話中的赫魯雪夫將軍說了約五分鐘的話。最後，他說：「現在，我準備把這項任務交付給克莉柏和喀隆斯汀兩人去負責主持。我們會詳細研討執行的方法和技術。他們都會明天把詳細的計劃呈報給我。將軍同志，這樣做好嗎？」

赫魯雪夫將軍說：「很好，殺死他。但在這件工作上，我要求你們必須做到絕頂圓滿的成功，不可辜負我的厚望。明天早晨，我將正式批准你們今晚的這項決定。」

四、愛情任務

片刻後，內線通話機的鈴聲響了，格將軍拿起話筒來接聽。他說了一聲「好的」後，把話筒

擱回機上去了。約一分鐘後，一個高級助理人員立在門口向格將軍報告道：「克莉柏上校同志業已奉召來到。」

接着，一個身穿綠色制服而佩有列寧勳章的男人走進來了。他以迅速的脚步走至桌旁，向這位保安部首長致了一下敬禮。格將軍抬起頭來，指了指，最近的一張椅子。「克莉柏同志，晚上好，坐下。」

這位保安部第二處——工作執行處——的處長克莉柏上校遵命坐下了。格將軍開始把今晚會議的決定告知他。

當格將軍命人找喀隆斯汀來談話的時候，喀隆斯汀正在一個文娛運動的場所，被召回來。

喀隆斯汀是知道所有類此的工作應該如何計劃的。他是保安部的第一處——計劃處——處長，以往這類的工作，絕大多數是出於他的計劃的。他在傾聽格將軍的講述時，腦內已不停地想着有關的各事。當格將軍向克莉柏上校詢問對於此案的感想如何？克莉柏正在答述的時候，喀隆斯汀這位第二處——行動處——處長看了一眼，胸內不由想起很多有關克莉柏上校的事來了。

克莉柏是蘇聯的少數最有權威的女人之一，也很多人所畏懼的一個人。喀隆斯汀記得她的嶄露頭角，是在西班牙的內戰時期。她被派去西班牙擔任情報工作，在有名的安德立斯寧的手下工作，衆信她是她的長官的情婦。她和安德立斯寧在西班牙共同工作了約兩年的時間（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最後，在莫斯科的密令下，安德立斯寧被暗殺而死了。衆信奉命向安德立斯寧

執行死刑的人，就是這位身兼屬員和情婦的克莉柏。不管這個說法是眞是假，但自此以後，她就踏上了權力的階梯而逐步上升了。雖然她曾經歷過無數的滔天大浪，但她自有她的一套工夫而始終屹立和前進，而未被惡浪捲去。一九五三年貝里亞被殺死後，人事一番新，雙手沾滿鮮血的克莉柏在新主子的提拔下，榮陞保安部的第二處——行動處——處長了。

依據喀隆斯汀的看法，克莉柏在事業和權位上的成功，應詳歸功於兩項因素：一項是她的强烈的求生存的意志，另一節是她的性方面的本能。爲了要一直生存下去而不被鬭倒，她得盡狠毒之能事，不能有一點點溫情主義。至於女性的性本能，如能善於運用，當然無往而不利的。克莉柏現今已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了，並且登上了世界上絕對大多數的女人所難達到的一個位置，她擔任保安部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行動處——的領導人。

克莉柏有條不紊地回答了她的長官所發出的問題後，格將軍點了點頭說：「謝謝你，上校同志。你把我們當前的這件任務和以往的一件案子聯繫起來看，複述了那件案子的各項要點，很有價値的。好，喀隆斯汀同志，你有什麼事可以補充的嗎？請你能夠要言不煩地說得簡明白一些。現在已是深夜二時了，明天將有很多繁重的事，橫在我們的面前哩。」格將軍的雙眼已現紅絲，顯得疲倦而少睡的樣子。

其實，對於喀隆斯汀這個人，是用不着叮嚀他說話要簡明的。他一向不說太多的話的。每次發言，他的每一句話都是要點重點的話。當先前克莉柏大講特講的時候，喀隆斯汀已在內心爲自

已決定了應該說說些什麼話。

喀隆斯汀出聲講話了。他的聲音是相當溫和的，但聽來却非常堅定有力。他說：「將軍同志。我記得一位法國的同志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一件良好合格的謀殺案，必須既能殺死對方的生命，而且又能摧毀那個被殺者的名譽。』要殺死這個名叫龐德的人的生命，是並不困難的。假使我們能給以適當而正確的指授，任何一個職業的保加利亞暗殺者都能做得到的。但這項工作中的第二都分的行動——破壞這個人的名譽，却比較最重要而又比較最困難的。在當前此刻，我所能看到的，使我認爲這項工作應該在英國本土以外的地方執行才對。那個地方的報章雜誌和無線電播事業，是必須在我們的控制或影響之下的。」

喀隆斯汀繼續以不疾不徐的溫和聲音說：「將軍同志倘若你問我如何能夠使這個人到達我們心目中的那個地方，我祇能說，倘若那個地方有某一個人或某一件事，對於英國的情報機構具有極重要而足夠的誘引力，這個龐德就會被派去那個地方以求捕獲那某一人或一事的。僅管他們明知含有很大的危險性，但仍會派遣他去的。爲了避免被看出是一個陷阱起見，我準備讓這項誘引物具有極奇特，極不平常的性質。英國人常自傲有極大的冒險興趣，常自稱他們最喜追求查探奇特不平凡的人物。他們對於某一件奇特不平凡的事物之出現，常視爲對於他們的一項挑戰。英國人對於挑戰總是奮發向前應戰而從不廻避或畏縮的。我是從很多負有盛名的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研究英國民族性的權威著作中，得知英國人的這些特性的。」

喀隆斯汀本是仰視着屋頂天板而說話的——這種說話的姿勢並非高傲之意，而是表現出他是在深思熟慮的講話的——現是，他將頭略略低下，他的目光可以平視格將軍的肩膊了。他接着又說：「我將根據這樣的原則而設計出一個陷阱來。這需要我稍費時間去設想。現今我所能說的，如果我所設計出的陷阱果眞能成功地引到這個英國人的話，我們派去執行暗殺的人，就必須是一個能夠精通英國語言的人。此人必須像一個受過良好敎育的英國本國人一樣，能夠完善地運用英語。」

喀隆斯汀暫時停口不言了。他的目光移向他面前的桌上玻璃下的紅天鵝絨望去，一派沉思的神情。格將軍仍冷冷地注視着他。克莉柏的目光也投注在他的臉上。他們知道他還有話要說，所以都不出聲，廳內一時顯得靜極。

片刻後，喀隆斯汀語聲又起。他向格將軍和他的那位女同志分別看了一眼後說：「我們還需要一個忠誠可靠而又絕頂美麗的妙齡女郎。」

× × ×

羅曼華——蘇聯「國家保安部」的下士班長階級的職員——坐在她的單人臥房的窗前一張椅子上，眺望着窗外的六月黃昏的景色。夕陽已墜，餘霞漸失，暮色開始籠罩莫斯科的大地了。她覺得她現在比以前任何時期更感愉快。她的這種愉快之感，並不見具有羅曼蒂克性質的。她在今天下午，曾經獲得鄧尼鏗敎授的讚賞之詞，這使她高興非凡。

她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郎，她的一個男朋友曾經說她酷似世界馳名的瑞典籍女明星格麗泰•嘉寶。除了他的面孔美麗外，她的身材也是非常美的——婷婷玉立，漫步緩行時，嬝娜多姿。她曾經在列寧格勒的一所芭蕾舞學校習過舞。芭蕾舞演員的規定標準身材是五呎六吋高，她後來因爲身體的高度超過一吋—五呎七吋—，祇得放棄了以芭蕾舞爲終身的事業。但她在芭蕾舞學校內的一年中所學習到的東西，對於他是很有好處的。她現今站立和步行的姿非常美妙好看，就是得力那一年中的學習。她的身體不單美，而且健美。她的手臂和胸部是毫無瑕疵可指的。她的皮膚細膩潔白，不像大多數的俄國女人那樣汗毛林立。但她的肌肉却又非常的結實，這得歸功於她的勤於運動。總之，她是一個非常健美的女郎。

這天晚上，她所敬愛的鄧尼鏗敎授，突然打電話來，叫她立刻去見第二處的克莉柏上校。

她由升降機來到了八樓，在一八七五號房門前立定，用手輕敲房門。在聽到裏面傳來「進來」的聲音後，她開門而進入房內了，在進門處立定，等待進一步的命令。室內中央處的一盞燈下，是一張圓桌，圓桌後面的一張椅上坐着一個四十餘歲的女人，正以目光注視着羅曼華上士。

這位四十餘歲的女人就是人人聞名而心驚肉跳的克莉柏上校。克莉柏上校以一種含有取的意味而非予的意味的目光，在上下地打量着這位妙齡的上士的身體。片刻後，上校出聲講話。「上士同志，你確實是一個得漂亮好看的女郎。你且在這間房內緩步走一個來回給我看看。」

上校又繼續下令。「除下你的上裝，把它放在椅子上。舉起你的双臂過頭頂。……再舉高

一些。好，在椅上坐下罷。」

羅曼華遵命坐下了。克莉柏上校說：「因為你在工作服務上的成績卓越，領導上決定派給你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這項任務將給你帶來很大很重的責任，上士同志，我要預先恭喜你，在你完成了這項任務後，你將由上士而躍升為國家保安部的上尉，」一個女性保安工作人員，由士級升尉級，已非易事，何況一越三級，由上士逕升至上尉。羅曼華開始領會到這項任務之中的嚴重危險性了。她說：「上校同志，我非常感激領導上對我的殊恩。我深深地感到榮耀。」

上校道：「同志，我們兩人都是女人，有些話在彼此都是同性之間講，是不用顧慮或忌嫉的。我現在還有一句較小的私語要問你，你是不是很喜歡做愛？做愛這件事是不是能夠給你樂趣——很大的樂趣呢？」

「是的，上校同志。當然啦，一個女人和她所心愛的男人……」她的聲音低到不能聞的程度了。

她想，她還能說什麼呢？這位同屬女性的保安部第二處行動處處長究竟還要想知道什麼事情呢？

克莉柏上校說：「假設你和某一個男人素來沒有相戀過，倘若你和他做愛，這項做愛的行動是否仍能給你愉快和樂趣呢？」

羅曼華以一種猶豫不決的神態，搖了搖頭。她把剛才遮住面孔的双手，移放了下來而低着頭

，似有所思索。

約半分鐘後，她出聲作答了。「上校同志，這是否仍能給我愉快和樂趣，我想，這個問題是取決於那個男人身上的。」

五、誘惑藝術

「這是一個通情達理的回答。」克莉柏上校接着開了桌子的抽屜，拿出一張相片，沿着桌面而推送去羅曼華的面前桌上。「舉個例來說，你覺得這個男人如何？」

羅曼華以戒慎的心情而細看相片中的那張英俊而寡情的男人面孔。她竭力想從那張面孔上急索和想像少一些觀感印象來。「上校同志，我很難說出我的感覺。他的相貌是很英俊漂亮的。如果他能夠溫柔……」羅曼華顯得有些煩惱不安的樣子，忙把那張相片向克莉柏上校面前的桌上推去。

上校忙說：「不。你保存着這張相片罷。把它放在你的床頭的几上，對着它而想像這個男人的一切。你將在稍後的時日，在你的新工作中，獲知更多有關這個男人的事。」上校目光灼灼地望着這個妙齡女郎，繼續說：「你願意知道你的新工作是什麼嗎？你是從全俄羅斯的所有妙齡女郎中挑選出來而擔任這項工作的？」

「是，上校同志。」羅曼華以敬謹服從的神情向上校望去。

克莉柏上校的目光仍凝視着羅曼華而說：「上士同志，你被選出而去擔任的這件新任務，其實是一項簡單而有樂趣的工作。依據我們的術語來講，是一項『愛情的勞動』之工作。這是一項有關戀愛的工作。事情就是這麽簡單，就是要你去愛上相片中的這個男人，別的沒有什麽了。」

「但他是誰呢？要我去愛他，但我却完全不知道這個人。」

克莉柏上校很平淡地說：「他是一個英國的特工人員。」

「我的上帝呀！」羅曼華的話剛從嘴內吐出，便連忙用手去掩住自己的嘴巴。她已省覺到她不該用上帝的字眼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她的神情緊張，心頭震驚，挺直上身坐着，以微有醉意的目光，注視着克莉柏上校。

克莉柏上校對於羅曼華似並無譴責之意。她說：「是的，他是英國的一個間諜。他可能是他們之中最有名和最有成就的一個。從現在此刻起，你就要去愛上他。同志，這雖然是一件關於愛情的把戲，但我們的態度却是嚴肅鄭重的。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有關國家利益的任務，你被挑選出擔任這項任務的工具。所以，我要特別提醒你，請你不要有愚蠢、幼稚、天眞或無意識的思想和行動表現出來。現在，我要向你談及某些實際方面的細節了。」

克莉柏上校的聲音忽然一轉而爲尖銳了。「把你的雙手移開你的面孔。不要再現出像一隻受了驚的小羊的那種神態來傾聽我的話。不然，對於你是沒有好處的。明白嗎？」

「是，上校同志！」羅曼華迅卽坐直身子，將雙手分擱在她的兩個膝蓋上，並現出一副凝神

注意的樣子。她好似回到了國家保安部所說的學校課堂內一樣。

克莉柏上校以一種官式講話的聲調而繼續說：「此刻，我祇能作簡要的說明。在稍後時間，你將可聽到較詳細的指示。在未來的幾個星期中，你將受到很仔細和詳盡的訓練，務使你在這項任務的執行中的任何環境和情況下，都知道如何正確地去應付。我們將派專家教授你若干外國的禮節，規矩和習慣，你將配備以最美麗考究的衣服。我們將指派專家教授你所有誘惑的藝術，務使你具有莫大的誘惑迷人的力量。

「然後，我們將你送去歐洲的某一個國家。你在那兒將可遇到這個男人。你必須以色相肉慾誘惑他。你須知道，你的身體是屬於國家的。從你出生的那一天起，國家就養育你至今。現在，你就必須把你的身軀爲國家服務。明白嗎？」

羅曼華恪恭地地應道：「是的，上校同志。」這套理論並非克莉柏上校的創作，而是所有蘇維埃的公民——尤其是十月革命後出生長大的人——從小就習聞的，並認爲天經地義的。上校又說：「你將伴同這個男人去英格蘭。在那兒，你將會受到他們的盤詰究問，這盤詰究問是不必憂慮恐懼的。英國人是不會使用苛虐的方法的。你的答語必須盡你所能不牽涉和危及我們的國家。我們將設想出他們會向你提出的各種問題，並擬出最好最妥適的答案來傳授給你。你或許會被送去加拿大。英國人是常將外國的囚犯遣送去那兒的。你不必擔憂，你將會被拯救出來回莫斯科的。」克莉柏上校的目光盯視着這個妙齡女郎。「你看，事情是這樣的簡單和容易。在這項工作上

，你有什麽疑問要提出的嗎？」

「上校同志，這個男人將會遭遇到什麽結果？」

克莉柏上校答道：「這個男人將會遭遇到什麽結果？對於我們來聽，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我們不過是想利用他作爲一艘渡船，好把你運送去英國本土而已。我們這項工作的目標，是想淆亂英國人的聽聞，給他們以錯誤不實的情報。當然啦，同志，你將來在英國本土所獲得的觀感和情報，我們將一定會很讚賞地接受的。一個像你這樣的聰敏智慧而又受過高度訓練的女郎，在我們敵對的國家內所獲得的情報和所作的報告，對於我們的國家之利益，當然是具有很大的價值的。」

「眞的嗎，上校同志？」羅曼華在上校的這番高帽子言詞之下，突然感到非常興奮，覺得自已確是一個具有重要性的人物了。她的內心在想，她一定要竭盡自已的所能去從事這項任務。她暗暗地對自已說：「我是從所有的俄國女郎中被挑選出來擔任這項任務的，國家如此的賞識和倚重我，我可不能辜負國家對我的厚望。」一想到自已的職責之重大，她又不免擔心起來了——她擔心自已不能夠達到這個男人愛上她。她又向桌上的相片望去。這確是一個英俊漂亮的男人。要想使一個美男子眞正戀上一個女人，是並不容易的事。她想起了剛才上校所說的「誘惑藝術」。上校說將有專家教授她種種誘惑男人的本領和方法。她想，這「誘惑的藝術」，將會對於她的這項任務有很大的幫助的。

羅曼華的興奮的神情之表現，使克莉柏上校感到很滿意。克莉柏立起身對羅曼華說：「親愛的，現在我們可以輕鬆一下了。我現在要進裏面去一回兒。等下，我們還要作一次友善的閒談。這朱古力是很好的糖，你盡量吃罷，不然，它們會變成廢物的。」上校舉起她的右手來作了一下示意的手勢，然後走向隔隣的一間房去。

羅曼華在上校走後，又坐囘自已的椅上。她的心神依然在興奮中。她暗笑自已最初的驚懼，實在是太幼稚和傻蠢了。她感謝國家對她的賞識和倚重。

她感謝自已的父母爲她生下這樣好的相貌和身材。她甚至對克莉柏上校也生起了很大的好感。在衆人的傳說和印象中，這個婦人是一個可怕而沒有人性的女人。但在經過今晚的接觸後，羅曼華覺得克莉柏上校畢竟是個女人，是並不缺乎人情味的。

當羅曼華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朱古力和囘憶着剛才的情景時，隔隣的臥室的門開啓了，克莉柏上校又出現了。她現在已全部改裝了，換裝了粉紅色的半透明的睡袍，脚上穿着綉花露趾的拖鞋，趾甲上塗有玫瑰紅色的指甲油。她微笑地問道：「親愛的，你對於我的穿着覺得如何？」

羅曼華不假思索地答道：「非常美麗好看。」

上校微笑地說：「可不是嗎？」她接着招手命羅曼華進入她的臥室去。臥室內的傢俱布置都使這位女郎艷羨不已。臥床前的几上電燈已開亮着，發出柔和的光來。上校又說：「你去替我把大燈熄掉——開關就在房門旁邊牆上——。然後，來我的身旁的床邊上坐下，讓我們彼此來作一

番更清楚的認識和了解。」她的聲音中充滿了一種迷人的成分。

次日的上午，克莉柏上校坐在她的辦公桌後的椅上。她的辦公室是一間很大的房，座落在保安部大厦的地下層。這兒就是她的第二處的大本營。她的辦公室內的一邊牆上，完全給一幅大地圖所罩住——是一幅西半球的地圖。對面的牆壁上是一幅東半球的大地圖。在她的辦公桌後，她的手伸直去可及之處，有着一套複雜的電學儀器，其上有着多個按鈕開關，她在認爲需要的時候，祇要伸出手去撥動或按捩儀器上的某一個開關或按鈕，儀器就可發生出她所需要的某種作用來。假使有任何重要的事件發生，她的電話機的鈴聲就會響起的。遍佈於全世界各地的保安部的工作人員，都是由這間辦公室控制和指揮的。

克莉柏上校神情嚴肅地坐着。她的桌上的三具電話機中的一具，鈴聲響起了，她拿起話筒來接聽。在聽取了電話中的助理人的報告後，她說：「帶他進來。」

她在放下了電話聽筒後，轉向在大地圖前面的一張安樂椅上坐着保安部第一處計劃處處長喀隆斯汀望去，並告訴喀隆斯汀道：「是葛倫斯基。」

喀隆斯汀沒有出聲，祇是緩緩地將頭轉向室門望去。

葛唐納走進室內來了，並隨手輕輕地把門關上。他走至克莉柏上校的辦公桌前立定，低着頭而下望這位保安部的主管行動的首長，他的目光中充滿了一種飢渴愛呼的神情。第一處處長喀隆斯汀的目光，則注視着葛唐納。從喀隆斯汀的眼內看來，這個殺人劊子手的葛唐納，現今的神態

，酷似一頭餓極的猛犬，正在等待着主人的餵食。

克莉柏上校的目光也正在冷冷端詳着葛唐納。她問道：「你現在是否很正常而準備好去擔當工作呢？」

葛唐納答道：「是的，上校同志。」

克莉柏上校續以冷酷的聲音說：「讓我們現在來檢視你一番。除下你的衣服！」她的聲音是具有極度的權威性的。

葛唐納對於他的主管長官的這一道命令，似乎早已料到，所以他沒有顯現出一絲一毫的驚異神情。他毫不猶豫地脫下了他的上衣，向他所站立之處的四周看了一看，看何以放置他的除下的衣服。最後，他把上衣一鬆手而讓它跌落在地板上了。接着，他迅速地脫卸他身上的其他衣服，並脫下他的鞋襪。他把他的所有的外衣、內衣和鞋襪，全部卸落在地板上。他的卸除所有蔽身之物，像是一項機械式的行動，其間並無任何忸怩或躊躇之態。

現在，葛唐納赤身裸體地出現在兩位長官的眼前了。他的全身的肌膚呈現着紅褐色。他全身鬆弛地站立着，雙臂下垂，一隻腿的膝蓋略向前傾。他這時的姿態神永，好似在美術學校的課室內給學生們作爲繪寫對象的模特兒。

克莉柏上校從她的座位上起立，繞過辦公桌而走至葛唐納的所站立之處，仔細地觀察這個紅褐色的健碩的身體。她不單眼看，而且還用手動，一回兒摸摸這具身體的這一部位，一回兒又輕

敲敲身體的那一部位。她好似在集市內選購一匹駿馬一樣。她把葛唐納的身體的前後左右察看了一遍後，又回至這個男模特兒的身前了。喀隆斯汀始終坐在一邊牆前的那一張椅子上——他的頭頂恰好和地圖上的非洲的最下端成平行——，不言不動。但他的目光則隨着克莉柏上校的身體而動移，他既注視葛唐納的赤裸着的紅褐色身體，又注視他的同僚克莉柏上校的動靜和表情。

喀隆斯汀見到克莉柏伸手進入她的一隻衣袋內，拿出了一件東西而緊握在拳內。他見到她的拳掌內有閃閃的金屬光發出。克莉柏上校在葛唐納的身體之前，俯身細察他的小腹部位了。突然之間，克莉柏的右肩來一下勢甚猛烈的聳動，接着，她的緊握着某件金屬物品的右拳，揮向葛唐納的太陽神經上去了。這一着，可能是出於葛唐納的意料之外的。他頓即感到莫大的驚異和疼痛。他情不自禁地——也可以說是本能地——發出了「哎喲！」的叫苦聲。他的眼睛也不能自禁地閉上了。

葛唐納這時身體外部所表現出的各種動作和神態，總之，都是疼痛難堪的感覺表現。但他並沒有忘記他現今所處的環境和地位，竭力忍受着疼痛，並作出很大的努力和掙扎，務使自己仍能兀立在原處而不致有任何的變動。太陽穴上神經最敏銳之處，突然受到這樣一下的硬物的重擊，換了別的一個人，是無論如何支持不住而要暈倒的。但葛唐納祇不過感覺到雖然很疼痛，而並沒有失去知覺。他依然能夠像先前一樣的姿態而立着。

克莉柏上校的唇邊露出了一絲滿意的笑容。她把那件金屬硬物放回自己的衣袋內去了，步回

辦公桌後，坐回自己的座上。她以得意的目光，向依然坐在牆壁之前的上校喀隆斯汀望去，並說：「最低限度，他現今在很適應的狀態之中。」

喀隆斯汀沒有出聲，他對他的同僚點了點頭。裸體兀立着的葛唐納雖然疼痛猶存，但內心却感到了很大的欣慰。他的臉上露出了一種似羞怯而又似得意的神情。克莉柏上校將上身靠在椅背上坐着，目光仍在注視着她的這個赤身露體，一絲不掛的屬員，似仍在打量着他。

最後，她出聲講話了。「葛倫斯基同志。現在我們有一件工作要分配給你去做。這是一項重要的任務，其重要性比之你以往所曾擔任過的任何一件工作都要大。這是一項可以使你榮獲勳章的任務。」——葛唐納的雙目中發出閃閃的光芒來了——。「這項工作的對象，是一個很危險而難對付的人。你將被派去某一個外國，單獨一人去幹這件工作。」克莉柏上校略頓了一頓。「你聽清楚我的話嗎？」

「是的，上校同志。」葛唐納的聲音和神情都顯得非常興奮的樣子。他像一頭餓極的猛犬一樣，現在主人已把食品開始放在他的面前了。勳章對於他是具有很大的誘引力的。他將可榮獲什麼勳章呢？是「列寧勳章」嗎？他不暇去細想這個問題，因爲克莉柏上校的語聲又繼續響起了。

「對象是一個英國間諜。你願意去殺死一個英國間諜嗎？」

葛唐納立即答道：「我非常願意，上校同志。」他本來是一個英國人，現今雖然已經光榮地取得了蘇聯的國籍，但他仍不能免於「私生子」之譏。在他來說，再沒有一件事比他去殺死一個

英國人，更能表現出他對新祖國的忠貞了。

克莉柏上校繼續說：「你將需要受數星期的訓練和作一些準備的工夫。在這項任務中，你在外表上需要以一個英國的秘密工作人員的身份出現。」

克莉柏續對葛唐納道：「但你的外貌和儀感粗魯不文，完全不像是一個英國的特工人員。所以，你在事先必須學習做一個紳士的若干竅門。」——克莉柏在講及「紳士」這個字眼的時候，聲音顯得有些異樣，似乎帶有多少勉強的意味——。「你將被交給現今在我們這兒的某一個英國人的手上。這個英國人是往日在倫敦的外交部內任職的一位紳士。他把你接收過去，要使你能够冒充得過是一個英國的間諜。英國的情報組織是僱用有各種各類的人員的，他們的機構內是有着各種不同的角色的。所以，你需要學會了若干的基本和普通的英國紳士的竅門，要冒充為他們各種不同角色中的一個，是並不太困難的。同時，你還要學習其他很多的事。這項任務擬在八月的下旬開始進行，但你的訓練和準備的工作却必需立刻開始。現在有很多的事等待着你去做。穿上你的衣服，快去本處的有關部門的首長處去報到罷！你完全明白了解嗎？」

「是的，上校同志。」葛唐納十年的經驗，使他知道如何應付長官這樣的吩咐和命令。他知道他最應該回答「是的」這樣字眼，而不可提出任何的問題來發問。他很快地穿回了他的衣服和鞋襪，然後轉身向室門走去。當他走至門前而將要開門時，轉回身來對克莉柏說：「謝謝你，上校同志。」

克莉柏上校正在埋頭寫着她召見葛唐納的經過情形之報告，沒有出聲應答，也沒有抬起頭來看他一眼。葛唐納開門走出，並隨手把門輕輕地關上了。克莉柏上校放下她手上的筆抬起頭來望着她的同僚了。「喀隆斯汀同志，在現今我們將把全部的機器開動之前，你有任何事需要和我討論的嗎？我應當告知你，最高領導已同意了我們的這個目標，並批准了我們所簽發的死刑執行狀。我把你所設計的全部內情，稟報了格魯沙將軍同志，他欣然許可。至於在執行上的一應細節，統由他責成我負責。計劃和執行兩方面的聯合人員們業已挑選出而等待工作的開始了。一切都已就緒和決定了。同志，你現今有沒有什麼臨時和最後想出的事要提出一談呢？」

喀隆斯汀的一隻手托着下顎，而仰視着屋頂。他的內心對於這個女人的這樣的語氣和口吻，頗感不悅。但他並不擬形之於詞色。他作出深思的樣子而說：「這個葛倫斯基的男人，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嗎？遣送他去一個外國的國土內，你能完全信任他嗎？他會不會發生變故？」

克莉柏答說：「他受我們的考驗已有十年之久了。他在過去的歲月內，是有很多可以叛逃的機會的，但他並沒有動過一點點的意思。對於他是毋須投以絲毫的思疑的。這個人現在已是一個某種深深之毒癖的人。他知道他如果叛離我們，就不容易甚或不能滿足他的毒癖。他是我的一個主要的劊子手。在我的手下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好了。」

六、荒唐單戀

喀隆斯汀的目光仍仰視着屋頂。「那個女郎羅曼華如何呢？她是否能夠在各方面都使得你感到滿意呢？」

克莉柏似帶些勉强的神態說：「羅曼華是一個非常美艷的女郎，她將能勝任地爲我們的這項目標服務的。她並不是一個處女，但却相當正經規矩，在性生活方面並不放縱。她將會接受我們給她的訓練和指導。她的英語講得非常好。我曾把這件任務的意義，價値和她的前途，解釋給她聽過。她表現得很合作的樣子，已經查知了她的近親諸人——包括兒童在內——的住址，並獲得了她的昔日愛人們的姓名，以防她有任何的動搖或變節。假使需要的話，我將會告訴她，她的家人，近親和愛人們，將會被視做人質，直至她完成任務歸來時止。她是個聰明的女郎，用不着對她明說，祇要有一點點的言外暗示，就足可使她明白了。我不以爲她會有什麽麻煩的問題產生出來。」

喀隆斯汀又說：「羅曼華這個姓名是過去腐敗反動的貴族中的姓名，用這樣的姓名去擔當我們這樣崇高目標的任務，似乎不大相配。」他的言外之意顯不敢太信任那女郎。

克莉柏說：「她的祖父母是和當年的帝室有親屬的關係的。但她却是我們這一代的新人。老實講，我們的祖父輩誰不是舊時代社會中的人？這與現今是沒有關係的。」

喀隆斯汀說：「不錯，我們的祖父之輩都生活在舊時代的人，但他們的姓名並不是與帝室有關係的羅曼華呀！」他略頓了一頓後說：「這些不用去管它了。她既然使你感到滿意就成了。現在讓我們來談談這個叫龐德的人罷。我們現今是否已經查知出他在何處呢？」

克莉柏說：「是的，我們的秘密機構在英國所設的情報網，打來的報告說，這個龐德的男人，現今身在倫敦。在白天，他去他們的總部報到辦公，晚上則回去他的寓所休息。他的寓所在倫敦的一個名叫威爾賽區之內。」

「好，讓我們希望他能在那兒再住多幾個星期而不去別的地方。這就是說他空閒着而並沒有新的任務被委派到。」喀隆斯汀的目光仍仰視着天花板，一派若有所思的神情。「我曾經研究思考過國外的那一處最是適合的所在。我曾經決定我們和他交手的第一站，最適合的莫過於伊斯坦堡了。（譯者按：伊斯坦堡是土耳其的大都市，舊名君士坦丁。）我們有特工人員派駐在那兒是我們國外的情報網的一個小站，但據說那個小站的負責人是一個很好很能幹的人。伊斯坦堡這個地點對於我們是很便利的，它和黑海與保加利亞的交通線短而方便，距離倫敦又相當遠。」

喀隆斯汀繼續以深思的神情說：「在龐德和我們派出的這個女郎相識接觸過後，我就要設法引他去一個地方以便我們實行毀滅他的計劃。那個地方將是法國的某一個城市，或者是最近法國的某一個地方。我們在法國的新聞界內有着很好的潛勢力。他們將會以生動誇張的字句和筆法來

竭力描寫色情間諜方面的內幕故事。我們不單要殺死這個英國間諜的生命，而且還要毀害他和英國特務組織的名譽。我認爲我們應該趕速精選出一批攝影人員來，靜靜地遣送他們去伊斯坦堡，我們必須警告，並飭令所有有關部門注意，在我們的這項任務進行之前和進行期中，必須將莫斯科與土耳其之間的無線電通訊線路，保持正常的狀態，以便兩地之間隨時通訊而無阻。我們不希望讓英國人截聽到我們的通訊。密碼部已同意不提出國家保安的理由爲反對之詞，而願將一具特殊的收發報機交給我們。這具收發報機將歸由我們的特種方法組負責使用。這是很可令人興奮的事。」

喀隆斯汀停口了。他的仰視着屋頂的目光，緩緩地移向下了。他的神情仍表現得有所深思的樣子。他從座位上起身了。他向正在凝視着他的克莉柏上校望去了。

他又說：「同志，在此刻，我沒有別的事可以再想起了。關於這項任務的一應詳細計劃，自今日起我將每天作出決定。有很多的細節，不會是所能全部想出的，而且還需要隨發展而變化。我們現今所能決定的，祇是基本的原則和大體的計劃。我認爲依據我們現在已決定的計劃，這項任務將會很安全地開始。」

克莉柏說：「同志，我同意你這個說法。這項任務，現在就要開始進行了。我將要發出一些必要的指示。」她頓了一頓。「同志，我很感謝你給我的合作。」

喀隆斯汀把他的頭向前低傾了約一吋，算是答覆這位同僚對他的感謝。接着，他轉過了身，

走出室外去了。

於是克莉柏的冷峻的目光向壁上掛着的大地圖望去，她注視了地圖上英國部位數分鐘，然後，收回目光，而改投桌上的三架電話機中的一架去。她拿起了話筒說：「接行動室。」片刻後，一個男人的聲音在電話中應答了。

她以權威命令式的聲調說：「我是克莉柏上校。我們對付那個英國間諜龐德的任務，現在開始進行！」

× × ×

龐德是個勇於鬥爭的人。在一個較長的沒有鬥爭的時期內，他的精神就日見低降，諸事顯得不起勁。他所從事的那種特殊職業，一年來，風平浪靜，可說得是個和平的時間。他悶悶不樂，覺得和平正在逐步地謀殺他。

八月十二日——星期四——的上午七時三十分，龐德從他的舒適的寓所的床上醒來，就感到很不起勁，他知道這長長的一天，又將和以往的很多天一樣，閒得無聊。

他按了按床頭的鈴，示意他的僕人梅伊，他已起身，可以準備早餐。接着，他就赤裸着全身下床，在地板上做着雙臂一按一起的柔軟體操。晨操做完，他走進與他的臥室相通的浴室去冲浴，先用熱水淋澆全身，然後又用冷水淋冲了一番。接着，他就盥洗和穿衣。然後，走出至有一列長窗的起居室內，在一張靠窗的椅上坐下。

梅伊——一個蘇格蘭的老婦人，有着滿頭的鐵灰色髮和一張慈和的面孔——走進起居室來了。她把手上的晨餐大盤和一份當天的「泰晤士報」，放在靠窗的一張桌上。「泰晤士報」是龐德每天必須閱讀的一份報。梅伊向龐德道了聲「早晨」後，立在桌旁，目光望着這位男主人說：「那個年青的男人，昨晚又來這兒談及電視的事了。」

龐德以並不太經意的態度問道：「那一個年輕人？」

梅伊說：「就是那個經常來的人。自從在六月中他第一次來勸說我購買一具電視機起，已經一共來過六次了。」

龐德說：「這傢伙做推銷員，倒眞有毅力。」他放下了手上的報紙，而伸手將桌上咖啡壺拿起。

梅伊說：「昨晚，我下決心要試試他。我問他有沒有任何文件可以拿出來給我看，以證明他的身份。」

龐德已拿住咖啡壺的握柄，而向杯內傾斟了。他淡淡地說：「我希望這件事能夠把他打得敗退。」

「不見得。他曾經出示了他的工會的證明卡片，是電子工會的。這個工會是共產黨人的工會之一，是不是呢？」

龐德答道：「是的。」他的答話的聲音雖很平淡。但他的內心却震動了一下。他想，他們是

不是派一個人來注意和窺探他呢？他拿起咖啡杯送到嘴邊喝了一口，然後放下。「梅伊，這個人究竟說了些什麼話呢？」他使他的聲音並不顯得如何異樣，但他的目光却開始凝視着他的女僕了。

梅伊說：「他說，他在公餘推銷電視機，賺取佣金。他說，住在這個區內的人家都有電視機，祇有我們一家沒有。他常向我問及你在不在家，假使你在家，他就可當面和你談談電視機的事。他又常問我，你何時可以回家。當然，我是不會把有關你的行踪和擧止告訴他的。倘若他不是如止固執不捨地推銷他的電視機，倒是個言談斯文、態度有禮而令人對他發生好感的年輕人。」

龐德心想，這個年輕人實屬可疑，自己應否把這件事告知保安組呢？龐德想了一想後，聳了聳肩。這可能並沒有什麼內情在其間，自己無須庸人自擾。他想，他們毫無理由對他發生興趣和注意。假使其間眞有什麼花樣，保安組自會要他遷居去另一處的寓所。

龐德微笑地向着梅伊說：「我希望你昨晚要他出示證件，會嚇得他不敢再來。」

梅伊以帶些遲疑的聲音說：「我希望是如此。」

龐德用畢早餐，他坐在靠窗的椅上默思。他近來在倫敦，可說閒得無耶，每天返總部，名爲辦公，實則無甚公事可辦。他們的最高首長麥爺也覺得這不大妥當，於是在這個星期一的早晨，給了龐德一項通知，要他參加由會計長杜羅百所主持的審計小組會議。麥爺在通知書上說，作爲本機構的一個高級官員，龐德現在應該與聞本機構的較重大的行政事務。通知書上命令龐德在

該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到總部大厦的四一二號室出席會議。麥爺是不想龐德閒得發悶生厭。

在每一個大事業的機構中，總有一個人在職權上行使着苛刻而專斷的作風，並爲該機構的其他所有的職員由衷地憎厭的。這樣的一個人，通常是總經理，或行政部門的首長。這個人常歡喜在很多的小事上虎視眈眈和吹毛求疵。這個人總是喜歡在錢上着眼而力圖減少辦公室的舒服和削減職員的福利。他並常常伸展他的權力而進入男女職員的私生活或個人的習慣中去，干涉別人的私生活習慣。他總是一個小型的獨裁者。做這種職位的人，必須具有猜疑，好吹毛求疵，吝嗇刻薄，喜窺探人私等的品質。

在英國的特務組織中，這樣一個人就是會計長杜羅百。他原是海軍上校，現已從皇家海軍中退休。杜羅百因他的職責，常與本機構內的很多部門發生爭執衝突。似這樣一個不得人緣的高級官員，當然不爲衆人所喜。但非常不幸本機構的最高首長麥爺却似乎頗器重杜羅百海軍上校，認爲除了杜羅百，是沒有一個人能夠適當地擔任這個審計小組會議的主席。在數年前，英國曾有兩位外交部的官員——保吉斯和麥利安出走投奔蘇聯。這件案子，現今雖然已告一段落，但審計小組會議仍擬予以討論。

在會議中，龐德爲了秘密組織任用才智之士的問題，和杜羅百的意見發生了衝突，因而彼此爭論得很烈。

龐德提議，認爲英國的情報機構和秘密組織，如果想要適應這原子時代，如果想要在工作上

多方面取勝利，就必須僱用一定數目的高級知識份子。他侃侃而言道：

「從印度軍隊中退休的軍官們，是不能了解保吉斯和麥利安事件的演變過程的。這班從印度退休回來的軍官們甚至可能不知道有如保吉斯和麥利安這樣的人存在着。保吉斯等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的交遊圈子中當然也獨多知識分子。一旦如保吉斯和麥利安這樣的人投奔去俄國，我們就要想辦法和他們再接觸，當他們在那兒感到厭倦而深深後悔時，我們就要設法把他們轉成雙重間諜而做不利於俄國人的事。我們派遣他們的同屬知識分子的親密朋友去莫斯科，去布拉克，或去布達佩斯，設法和他們接觸而對他們做功夫。倘若我們派去幹這種任務的人是普通的工作人員，保吉斯和麥利安爲了種種的原因和顧慮，多數是不肯向之吐露衷曲的。但如果派去的人是高級知識分子，而又是他們的知己朋友，情形就不同的。」

杜羅百冷冷地說：「喔，依照你的建議，我們的機構內應該僱用那班長頭髮的墮落者爲工作人員。我認爲我們都會同意地說，同性戀愛的醜事，實是保安工作上最危險的事。我們絕對不能冒這樣大而醜的危險。」

龐德辯駁道：「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鬧同性戀愛的把戲的——沉溺於此道中的人，各種階層和各種職業的人都有，並不僅限於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也並不是全部留長頭髮的。他們之中有好些是禿頂的。」

爭辯就此發展下去，與會的人，有些同意杜羅百的見解的，有些是同意龐德的見解的，有些

則作折衷之議的。

這是三天前——星期一——的事。龐德坐在起居室內靠窗的椅上，默思了三天前的事一番後，在九時正，走出了他的寓所，駕了他的汽車，而向總部駛去了。

他在他的辦公室內，整修了一下他準備提出的報告之文件。他的桌上的一具紅色電話機發出聲響來了。這具電話機是直通局長的辦公室的。這具電話的鈴聲響起，表示局長有命令下來了。

龐德拿起話筒而應道：「〇〇七」。

「你能上來嗎？」這聲音是局長辦公廳主任的聲音。

龐德問道：「是局長的辦公室嗎？」

「是的。看來要舉行一次時間甚長的會談。我已經告訴了你，杜羅百對於那天小組會議的決議不能同意」。

龐德問道：「關於今天這個會談，你有什麼概念嗎？」

局長辦公廳主任哈哈地笑說：「我衹是奉命通知你上樓來。你要知道有關的事，最好還是聽聽他怎樣講罷。」

龐德掛上了話筒後，穿上了上裝外衣，開門走出他的辦公室，隨手關上了他的辦公室的門，由昇降機上去頂樓，走完一段長長的甬道後，才來至局長的辦公室的門前。他走進門內，來至潘妮小姐——局長的秘書——的辦公桌前，向她頷首招呼。

潘妮小姐微笑向龐德點了點頭，並按了一下內線通話機的鈕說：「先生，〇〇七現在已在這兒。」

內線通話機中傳來了一個像金屬一樣的堅硬的聲音：「叫他進來。」接着，內室門外上的一盞紅燈亮了起來。

龐德推門走入內室，並隨手把內室的門輕輕關上。局長坐在一張大辦公桌的椅上，向龐德作了一下手勢，示意他在隔桌相對的一張椅上坐下。龐德坐下了，目光直視着這位他所尊敬、欽佩和服從的長官。

局長說：「龐德，你不介意我向你發問一個有關你私人事務的問題嗎？」這位最高首長是從不向他屬員發問私人之事。今天破例出此，龐德不能想像這位最高長官所要發問的所謂私人事務是什麼？他答道：「不，先生，我當然不介意。」

局長從桌上一隻銅質的大烟灰碟內拿起了他的烟斗，開始裝上烟葉。他的目光法視着他的手指的動作。他並不望着龐德說：「這是有關你朋友冠絲小姐的事。你是知道的，我通常對於這類的事是不感興趣和不加過問的。但我聽你們自從那次鑽石事件後，彼此時常相會，甚至說你和她將要結婚。」

龐德說：「是的，我們相處得甚好，也曾想過結婚。但她後來結識了一個在這兒美國大使館軍事參贊處任職的美國人。我猜想她是準備和他結婚的了。他們已雙雙同去了美國。想來，這也

未嘗不是好事。她是美國人，我是英國人。不同國籍的婚姻，常常是難以圓滿和諧的。我猜想那位美國郎君是一個英俊而溫柔的男人。她回去美國居住，比定居在倫敦，可能更適合她的生活。她自始就未嘗有在這兒定居久住的意思。她是一個很好的女郎，但略帶神經質。我和她之間也曾有過不少的爭吵，這可能是我的過失。不管怎樣，我和她的事，已成過去。」

局長的臉上現出了微微的笑容。「龐德，你們的關係，這樣結局，可能是最好的結局。從事這一行工作的男人，是不好和有神經質的女人結合的。我相信你是會明白我的這句話的意思的。請原諒我向你問及這樣的私事。我叫你上來，是另有事的。但在我告訴你是什麼事之前，我却需要先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這件事是相當奇特，但你如果現今還在結婚的邊緣中，是難把你牽進此事之內的。」

龐德沒有出聲，他靜待着這位首長的下文。

局長的心情和神態似輕鬆了些，他說：「好吧，我講給你聽吧。事情是這樣的：昨天我們T組組長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是用打字機打出的），信內囑他在星期四的下午八時，乘搭渡海小輪，自迦拉塔橋至波斯福魯口環遊一周，然後回家，信上除了這項囑咐外，別無其他話說。T組組長是個好奇而喜冒險的人，他當然前去。他在船頭憑欄立着而等待。在約一刻鐘後，有一個女郎走來立在他的身旁了。這是一個俄國女郎，據他說，非常漂亮。他和她在交談了一回兒風景一類的話後，這個女郎突然以和剛才閒談時同樣的聲調，告訴了她一個不平常的故事。」

龐德趁局長劃火柴重燃烟斗的烟葉時，揷口問道：「誰是T組組長呢？我從未在土耳其工作過。」（譯者按：「T」土耳其英文名的縮寫。T組是專司土耳其情報工作的。）

局長說：「是一個名叫蓋達柯的人。是一個英土混血兒，父親是土耳其人，母親是英國人。他是一個能幹的傢伙，在第二次大戰前就開始擔任T組的負責首長，是我們最好的人員之一。聰明智慧，熱愛這項工作，成績卓異，他熟知全世界的情報特務工作情況，如道指掌之間的事。」

局長接着暫時撇開了蓋達柯而續談那個俄國女郎了。他說：「這個女郎所講的故事是這樣的：她是蘇聯秘密警察中的一個上士。她新被調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在蘇聯駐於那兒的秘密組織中擔任電訊密碼員。她曾竭力設法使自已被調至土耳其，因爲她想離開俄羅斯，到英國來。」

龐德說：「這很好。我們能夠得到他們的一位密碼女郎，可能對於我們有用的。但她爲什麼要遠離祖國呢？」

局長的目光注視着龐德而答道：「因爲她現今正在戀愛着一個男人。」他頓了一頓後又說：「她說她正在暗戀着你。」

龐德滿臉驚異之色：「她正在暗戀着我？」

「是的，正在暗戀着你。這是她所說的。她的姓名是羅曼華。龐德，你有聽過這個姓名嗎？」

「我的天呀！我連她的姓名都沒有聽說過，何來戀愛之事！她究竟在攪什麼鬼？她如何知道

我這個人的存在呢？」

局長說：「這件事聽來眞是絕對荒唐可笑的。但也很可能是眞實的。這個女郎現年二十四歲。她參加蘇聯的秘密警察工作，已有六年的時間。她是中央總索引處——有如我們的檔案資料室——英國組工作的。她所經手料理的很多案卷，其中有一份案卷就是有關你的「資料案卷」。」

龐德繼續凝神傾聽他的長官的講話。

「她說，她在一見到他們所搜集到你的相片後，就爲你的相貌的英俊和儀度的不凡而傾心。她在仔細閱讀所有有關你的案卷後，更加傾倒於你了。她說她之所以如此傾心於你，是因爲你的儀表和行徑，使她憶起她曾讀過的一本書中的一位俄國英雄，這位英雄名叫李蒙托夫。她說她最初只不過把你和李蒙托夫聯想在一起而已，並未想及其他任何的事。但有一天，一個念頭忽然在她的腦內生起了。她想，假使她能被派遣去外國工作，她就可以設法和你取得聯繫，你就可以拯救她。」

龐德說：「先生，我有生以來，從未聽過像這樣荒誕的故事。我深信T組組長必定不會接受這故事的。」

局長以莊重的語音說：「慢一慢，你不要太急促地下斷語或評論。我們對於表面上愈是狂妄或怪誕的事件，愈要平心靜氣地去深入設想和分析。世間每件事的發生，總是有其根因的。」

局長續道：「現在，這兒就有一個天眞幼稚的女郎，在莫斯科做着管理文書的工作。可能在她所任職的那個部門內，像我們的檔案資料室一樣，全是女性職員。她終年在辦公室內見不到一個男人。忽然，她見到你的深具男性美和丈夫氣的相片；你的英俊儀表和英雄的行徑，在她的腦海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不時重現。她於是單戀上了你。這正像世界上大多數地區的女秘書一樣，終日相對的盡是同性的女人，一旦見到某一本雜誌封面上一個健美或倜儻風流的男人的相片後，就會傻痴地愛上了那個男人。」

局長把手上拿着的烟斗揮了一揮，繼續說：「上帝知道，我對於這些有關男女之間的事，是知道得不多的。但你總不能否認我剛才所說的這種情形沒有發生的可能。」

龐德微笑地說：「先生，就事實來講，我現在開始覺得這裏面存在有某些不尋常的意義。一個英國女郎可以傻痴到愛上一個並不相識的男人，自然沒有理由一個俄國女郎不可以做出這樣傻氣的事。但她必須具有極大的勇氣和老厚的臉皮，方能做出她所做的這種事來。T組長有沒有問她知道不知道她一旦被他們發現和追踪的後果是什麼嗎？」

局長說：「T組組長說她已驚懼得五中煩亂，六神無主了。她在輪渡上的時候，目光一直向着四周打量，看看有沒有人在監視她和跟她的尾。但看來，這艘船上的乘客幾乎全是鄉下的人和一班購有長期月票的人；而且這是當天最後一班渡船，像平日一樣，最後一班的船上是沒有太多的乘客的。請等一等，龐德，現在你所已聽到的，只是故事的開端一部分，還沒有到整個故事的

一半哩。」

這位最高首長咬着烟斗，悠悠地吸了數秒鐘後，又說：「她告訴蓋達柯——T組組長——，她對於你的戀情，逐漸發展到了一種可驚的程度，她見俄國的男人就感到憎厭。她的這種憎厭的情緒，轉而施向俄國當今的政權了。她憎恨蘇聯政府，憎恨她所擔任的工作。因爲她是爲秘密警察服務的，而秘密警察却在從事着反對你和你的國家的工作。她亟想離開她所憎厭的國土和人民，而希望能和你接觸到。因此，她設法申請外調。她的外國語文——英文和法文——的造詣非常好。上級同議她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在他們設於伊斯坦堡的秘密情報站的電訊密碼組任職。這項外調，在職位上說，是一種降級，薪金當然隨着減低。」

局長把他的烟斗擱在烟灰碟上後繼續說：「現在爲了節省時間，我把她的很長的故事，簡短一下吧。」

「經過六個月的訓練後，她被調派到伊斯坦堡了——這是三個星期前的事——。在那兒，她設法找尋線路，不久，她就知道了我們T組組長蓋達柯的名字——蓋達柯在土耳其的時間甚久，現今，每個土耳其人都知道他是做甚麼工作的人。他對此並不介意。這反而有一種移轉視線的好處，人們知道他而對他注目，以致忽視了我們經常派去土耳其的特種人員。在像伊斯坦堡的這些地方，讓一個人公開地立正在前面，是並無害處的。」

龐德發表他的意見了。「一個暴露身份的情報工作人員，常常會比一個秘密從事的情報人員

，做得更好的。因爲秘密的情報人員，總是要把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如何掩飾自已的身份而不致暴露上的。」

七、初顯身手

局長接着又說：「這個名叫羅曼華的俄國女郎，在獲知了蓋達柯的姓名和身份後，便送出了那封信。她在船上把她的故事講給蓋達柯聽後，想知道蓋達柯是否能夠帮助她。當然，蓋達柯最初對她的故事反應，正和你先前聽到後的反應完全相同。他留心四望，看看這是否一個陷阱或圈套。他在略想了想後，認爲俄國人是無理由要設計特派一個女郎來和我們接觸。」

局長說：「蓋達柯認爲他們如這玩法，不可能有什麼獲益的。但他在表面上是竭力駁斥她的故事。渡輪在駛至波斯福魯斯口後，轉向而回航伊斯坦堡了。她見到我們的不肯信她，心情因而顯得很焦急，並竭盡她的所能以求取信蓋達柯。最後，她使出一下殺手來了。」

局長的雙目中發出烱烱的光來而注視龐德。他繼續說：「她手上有着一張最後的牌以待揭開。她知道她的這張牌是一張必勝的王牌。她說如果我們能夠接受她的投奔，她將携帶她的電訊密碼機同來。這具電訊密碼機是一具設計最好最新的機器，我們以往也曾竭力想謀取一架到手，而未能如願的。局長的雙目中射出喜悅意味的光來了。

龐德說：「我的上帝呀！」他的內心頗爲震動。這種電訊密碼機是蘇聯的最新設計製造品，

他知道這種電訊機是蘇聯的可以自豪和驕人的科學儀器。假使他們能夠把這具機弄到手，就可以使他們能夠譯出所有的電訊密碼。假使他們能夠弄到手，卽使俄國人立卽察覺到此事，忙將原有的電訊設置改變，將原設在各地大使館內和各處情報網中心的這種機密變更，但對於英國的特務機構來說，這仍是一項輝煌的勝利。

這位俄國女郎的最後一張牌，確是必勝的王牌。不管她的故事看來是如何的狂誕和逾越恒情，但龐德和他的最高長官一樣，都願意置信了。一個俄國女郎携帶這樣一份東西來給他們做見面禮品。無疑的，這携帶而來的行動是具最大的冒險的，我們當然要設法盡力帮助她完成這項携來的工作，龐德心想，這位俄國女郎的故事，眞也好，假也好，但總是値得下一鉅注以賭博一下的。

局長的目光凝視龐德。龐德這時的內心想法如何？是不難知道的。因爲他的目光中所露出來的興奮的神情，就可說明他的內心所思。局長以溫和的聲音說：「〇〇七，你知道嗎？你知道我告訴你這故事的意思是什麼嗎？」

龐德不卽答覆他長官的這句問話，反問道：「但這個俄國女郎有沒有說過她如何能做這件事嗎？」

局長又拿起他的烟斗來，劃了一根火柴點燃着，吸了一口。說：

「她並沒有怎樣肯定和淸楚地講過。但據蓋達柯說，她的態度是顯得很堅決的，似有携帶密

碼機來投奔，不達目的而不休的氣概。她在每星期日晚上，單獨一人値班工作，就在辦公室內的帆布行軍床上睡覺。她很謹愼小心，深怕有人發覺到她的計劃。她甚至擔心蓋達柯給我的報告書會給別人探知。要求蓋達柯爲她的事向我報告，必須由蓋達柯親自辦理，不要假手他人。她又要求蓋達柯給我的報告，不要留下底稿或副件。蓋達柯答應了她的要求。她是深怕她的這個計劃不成功的。」

龐德問道：「接着，又有些什麼事發生呢？」

局長說：「當那艘渡輪駛至一個名叫奥答考的地方時，她說她就在這兒上岸。蓋達柯答應她當晚就發電訊給倫敦。她向蓋達柯道了晚安再見後，便雜在人群中上岸去了。」局長突然將坐着的上身略向前傾，目光逼視着龐德說：「當然，蓋達柯在船上和她洽談的時候，並沒有確切保證我們將必定和她做這宗生意交易。他只答應當晚就發報給我。」

龐德沒有出聲講話，但他的內心明白接着要來的事是什麼。他已預料這位長官將要說些什麼話。

「這個女郎做這些事，是有條件的。她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要你卽刻到伊斯坦堡去一趟，把她和那具電訊密碼機一同帶回英國本土來。」局長終於進入正題本文了。

龐德聳了聳他的雙肩。這點看來是不難做到的，但是……他以一種坦白爽直的目光向他的長官望去。並說：「先生，依據我目前所能想到的，這件事之中有一點是必須考慮到的，就是並沒

有面對面地見過我，她只見過我的相片，讀過一些有關我的似是英雄行徑的故事，但當她一旦見到我的本人時，我可能會使她大失所望，她可能會覺得我並不如她想像中那樣可愛可戀的。」

局長說：「這就是工作的開始之點。這也就是我在你一進來坐定的時候向你詢及有關寇絲小姐的那些問題緣故。現在的問題就在你的一方面，你該設法如何去做，以使得你能夠符合她的所想，使得她不致有絲毫的失望。」

龐德啓程去土耳其了。他乘搭子爵噴射機，經由羅馬，雅典而至伊斯坦堡。他下榻在水晶宮旅館內。

翌日清晨，他在水晶宮旅館的房內床上醒來了，昨晚一夜，他睡得很好，雖然這家旅館內的傢具設備等都使他感到很不滿意。他沐浴梳洗畢後，打電話命侍役給他送早餐來。他講英語，他們不大了解，但在他改講法語後，他們明白他的全部意思了。早餐沒有使他失望，餐碟，餐具都很考究，味道也很不錯。土耳其咖啡尤感滿意。

上午九時，那輛自機場載送龐德到旅館魯斯羅伊士汽車，來自水晶宮旅館給他乘坐了。汽車載着他經過一些車輛行人擠塞的街道，駛出了伊斯坦堡的亞洲區，而進入歐洲區。歐洲區內的一切都顯得近代化，街道比較寬濶和清潔；伊斯坦堡希爾頓酒店大厦，矗立高聳，顯得頗爲偉觀。他所坐魯斯羅伊士汽車駛過了跨海的大橋後，轉入了一條與海濱平行的狹仄的卵石街道，駛行了一小段路程後，在一座屋宇的門前停住。

一個身穿陳舊的卡琪布制服，粗悍的神色盎然於面的司閽人，含着笑容，走上前來開了車門，並向龐德致敬禮了。司閽人接着做了個手勢，示意龐德跟隨他而行。他引領龐德經由他的門房而入，在穿過一道門後，來至在一個庭院內了。庭院內種植有樹木，很靜，不聞外面的囂雜市塵。他們在走過了一段石子路後，又進入另一道門了。龐德見到他現今所在之處，是一個大貨倉的一端。龐德跟隨着司閽人走下了中部的通道。在這長長的貨倉的末端，聳起有一個大台，四周圍以欄干。在台上有着六名青年男女，正在埋頭伏案記寫着賬冊。當龐德走過時，他們沒有一個人抬起頭來向他望一眼。

但其中却有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從台上最遠的一張桌位上起立，走向龐德而來了，這個男人取代了司閽人的領引職務，而導領龐德向台後走去。他敲了敲一道桃花心木的門，不待裏面的應答聲發出，就逕自推開了門，而領龐德進入，並隨手關上了門。

室內一張桃花心木的大辦公桌後的椅上，坐着一個魁偉的男人，一見龐德進入室內，便立即起身，而以熱情的聲音說：「啊，我的朋友，請進來，請進來。」

這個熱情友善的聲音中，又含有一種權威的意味。這種意味的聲音，不啻在給龐德一種暗示，他就是T組組長——英國特務工作在土耳其的最高領導人，龐德既奉命到這兒來，在工作上就得接受他的指揮和監督。

T組組長蓋達柯伸出手和龐德相握。

蓋達柯並沒有使出什麼力氣，但龐德的右手感到很大的壓力。龐德身高六呎，但蓋達柯至少要比龐德高兩吋；在身體的濶度和厚度上，也至少要比龐德加一倍。

龐德說：「謝謝你昨晚派車子來接我。」

蓋達柯面含笑說：「你也應當多謝我們的朋友。昨晚在飛機場迎接你的不單是我派出的車子，而且還有我們的朋友所派出的人和車。每次當我的汽車駛去飛機場的時候，他們總是不肯放過而要派出人和車去追隨的。

龐德問道：「是一輛費斯柏呢？還是一輛林勃烈呢？」

「你已經注意到了嗎？是一輛林勃烈。他們有着一隊汽車以供他們的小人物之用。那班小人物都是小角色的歹徒，多數是聲名狼藉的保加利亞人，專爲他們做骯髒下流的工作，自從有一天我的司機突然將車停住而給他們一頓教訓後，他們只敢遠遠地望着我的車尾，而再也不敢迫近我的魯斯羅伊士了。我想昨晚那輛林勃烈也不敢太接近的。」

蓋達柯取出了一匣香烟放在桌上。這是由土耳其上好的烟葉製的，烟味濃郁。

蓋達柯將一支香烟裝在烟咀內點燃。在片刻的靜默時間，龐德縱目四顧，打量了這間辦公室一遍。

蓋達柯又出聲講話了：「我們的朋友昨天曾經來向我投過拜訪的名帖。他們在牆外放置了一個定時炸彈，算計我坐在辦公椅上的時候爆發。幸運得很，我恰好和一個羅馬尼亞的女郎在床上談情說愛（這個女郎始終相信她在付出了她的愛情後，男人就會把機密的事講給她聽）。當我和

她正在做愛的最重要的時刻，炸彈爆發了。我當它無事，不肯爲此而受干阻，但她却沒有我的這樣好興趣和好鎮定功夫。我於是放開了她而讓她走了。她當然顯得很恐懼激動。」

蓋達柯輕輕地揮了揮他手上的香烟咀而繼續說：「這間辦公室的門窗玻璃等，都是刼後新配上的。他們突然來這下破壞和平的行動，我可有些弄不懂。我們和他們雖然是敵對的，但在這兒伊斯坦堡，表面上却和平共處，各自做着各自的工作。我想不到他們竟會突然用這樣的方式來宣戰。這樣的行動只是會給我們的俄國朋友帶來煩惱困難的，我當然不能就此馬虎無所行動的。當我查明了幹這件事的人的姓名後，我是當然要給這個人以懲誡的。」他搖了搖頭：「這樣一來，我們的俄國朋友固然會遭到一連串的煩惱困難，而我們的和平共處狀態也將破壞無餘。所以我希望昨天這件事，並不是他們特意來挑釁宣戰的。」

龐德捺熄了手上的烟蒂而後說：「把我來到伊斯坦堡的事讓他們知曉，是不是需要的呢？你昨晚派你的魯斯羅伊士車到機場接我，就不啻告訴他們我已經來到了，也就顯示我是和你有關的。這就把你和我聯繫在一起了。」

蓋達柯笑了，說：「我的朋友，我必須向你解釋一下某些你應知道的事。我們英國的。俄國的和美國的駐在這兒的秘密機構，都各有眼線配在這兒所有大大小小的旅館內的。每個旅館的住客情形，我們也好，俄國人和美國人也好，都知道得很淸楚。」

蓋達柯繼續說：「同時的我們都賄通了這兒秘密警特總部的一個官員。每天由海陸空三方面

來到此地的外國旅客的名單，他都有一份複寫的副本給我們。所以，每一個外國人來到伊斯坦堡，我們——包括俄國人和美國人在內——都瞭若指掌，是隱瞞不了我們的。本來，如果給我幾天時間，我是能夠把你由希臘的邊境偷運進來這兒的。但又何必呢？爲什麼目的要如此大費手脚和時間呢？你在這兒出現，是要讓另一方面知曉的。這樣，我們的朋友就能安排和你接觸的事。她說她將安排如何和你會晤。」蓋達柯繼續道：「這或許是她不信任我們的保安能力。總之，我們是不能使她感到困難的。我只想把事情弄得簡易些，並使你感到舒適。所以，當你在此地居留的時期內，即使一無所獲，但至少你會愉快地享受這一段逗留的時間的。」

龐德笑了笑後說：「我已忘記了巴爾幹半島的方式了。不管怎樣，我在這兒是隸屬於你的。你是我的上司，你吩咐我做甚麼，我就去做甚麼。我接受你的指揮和命令。」

蓋達柯把話題移開，說：「現在，我們在談你的舒適的問題。你所住的旅館怎麼樣？我很懷疑你會選中水晶宮旅館爲你的停居。這僅比那些小公寓較勝一籌。這是此地的俄國人經常出入的地方。」

龐德說：「這家旅館還不算太壞。我選中它爲下榻之處，僅不過是不想住在伊斯坦堡希爾頁旅館或其他的最高貴的場所而已。」龐德又出聲笑了一下。

「錢的問題？」蓋達柯說時，伸手去辦公桌的一個抽屜內拿出了一束嶄新直版的綠背鈔票，「這兒是一千土耳其幣。它的眞正幣値——也就是黑市滙兌的價格——是約二十鎊兌換一英鎊，

官方掛牌的滙率則爲七對一。在你用完了這束鈔票後，可以再向我拿。你要多少，我就會照數給你多少的。讓我們在這場戲演完後再算賬。錢這東西，眞是妙得很。最初是硬幣。硬幣的面上，先是上帝或諸神的像了；後來改了紙幣，面上全改爲皇帝或國王的像了；稍後，是總統或主席的像了。到了現在，甚麼都不見了。你看！」蓋達柯把那束鈔票推送至龐德面前的桌上。「這僅是紙一張，上面除了一座公共大建築物的圖和主發鈔票的人簽名外，什麼都沒有。但這樣一張紙，卻像那些有人有臉孔的硬幣一樣，能夠買到你要的東西。奇蹟，奇蹟！」

蓋達柯看了一看後又說：「你還需要甚麼東西呢？香烟？這香烟不錯，你是吸過的了。我將有幾百支這樣的香烟送到你的旅館去。這是最好的一種香烟，是『外交家牌』，不容易弄到手的，大多數都被這兒的大使館、公使館外交機構搜購去了。在我們正式談公事之前，你還有甚麼事要和我談的呢？你不用爲你食品和你的閒暇問題擔心。這兩方面的事，我自會爲你照料和解決的。我希望當你在這兒居留的時期內，我能和你成爲親密的好朋友。」

龐德說：「我沒有別的話要說，我只希望你有一天能夠到倫敦去，好讓我盡盡地主之誼。」

蓋達柯說：「我是不會到倫敦去的。倫敦的天氣和女人都太冷了。我很高興你的來到這兒，這使我想起了戰爭。現在，」他按了按桌上的召人鈴。「你喜歡純咖啡呢，還是加糖的咖啡呢？在土耳其，談正經事的時候是不可沒有咖啡或拉基酒的，而此刻飲拉基酒則嫌太早。」（譯者按：拉基酒是南歐及近東人喜飲的一種葡萄酒。）

龐德說：「謝謝你，我要純咖啡。」

龐德背後的那道門被推開了。蓋達柯對着門口作了一番吩咐後，門又關上了。蓋達柯用鑰匙開啓了一抽屜，拿出了一隻文件夾，放在他自己面前的桌面上。然後，他將上身往後傾而靠在椅背上，雙手舉起而按在他的頸後上，以冷冷的聲音說：「我的朋友，關於這件案子，我眞不知道說些甚麽和怎樣開始說才好。」他的目光直視着對面的龐德。

蓋達柯繼續說：「我們的這項如此性質的工作，看來眞像是拍攝一部電影。你和這個女郎就是兩個主角。對於我來講，你們這兩個主角的事，是使我至感困惑而莫測其高深的。這個女郎是不是眞的有愛你的觀念呢？當她在見到你本人的時候，是否仍能愛你呢？你能否發揮足夠的愛情力量而征服和俘虜她到我們這邊來呢？」

龐德沒有出聲置詞。這時，門上響起了剝琢聲，一個職員送進咖啡來了。他把咖啡壺杯放在桌上後，退出室外去而把門關上了。

龐德端起咖啡杯來喝了一口，然後把杯放回桌上。這是味道很濃郁的咖啡。蓋達柯一口氣喝完了他的一杯後，從匣內拿出一枝香烟來，裝進了烟咀內，點着吸着，並繼續他的談話。

「在有關這件愛情的事上，我們是沒有甚麽事能够做的。我們只能坐着靜觀和等待。但在同時却有一些其他的事會發生。」他將上身略向前傾，目光注視着對面的龐德。他的目光中的神情究然變得非常的尖銳和嚴峻。

「我的朋友，在這同時，將有一些事發生在我們的敵對的陣營內。這不單是想排除我的企圖，有如昨日的炸彈事件一樣。」他伸出了他的右手的粗大的食指，將指端擱在他的鼻端上。「我有這個。這是我的一個最好最忠實的朋友，我絕對信任它。」他的手指緩緩地移下而擱在桌上了。接着，他以較柔和的聲音又說：「倘若這次的賭注不是如此之大的話，我會對你說：『回家去罷，我的朋友，回家去罷。這兒不是一處善地，逗留太久是無益的。』」

蓋達柯的上身又向後靠在椅背上了。他大聲笑了一下。緊張的成分已從他的聲音中消逝了。他又說：「但我們畢竟不是胆怯怕事的老太婆，而這又是我們的工作，義不容辭的。所以，現在讓我們忘記我的鼻子而談談這項任務罷。首先，我要想和你談談你尙不知道的事。這個女郎，自從我和她接觸過而報告倫敦後，我就沒有再得到她的任何情報消息。但你或許想問我某些有關會晤的問題。」

龐德說：「現今只有一件事是我想要知道的，就是你對此事的觀感意見。你對於這位俄國女郎的看法和想法如何呢？你是否眞的相信她的故事呢？我現今希望知道的事沒有其他別的，就是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龐德的聲音顯得很坦率。他的目光中含有渴盼解答的神情。

蓋達柯搖了搖頭說：「啊，我的朋友。」他伸展他的雙臂往後擺了一擺。「你的這兩個問題，也正是我在和她晤談過後，我向自已提出的問題。誰能確切說一個女人不會在這樣的事上撒謊呢？但當我談及她的故事的時候，她的美麗而無邪的眼睛中所發出的光是明亮的；她的兩片朱

唇的濕潤的；她在談及她的所言所行的時候，她的語聲是焦急而又恐懼的；她的握在船邊欄杆上的手是蒼白而微微顫抖的。這些都是她表現在外部的情景，我自信都能很淸楚的看到。但她的內心究竟如何呢？她的內心所思所覺，是否和她表現在外在情景相符一致呢？這只有上帝一人知道了。」蓋達柯把他的雙手又擱回桌面上。

蓋達柯的目光依然直視着龐德。他在停口了數秒鐘後又說：「要想知道這個女郎是否眞的愛你，唯有一個方法可行。而這個探知對方眞實心意的方法，是只有一個在此道中的專家方能勝任愉快的。」他的目光凝注着龐德。

龐德的目光也凝注着對方的臉上。他說：「是的，我知道你說的方法是指甚麼而言。你是指在床第上窺探她的眞實心意。」

咖啡再次由職員送上來了。這兩個男人在談話時，口不離香烟，因之，這間大辦公室內充滿了烟霧。

在約一小時的交談後，他們的話題又回到最初開始時所談的事上了。這個女郎的故事是否可信？這個問題，他們作出了決定：由龐德去負責尋求答案，倘若他對她的故事滿意，他就必須把連人帶機携出土耳其的國境。

決定既已作出。於是，蓋達柯開始安排執行方面的一些事務了。他首先拿起電話聽筒，撥了一個電話給一向專爲他辦理旅行事宜的代理人。他吩咐那個旅行社的代理人，代他預訂兩張下個

星期飛出伊斯坦堡的每架客機的機票，不管是法國航空公司，土耳其航空公司或其他任何航空公司，下星期每一架開出的航機，都得爲他預定兩張客票。

蓋達柯在打完電話之後，對龐德道：「現在你必需有一份護照。一份就夠了，她作爲你的妻，可以無需要。我們的一個工作人員自會爲你攝下相片來的，又會找求到一張別的女郎面貌看來和她相似的相片的。老實講，當年紅得發紫的大明星格麗泰。嘉寶，在早年所拍的相片，是可以充得場的。我們的工作人員可以在舊日報紙或雜誌中找到嘉寶早年的相片而複印。幹這項工作的人，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傢伙。關於簽證的手續，我將會親自和英國在這兒的總領事洽談的。這位總領事是一個作風漂亮的人，他對於我的間諜的某些計劃，總是讚嘆不已的。護照將在今天傍晚時辦妥。你喜歡用什麼姓名呢？」

龐德說：「隨便什麼都可以。」

蓋達柯說：「就叫孫大衞吧。職業是公司的董事。這個女郎讓我們稱她爲露琳，孫露琳，你的年輕的妻子。」蓋達柯接着又講述了一些出境時在海關，貨幣等方面應辦的手續和應注意的事項。最後，他向龐德望着而問道：「想想看，還有其他甚麼事要注意和要準備的嗎？」

龐德答道：「我一時想不出有甚麼事。你的計劃周詳，在有關出境方面的事，可說已給你設想到了。」

蓋達柯看了看他腕上的手錶說：「現在是十二時正，這是正好的時間用汽車送你回去旅館。」

現在，旅館內可能正有着一封信，一紙便條或一個電話的留言在等待着你。你回到旅館的房內，最後留神細察下你的所有的東西，看看是否有人曾經私下暗中搜查檢視過它們。」

蓋達柯又按了一下桌上的召人鈴。他的一個職員聞召來到門口，站立着等待他的指示。他向職員作了一番吩咐，然後起身，引領龐德而至辦公室的門口。他伸出手去和龐德相握，並說：「汽車自會送你去進食午餐的，那是一個很不錯的小餐館。」他以愉快的目光凝視着龐德。「我很欣幸能和你一同工作。我們一定能夠很愉快地共事的。」他鬆開了握着龐德的手。「現在，我有很多的事要趕緊去做。那些事可能在日後看來是錯誤的事，但我們現今總是要竭盡智慧去從事的。再見，我的朋友。」

八、偷窺敵情

這位職員看來像是蓋達柯手下的一位首席幕僚，他引領着龐德走出外面的一間大廳，那兒台上的職員們仍在埋伏案做着記賬登册的工作，依然沒有一個抬起頭來向龐德看一眼。這位首席職員引了龐德走進一間設備齊全的黑暗的實驗室，給龐德拍照。十分鐘後，龐德走出屋外而在街邊了。那輛魯斯羅伊士汽車從一條冷巷駛出，載了龐德又駛經那道跨海的迦拉塔大橋了。

當龐德走進水晶宮旅館的樓下大門時，一個新值班的職員，忙從椅上起立，繞過桌子而向龐德走來了。他是個黃面孔而身材矮小的人，臉上露着諂媚的神情，目光似含有負咎的成分。他向

龐德說：「先生，我非常抱歉。我的同事給了你一間並不大好的房間，這全是由於不知道你是蓋先生的一個好朋友的緣故。你的行李東西已由我們移去十二號房了。這間十二號房是我們旅館中最好的一間房。這間房，我們是專門保留給那班度蜜月的新婚夫婦居住的，設備齊全，非常舒適。先生，我現在謹向你致最大的歉意。」他接着向龐德鞠了一躬，神態顯得十足的諂媚。

龐德對於這個職員過火的、油腔滑調式的奉承表現——他在鞠躬時，會將脚上的兩隻皮靴後跟重重地碰了一下，而發出聲響來，好似軍人向長官立正敬禮一樣——頗覺得有些不大好受。

龐德說：「好，讓我看看這間房吧。」他的目光注視着對方。這個職員的目光本來是望着龐德的，但此刻却閃避開了。龐德又說：「我可能不喜歡這所謂蜜月房的。我覺得我原住的那間房相當舒適和相當滿意。」

「當然，當然，先生閣下。」這個職員恭請龐德進入電梯。「不過，你原住的那間房的水管……」他的聲音戛然停止了。這時，電梯業已在一樓停住了。龐德走出了電梯，在職員的引領下向十二號房走去。

職員用鑰匙開啓了十二號的房門，恭請龐德進入房內。龐德放眼一看，印象頗佳。中午的陽光透過窗簾隙射入室內，窗外有着一個小小的陽台。地板上鋪着博克哈拉地氈。華麗的天花板上垂着一盞很漂亮的吊燈。床鋪靠右手邊的牆壁放着，很大，足容兩人同睡床後的牆上懸有一面碩大的鑲配金色框的鏡子。（龐德覺得很有趣。這是一間蜜月房，他認爲天花板上也該置有一面大

鏡，那就更加妙了）房內設有一間浴室、花洒和浴盆俱有。龐德見到他的修面剃鬚等盥洗用品，俱已被安放在浴室內了。

龐德看過浴室後，再在臥室內放眼看了一遍。他對職員說他願意遷入這間房住。職員以含有感激意味的神情，向他鞠了一躬，然後走出房外去。龐德心想，這間房的確比較好些，他爲甚麽不住呢？他開始在房內四處察看了。先前有職員在，他只縱目看了一看。現在，他細看牆壁，床舖和電話機等物了。他對每一處和一件物都給以仔細審視的目光。他想看看室內有甚麽錄音機或竊聽設備一類的東西，他想看看室內有無暗道或秘密的門。

他的旅行皮箱被放置在壁橱的底部。他蹲着身子而察看它。箱上的鎖之四周並無被撬開過的痕跡；他在箱的提柄握手處故意繫上一些柔毛，依然存在着。他用鎖匙開啓了箱子，拿出了一隻小的手提皮包，依然看不出有被人擅動或觸及過的痕迹。他鎖上了箱子後，走出浴室洗了洗臉和手，然後走出了房而下樓去。

「有沒有朋友來訪？或留有字條等給我。」

「沒有，先生，沒有甚麽人送信來或留言給你。」作爲司閽守門的那個職員！就是先前陪領

龐德拉開魯斯維羅伊士的車門，恭請龐德坐進車內。那個職員的眼睛內總是含有多少的負咎意味的神情，這是否可以暗示他有某種陰謀呢？龐德想了一想後，決定不去深思這個問題。不管怎樣，這齣戲已經開場了。既使這更換房間的事就是一局棋的第一着，這樣開始交手，還不算太壞，

龐德坐進了車內，當汽車疾駛時，他的思想轉到T組組長蓋達柯的身上了。

這位英國特務機構在土耳其的最高領導人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龐德從前並無所知，但在今天午前的兩三小時的接觸晤談中，龐德對蓋達柯已有了相當的認識。

魯斯羅伊士汽車又駛過迦拉塔大橋，最後來到一處看來殊不上眼的屋宇門前停住了。司機引領龐德而入，並說：「先生，蓋先生就在左邊最裏面的一間房內。你只要開聲一問就可找到。這兒每個人都認識蓋先生的。」

龐德上了樓梯，來到一間前部的房，那兒的一個侍者向龐德問都不問一聲，就引領他而去裏面的一間房。蓋達柯正坐在室內的一角的一張桌位上，見龐德來到，忙起身招呼，請龐德在同桌的另一張椅上坐下。

蓋達柯總是那樣精神煥發，活力充滿。他對龐德說：「我的朋友，現在你可以來些拉基酒了。」他不待龐德出聲，便轉向在桌旁的侍者作吩咐了。

龐德坐在那張很舒服的安樂椅上，舉起侍者剛拿上給他的一隻大酒杯，向蓋達柯舉了一舉，然後把酒杯送至唇邊，一試這拉基酒的味道了。他喝了一大口而剛把杯子放回桌面上時，在旁的侍者立即又爲他的杯斟滿酒了。

蓋達柯向龐德說：「現在該爲你的午餐點菜了。」在旁立着的侍者忙作推薦，說出了幾樣美餚的名稱。蓋達柯把侍者所作的推薦之詞，連翻譯帶解釋地講了給龐德聽。

蓋達柯為龐德出主意，決定了幾樣食品，然後以呼喝叱的態度吩咐了侍者。侍者領命走了。蓋達柯接着微笑地望着龐德而問道：「你回了旅舘一趟，有什麼消息嗎？」

龐德搖了搖頭，表示他尙未得到任何有關那個女郎的消息。但他卻把旅舘的員工為他調換房間和他的旅行箱未曾被人偷開的事，告訴了蓋達柯。

蓋達柯放下了手上的酒杯，用手背抹了抹嘴唇，然後說道：「這齣戲看來已在某個時間開演了。目前此刻，我們只能坐着等待。在午餐之後，我們將要作一項項小小的行動而侵入敵方的領土。我相信這會使你感到有趣的。喔。我們是不能被敵方窺到的。我們將要在暗處，在地下行動。」蓋達柯愉快地出聲笑來，「現在讓我們談談其他別的事罷。你喜歡不喜歡土耳其呢？喔，這不是我所希望知道的事。我們還是再找些別的有趣的話題來談談罷。」

菜餚陸續送上來了。蓋達柯的談風很健。他的神態，他的聲音，他的各項小動作，都表現出他是一個豪放的人。

蓋達柯點燃了一支香烟吸着，開始他的縱談了。他說：「現在，我想談談有關我自已的事。我相信你的內心一定會奇怪像我這樣一個狂放的大塊頭怎樣會進入這個組織來工作的。講起來，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但我將盡可能講得要簡明些。倘若你聽得感到倦的話，請不要客氣，可以隨時出聲叫我停口。」他又出聲笑了一下。

龐德點了點頭而說：「我很樂意聽聽你的故事。」他也點燃了一支香烟，準備開始傾聽蓋達

柯的故事。

「我是來自特比松的人。我的家庭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家庭，有好多個母親。我的父親是一個對於女人有極大魅力的男人。女人們很難抵抗得住他的男人的氣構和作風，因之，她們都願匍伏在他的脚下。我的父親是個業漁的人，他的大名鼎鼎，遍黑海區，幾乎無人不知。他善於捕捉旗魚。旗魚是一種很兇猛的魚，很難捕捉到，捕魚的遇到牠們時，往往會喪生的。但我的父親卻是一個捕捉旗魚的能手。女人們總是崇拜英雄的，而土耳其的傳統風俗，又是男尊女卑的。我的父親因此能夠隨心所欲地得他到所喜歡的女人。他有很多的妻妾，當然也有很有的孩子。他的妻妾中有一個是英國的女教師，他是在伊斯坦堡看馬戲的時候遇到她的，他看中了她，她也立即愛上了他，當晚，他就把她載上漁船而駛回特比松了。我深信她以後一生中從未懊悔過此事，她除了他以外，可說把全世界都忘懷了。她在大戰後去世，享在六十歲。我就是她和他所生的孩子。在我之前的一個男孩，是他和一個意大利女郎所生的。我們一共有十五個兄弟姊妹。我們的兒童時代是不平凡的。我們的『姨娘』們經常明爭暗鬪，這當然給了我們孩子們以一定的影響。我的父親是專制嚴厲的，當我們——女人和孩子們——被他認為可厭的時候，他施行鞭撻以示懲責。但如果我們安分和服從，他待我們是很好的。像這樣的家庭，我是相信你是不能了解的。」

龐德說：「經你這樣的講述，我能夠了解的。」

蓋達柯繼續說：「我逐漸發育長大了。我的身材魁碩，一如我的父親，在很多地方很像他。

但有一點不同的，就是我比他受到較好的教育。這得歸功於我母親的遠見。我的父親只教導我們應該保持清潔，每天應至少去洗手面一次，另教訓我們應該有丈夫氣概，對於世界上的任何事，不可存有羞怯的心情。我的母親是個英國人，她教導我愛好和尊重英國。在我二十歲的那年，我自己有了一隻船，並開始自力賺錢了。但我的性格是狂放不羈的，我離開了我們的大屋而入居海濱的僅得兩間小房的地方。」

蓋達柯換吸了一支香烟後又說：「我的搬出大屋而入住斗室，另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好借此和我所喜歡的女人同居而不讓我的母親知道，為了女人我曾闖過禍，有次，我在伊斯坦堡的山區裏和一群吉普賽人毆鬪，擄刧了一個少女而用我的那艘載她同歸。那群吉普賽人絕不甘心，發誓要追踪我而奪回那個女郎。我把那個倔強的女郎放入船艙，重擊了她一下，使她暫時失去知覺。當我把她帶回特比松後，她仍不肯降心相從，而老是想殺死我。我把她安置在我的海濱的住處，藏起了她的所有的衣服，把赤裸着全身的她，用鏈條鎖繫在桌子下面。當我進餐的時候，我就拋些的麵包和殘羹冷餚在桌下的地上，像給一隻狗一樣。消磨她的倔強傲氣，讓她知道我是她的主子。這些事，我的母親是不知道的。

「我的母親有次不待預先通知而來我住的地方看我了。她告訴我，我的父親要立卽見我。她在我的屋內發現到那個女郎了，她見到這樣的情況後，大發雷霆了。這是我有生以來，我的母親第一次向我眞正發怒。她責罵我殘暴無人性，不做好事；她慚愧生了我這樣一個兒子；她要我把

那個女郎立卽交還給她的親屬們。我的母親從屋內找出了一些衣服給那個女郎穿上。奇事來了。在女郎穿上了衣服後，她竟拒絕離開我。」蓋達柯縱聲大笑了。

他接着又說：「我的朋友，這是女性心理學上一個很有趣的項目。我的母親對此又有什麼辦法可行呢？她只有發揮她的母性的慈愛而安慰那個女郎，我去見我的父親了。他並不知道我的這件事。他的要立卽見我，並非為了聽聞到那個女郎的事而召我去有所詢問或對我有所教訓。當時，另有一個男人在和我的父親談着話。那人是一個身材高大，神態沉着的英國人。他們正在談論着有關俄國人的話。這個英人希望知道俄國人在邊境做些什麼事，距離特比松僅五十哩外，俄國人有大石油礦和海軍基地在，這個英國人想探知俄國人在那個基地上所做的一切事。他願意付出很高的酬金以獲取情報。我懂得英語，又懂得俄語。我有很靈敏銳利的雙眼和雙耳。我有一艘船。我的父親決定讓我為這個英國人工作。我的親愛的朋友，這位英國人不是別人，乃是鄧西少校，英國情報機構土耳站的負責人，也就是我的前任。其餘的事，」蓋達柯持着他的烟咀做了一下手勢，「你是可以想像而知的。」

龐德對於這位土耳其站的最高負責人之故事，並不感厭倦。因為他認為從故事中可以使他更清楚地認識這個人，並可以多了解些這兒的工作情況。他問道：「你在這種事上是怎樣被訓練鍜鍊成一個職業性的强人呢？」

蓋達柯以狡譎的神情說：「喔，我起初是以一個馬戲班的藝人的身份而去從事的。俄國人嚴

禁土耳其人越過邊境，只有馬戲班可以濩准進入俄境去。俄國人酷愛馬戲班的表演，好似沒有馬戲看就不能生活的樣子。我能夠用我的牙齒咬斷鎖鏈；又能夠用牙齒咬住一條粗繩，粗繩上繫有分量很重很重的東西，而高取起來。我能夠和俄羅斯鄉村中的强人們相摔撲而勝他們。和我摔撲的人中有些是喬治亞的碩大無朋的巨人，但他們都是蠢笨的力士，總是敗在我的手上的。我的這些表現，贏得了他們的好感和崇拜。儘管他們平日如何戰戰兢兢，守口如瓶，但在三杯酒下肚後，就閒話多了，恨不得把肚子內所知的事盡行傾吐出來。我裝一個粗魯沒腦筋的人的樣子，做出不大懂得和了解他們所些的神態。我往往顯得很幼稚天真的樣子而向他們發問一個問題，他們就大笑我的幼稚天真，接着就把問題的答案講了出來，以證明我的愚笨無知。」

蓋達柯接着愉快地笑了。他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喔，龐德，我們還是到我的辦公室去喝咖啡罷。時間已迫，我們不能繼續逗留在這兒餐館內了。每天下午二時三十分，俄國人必定舉行工作設計和檢討會議。今天，你和我將要去列席旁聽他們的議論。」

龐德和蓋達柯離開了餐館，回到蓋達柯的辦公室內。當他們在室內等待咖啡送上來的時候，蓋達柯開啓了一個壁橱的門，從橱內拿出兩套藍色的工裝衣服和兩雙皮靴。他穿了其中的一套工裝衣服和一雙皮靴。龐德穿上了另一套和另一雙，那套衣服的大小並不太適合。

咖啡送上來了，龐德和蓋達柯飲着。那位首席職員又進室內來了，他拿來兩支强力的手電筒，放在蓋達柯的辦公桌上，然後轉身走出室外，並隨手把門關上。

蓋達柯望着龐德說：「剛才進來又出去的職員是我的兒子——我的最大的兒子。其他在這兒辦事的人，全是我的孩兒，門口的司閽和汽車的司機則是我的外父。這班人都是和我有着同一的血統的，這在安全方面是最穩當的。這香料的生意是我們的一種很好的僞裝，這是局長出的主意。他在倫敦城對他的朋友們說我是土耳其的一個經營香料業務的鉅商。他借錢給我經營。我在很久以前已把他借給我的錢償還了。我的孩子們都是股東。這項買賣很不錯，資本大，業務盛，因之，他們的生活都過得很優裕舒適。他們各自盡力經營這項業務。當我有秘密的工作要做而需要協助的時候，我就選取我的孩子適合的人去做。他們在各種不同的秘密事務上都曾受過訓練。他們都可以爲我——也爲局長——而死。我會不時教諭給他們知道，局長是一個僅次於上帝的人。」蓋達柯做了一下手勢。「這些話，我僅告訴你，而不講給其他的人聽的。」

他們的咖啡已喝完了。蓋達柯從桌面拿起了那兩支手電筒，把其中的一支交到龐德的手上，並說：「現在，我們開始工作了。」他又向龐德作了一下示意的手勢。

蓋達柯從座椅上起立，走向一邊牆壁前的書橱而去——書橱是木製的，很高很大，前面都是玻璃的——。他在書橱前立定，伸出一隻手去橱後。橱後發出了「卡擦」一聲，接着，書橱沿着牆壁向左邊移動了。在橱後的是一道開在牆壁上的小門蓋達柯用手按了按門的一邊，這門向後移動了，顯露出一號黑暗的隧道，門口處有若干級石階，下面隧道。隧道內有一種潮濕而混雜有稀微的動物臭氣的氣味，由開着的小門而進入了室內，撲進了龐德的鼻孔。蓋達柯龐德說：「你先

進去，你走下石級，在隧道內等我。我要把這道門處理好後，方能下去。」

龐德開亮了他的手電筒的光，小心謹慎地經由那道開着的門而走下石級去。手電筒的光照着那石級，見到在約二十呎的下面，有着一道水光。當龐德走完石級而來至在底部的時候，他發現到那道水光乃是由中央處的一條水管而流下的一股水，那條水管是在古老的石質壁上的。

在龐德的手電筒的光照及範圍之外，一片黑暗中，有着成百成千的一點點的紅光在閃動着。在約二十碼之外的兩邊，正有着數以千計的老鼠在凝視着龐德，牠們的靈感的嗅覺，嗅到了龐德的存在。老鼠本來是胆小的，所以俗語中有「胆小如鼠」的這句話，一見到人就會來不及地逃竄的。但現今牠們或許倚仗着數量多，並不懼逃，只是注視着龐德。龐德心想，若使他的手電筒的光突然熄滅了，這群鼠輩將會對他採取什麼行動呢？

他正在想着這個問題的時候，蓋達柯突然在他的身旁出現了。蓋達柯說：「這是一次長時間的行動。我希望你能喜歡這些小動物。」蓋達柯縱聲笑了，笑聲充滿了黑暗的隧道內。

這裏面不單有着成群的老鼠，而且還有着很多的蝙蝠。蓋達柯告訴龐德道：「倘若有蝙蝠襲上你的頭髮，用手把牠們撥開就行了。不過，這是很少有的事。蝙蝠雖然盲於目，但牠們對於方位和阻碍物的感覺，其靈敏和準確性是並不稍遜於我們人類的科學發明品雷達的。」

他們兩人持着手電筒行道攀登。在經過約一刻鐘的攀升後，蓋達柯和龐德到達他們的目的地了。這是隧道的一邊磚壁上的一個深凹之處。他們進入了凹壁，緣攀而繼續攀登。他們遇到了不

少的死鼠，鼠屍所發出的臭味，嗅來實在不好受。

蓋達柯說：「生生死死是自然界必然的事。這兒有着數以千計的老鼠，因此，牠們每天都有死亡的事發生，有時，我的心頭也生起負咎有罪的感覺，認為我應該告知這兒的地方當局，以便他們可以來清理，我不這樣做，是未能盡到一個市民的責任。但在實際上，我却不能把這條秘密隧道告知任何人。只要俄國人有一天繼續在這兒上面舉行會議，我就一天不能把這個秘密洩露出去。」

蓋達柯攀登凹壁的頂部了。他看了看他的手錶。」現在已過了五分鐘。他們此刻想正在各自就座和翻閱着他們各自的文件了。上面的室內舉行工作檢討會報時，有三個人是經常不缺地參加的，他們都是秘密的警察的人員，其中一個或許是陸軍情報機構中的人。上面的室內可能另有其他三個人參加。那三個人都是最近期間來到土耳其的。其中的兩個是在兩星期前來到的——一個經由希臘，一個經由波斯，而來此地的——另一個則是在本星期一抵達這兒的。只有上帝知道他們是何許人，為了什麼目的而來此地。有時，那個女郎——羅曼華——也來列席的。我希望我們今天能夠看到她。」

蓋達柯伸手上去解開了一塊油布的遮蓋物，並把它拉了下來。龐德見狀，頓即明白了這是作什麼用的東西。原來這遮蓋物的油布是用以保護一具潛望鏡（潛水艇用物）的一端的。龐德問道：「你是從什麼地方弄來這鬼東西的？」

「土耳其海軍部。戰爭的剩餘物資。」蓋達柯的答覆語聲中，並不含有鼓勵對方進一步發問的意味。「現在，倫敦當局正在設法試圖給這種鬼東西加上收音的作用，但這並不容易成功的。這具潛望鏡的頂端的逆鏡，僅不過像吸香烟用打火機那樣大小。當我要窺視而舉起它的時候，它的頂端就豎起而至上面室內的地板。在上面室內的一隅的地板上。我們鑿了一個『老鼠洞』，我們這項工作做得很好。我就可以由這具潛望鏡而看到室內的情景。」

九、春心蕩漾

蓋達柯低聲笑了笑後又繼續說：「雖然透鏡有放大的效能，但要想看清楚室內的每一樣東西無遺，是不可能的。我能夠在他們室內的地板上鑿一個洞，使我的潛望鏡的頂端能夠穿過那個洞，全靠我的在本市工務局任職的朋友幫的忙。趁俄國人不在上面的屋內數日之時而下手的。我的工務局的朋友肯帮忙，除了友誼交情外，還少不了金錢的力量。我拿出了幾百鎊的銀紙塞進了他們的口袋內，才辦得成這件事。」

龐德仰首上望，見到凹壁頂部潛望鏡之旁，有一件金屬的東西，大約有足球兩倍那樣大。龐德看了一眼後，轉向蓋達柯問道：「這又是一件什麼鬼東西呢？」

蓋達柯又出聲笑了，笑聲歇後答道：「這是一個炸彈。」

龐德不能領悟這句話的意義。他面露困惑的神情而望着那件金屬的圓形之物。「什麼？一個

炸彈？」

「是的，一個炸彈，一個大型的炸彈。假使我有什麼不幸的事遭遇到，或者和俄國人的戰爭爆發，這個炸彈就由我的辦公室內的一套無線電設備加以操縱而使之爆炸。當然，上面內的俄國人都一定會粉身碎骨，但其他的無辜的人也將殃及而殺身的。可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蓋達柯手握着潛望鏡的柄部，轉動而調節角度，以窺看上面室內的情景。他的目光經由透鏡而看了一回兒後，向龐德招了招手而說：「他們共有六個人在。」

龐德上前去取了蓋達柯的地位由鏡上視了。

蓋達柯在旁作解釋道：「你對他們看得仔細些。我已經全知曉了他們，而你還是第一次見到他們。你最好能夠把他們的面貌記在心頭。坐在桌上主位的是他們的頭子，在他左邊的兩個人是他的屬員。坐在對面的那三個人，就是最近期內到這兒的那三個傢伙。最後到達的一個，看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在頭子的右邊那一個。你留心觀察他們的動靜。假使你見到他們在談話外做任何特別的事，請即刻出聲告訴我。」

龐德凝神注視着上面室內的六個人。他好似現在已和那些俄國人一同置身室內一樣。他好似是他們的一位秘書，屛氣斂息，正襟危坐在室內一隅的一張椅上，準備着速記下他們的每句談話。他的全神貫注着蓋達柯吩咐他要把那六個俄國人的面貌記熟心頭。這其實是不需囑咐。他不單要看清楚他們面孔，而且還想從他們的面孔認識和了解他們的爲人性格。他對那位頭子和兩位屬

員的面貌都能看得清楚。至於那三個新來的人的面貌，因為他們坐的位置的緣故，他就比較看得沒有那樣清楚了。據他看來，那個在頭子右邊人的——也就是在星期一抵達此地的人——，其神氣和小動作都顯示出他比其他的人有權威。龐德猜想他一定是莫斯科派出的一位高級官員。

龐德凝視了很久，雙眼覺到有些疲倦了。他轉動潛望鏡而改看室內的物件布置了。室內的傢具等沒有一件是使他感到興趣而想給以特別的注意的。他看了室內各處一回兒後，離開那具潛望鏡了。他用手輕揉他的雙目。

蓋達柯搖了搖頭說：「倘若我們除了看外還能聽到他們每句談話，這件東西的價值就該以鑽石來計數了。」

龐德說：「這對我們的貢獻已經很大了，它已能為我們解決了很多的困難問題。達柯，你是如何發現到這條隧道的呢？這條隧道是為了什麼目的而建造的呢？」

蓋達柯說：「這條隧道是棟柱大邸的已廢棄的下水渠。棟柱大邸現在已作為古蹟而改為遊覽之處，它就在我們這兒的上邊地上，靠近聖蘇非亞教堂。在約一千年前，它為了戰爭中圍城時的需要而造作貯水池之用的。有一百碼的長度和五十碼的濶度，可貯水千百萬加侖。時移世易，它已不為人所知。在約四百年前，有一個名叫吉立烏斯的人重新發現了它。有一天，我閱讀到吉立烏斯的著作——這在今日已是一本罕見的古籍了——他在著作中詳述他的發現經過和隧道內部的景況。我的靈機一動，認為它在某種特殊的時機，可能對我有很大的用處。我於是決計去繼四百

年前的吉立烏斯之後，而重去發現它。」他一邊說，一邊看着潛望鏡。

蓋達柯頓了一頓後繼續說：「我於是在某一晚，到現已改為遊覽勝地的棟柱大邸去，用錢買動了看守的人，使他允准我和我的一個孩子在裏面有所活動。我們在四處的牆壁脚跟，用一根鐵鎚和一個回聲探測器以探查隧道的所在。」

蓋達柯說：「結果在一處，測探到地下的空洞的回聲了。我於是拿出了更多的錢給工務局的局長。他於是以收拾清理的名義，下令把這座大邸暫時停止開放一星期。我們便在這暫停開放的期間進行挖掘的工作。我們挖掘隧道進入裏面了。我們很興奮地沿着隧道而行，不知將在何處可以走出。但從地位判斷，我們知道這一條隧道有一段是在博克街的路面下，蘇聯的一個機構就在博克街上。我們於是設法在他們屋內的一間室內的地板鑿了一個洞。我們又發現到，道的末端距離我的貨倉所在約有二十碼遠。我們於是挖掘作展長的工作，使他的末端延至我的貨倉的所在。這費去了我們一年的時間。這是兩年前的事。」他忽然激動地說：「看！室門開了，這個女郎進來了！」

他在蓋達柯從潛望鏡中一發現到這個國色天香的俄國女郎的身影後，便立即從蓋達柯的手上接過潛望鏡而向上望。他見到這個婷婷玉立的美艷女郎，手上拿着一份文件，以婀娜多姿的步伐，經由室門而入。她來到那個頭子的座位旁站定，把手上的文件交給了他。這時，室內所有的男人都抬起頭來向她望去，好似一聲命令下來，他們都對她行注目禮一樣。她似不勝羞怯的樣子而

低下頭來了。

這晚的七時左右，龐德回到了旅館他的房內。他曾在那條隧道內逗留了很久，他相信他的身上一定是染了那些老鼠和蝙蝠的臭味。於是在一回房後，他就除去了衣服，先來一個熱水浴，接着又在冷水的花洒下沖淋了一番。沐浴畢，他僅穿上內衣的背心和短褲，在靠窗的一張椅子上坐着，一邊啜飲着以伏特加爲主的混合酒，一邊望着窗外的黃昏景色。他的心頭則在想着那個俄國女郎羅曼華。

龐德現在回想當時他所見的情景，仍感到奇怪。他知道俄國人的這種組織，不啻軍事機構，紀律規矩是很嚴格的。他們全是這個組織內的官員，而這個女郎僅不過是他們的一個屬員，軍階只不過是一名上士；而她進來室內，只不過是做一種日常的例行工作，把收到的電訊呈閱而已。爲什麼他們一致都以這樣的目光注視她呢？他們的目光絕對不像是在看一個他們的正在履行日常例行任務的屬員，而像是看一個被他們捉獲的女間諜。他們是不是已經對她起疑了呢？是不是她已有什麼可疑之處露出呢？

那位頭子開始閱讀那份她所呈上的文件了。其餘的人都將目光自她的身上移開而轉向頭子望去了。頭子在閱畢後曾經開口說了一些話。在下面隧道內窺視的龐德是沒有辦法能夠聽到上面說話的聲音的，他推測那位頭子一定是把她所呈閱電訊內文，讀給他們聽一遍，好讓他們知道上級有什麼消息或指示頒來。龐德說他們的目光中所表現出的神情看來，覺得他們好似對於這電訊內

所說的事不大感到興趣的樣子。那位頭子抬起頭來向這個女郎望去了，其餘的目光也都隨着他而向她作再度的注視了。頭子以一種友善而又帶有詢問意味的神情，向她說了幾句話，她搖了搖頭，她的答語只寥寥兩句。此刻，其他的男人的表情，看來似乎至感興趣的樣子。

頭子又詢問的神情，向她吐出了一個字。龐德見到她滿臉羞容，以一種絕對服從的神態點了點頭。其他的人的臉上都露出歡欣的微笑之容，似在作讚許之意。從此時的情景看來，室內並無絲毫的懷疑氣氛存在着，也沒有絲毫譴責的意味存在着。最後，頭子又向這女郎說了幾句話。女郎也說了幾句話。龐德雖然聽不到她在說什麼，但猜想她所說的總不外是「是，先生」一類的話。

接着，她轉過了身，走出室外去了，頭子以嚴肅的神情，向在座的人說了一番話，他們都衷心地發出笑聲來了。

有關女郎的事，看來似告一段落了，他們又回到他們原先的工作上了。

龐德和蓋達柯回到蓋達柯的辦公室後，曾彼此討論了一下他剛才在潛望鏡中所見到的情景。現在，他望着窗外薄暮景色，腦內則在苦思着他先前所見的情景之意義，和由那些情景所引起的一連串的問題之答案。

杯內的酒已飲完，龐德放下了空的酒杯，點燃了一支香烟吸着，他暫把那一串問題擱置一邊，而把腦力轉移至羅曼華這個美艷的女郎的身上了。

羅曼華這個名字看來是似和昔日統治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有關係。龐德心想，她的容貌儀

態，看來確像是一個俄國的公主。假使她確是羅曼諾夫王朝的帝室或貴族的後裔龐德認爲她是無愧的。他覺得她步行也好，立定也好，其姿態總是高華而萬方的。這在當今的俄國少女中，是很難有人可以與他相匹配的。

龐德心想，像羅曼華這樣一個絕色的佳人，竟會愛上案卷和相片中的一個素無一面之緣的男人，深墮情網而不克而拔，說出有誰能夠相信呢？但像她這樣的女郎，必定是具有羅曼蒂克性質的。這從她的雙目中透露出的一種幻想意味的神情，可以看得出。她正當花信年華——二十四歲，春心蕩漾，而她的羅曼諾夫王朝的貴族血液，當然會使她不喜歡那些蘇聯的官員的，那些官員在黨和主義的敎養薰陶下，都是冷酷，嚴峻，缺乏人情味，刻板機械式的。所以，她拾周圍現實的本國男人不愛，而愛上一個素未晤面的外國英雄，在情理上是講不通。龐德因此認爲她故事可能是眞實的。他希望這是眞實的。

電話鈴聲響起來了。這是蓋達柯打來的電話。蓋達柯問道：「沒有什麼新的消息或新的事件嗎？」

龐德答道：「沒有。」

蓋達柯說：「那麼，我在八時正來接你去吃晚餐。」

龐德說：「好，我在房內等待着。」他將話筒擱回機架上後，走去開始穿回他的衣服以等待蓋達柯的來到了。

蓋達柯的這個電話，只不過複述了一次先前所作的約定。先前當龐德在蓋達柯的辦公室內時，蓋達柯曾對他說：「回去你的旅館，洗一個澡，喝一杯酒。本地出產的伏特加是相當不錯的，倘若你能滲和一些其他飲料在內，味道既佳，而又可以振奮精神。假使你在旅館內沒有什麼消息得到或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將在八時正來接你。我們將在我的一個吉普賽朋友處進晚餐。這個吉普賽人名叫瓦扶拉，是他們族中的首領。我今晚必須要見他。他是我的情報最好來源者之一。他正在爲我查出是誰襲擊我的辦公室的。他的幾個女郎將會和你同舞。」

龐德一邊穿衣服，一邊回憶蓋達柯先前在辦公室內所說的話。電話鈴聲又響起了。這仍是蓋達柯打來的電話。蓋達柯在旅館的門口等待着。龐德走出了旅館的門。蓋達柯正坐在那輛魯斯羅伊士車內等待着，車內除了他和司機外，別無其他人在，沒有吉普賽女郎在，龐德不免稍感失望。他進了車內後座而和蓋達柯並肩坐着。

汽車駛行了。在汽車的駛行中，司機忽然半側着頭向後，用一種曖昧的聲音對蓋達柯說了幾句話，他說的是土耳其語，蓋達柯也以土耳其語應答一句。

蓋達柯接着以英語告訴龐德道：「他說有一輛林勃烈汽車在跟我們的梢。這是沒有什麼要緊的，我的行動是有兩種處理的方法的。有時，我的行動是不需要秘密的，讓人知道無妨。但有時，我的行動需却要絕對的秘密而不使人窺知。當我需要把我的行動絕對守秘的時候，我是一定能夠做到的。他們常常跟踪我的這輛車，往往在跟隨了若干哩路程後，廢然而返的。他們是知道這

個吉普賽人是我的朋友的，但我認爲他們是並不明瞭我爲甚麼和這個吉普賽人交朋友的。」

蓋達柯道：「我們今晚有個淅與尋歡的一晚，這件事讓他們知曉是無害的。星期六的晚上，和一個新從英國來的朋友高興一番，是不算得什麼不平常的事的。」

在八時三十分，他們的車在伊新坦堡郊外的一家露天餐室的門前停住了。餐室的外貌看來並不起眼，舖道上有着幾張空的桌位。在後面有一道高高的石牆，牆頭露出一些大樹的樹頂。龐德和蓋達柯走出了汽車，汽車駛走了。他們站立着等待那輛跟踪的林勃烈汽車來到。但那輛林勃烈忽然在遠處停住，接着，轉頭而向來路駛回去了。在匆匆一瞥中，他們見到那輛車的駕駛人是個戴有一付黑鏡的矮胖漢子。

蓋達柯引領龐德經過那幾張桌子而進入了室內。室內很靜寂，一眼看上去，像是空無一人的樣子。賬櫃後坐有着一個男子，凡有人來到，忙立了身，並從櫃後伸出了右手。當他看清楚來人是誰時，他對蓋達柯忙投以笑容，並立即從賬櫃後走出。

他並引領蓋達柯龐德向室的後部走去，而來至在一度高牆的扇門前。他在門上敲了一下，然後門鑰匙開啓了門，將手擺了擺，肅請他們兩位客人進去裏面。

那兒是一個菓樹園，在樹下散放着若干張桌子在中央處，有一個圓形的低臺，是專供客人們跳舞的。圓臺周圍的地上，設置有若干電燈柱，以便發出柔和的光來，但此刻，圓臺周圍的柔和的燈光並沒有開亮。在裏邊一端，有着一張長桌，約有二十個各種不同年齡的人在那桌上吃東西

。他們現在都放下了他們手上的刀叉，而舉目向門這兒望來了。在的後桌草地上，有着幾個小孩在玩耍着，他們現在也都安靜下來而舉目注視門口了。這時，約有四分之三滿的月亮，高懸天空，月光瑩潔，照射下來，使得菓樹園的每一樣東西都清淅可見。

蓋達柯和龐德向前行進。那張長桌上的爲首的男人向桌上其他的人說了一些話，接着，他就起立，而向蓋達柯和龐德迎上前去。桌上其他的人恢復他們的進食了，小孩子們也繼續作他們的遊戲了。

這個男人向蓋達柯招呼。他站着向蓋達柯作了一番冗長的解釋之詞。蓋達柯仔細傾聽，間或發問一兩句。

這個男人是個吉普賽人，他的身上穿着馬其頓裝，一望而知他是個吉普賽人。他的目光是相當酷厲的。在他講完了話後，蓋達柯向他講了寥寥幾個字的話。這位吉普賽男人向龐德的面前走進一步，對龐德作了一番打量，然後鞠了一躬。他的臉上呈現着一種微帶譏嘲的笑容，向龐德說了兩三句話。蓋達柯聽後，縱聲笑了，向龐德解釋道：「他說假使你失了業，可以來找他，他將會給你一份工作的——一份管理和駕駛他的女人的工作，並爲他殺死某些人的工作。他這幾句話，對於一個外國人，是含有很大的讚揚的意思的。你應該講幾句話以酬答他。」

龐德迅即說：「請你告訴他，我不能想像他在這領土上需要別人的帮助，他自己是綽有餘力以應付處理的。」

蓋達柯把龐德的話譯了出來。這個吉普賽男人展齒而笑了。他說了幾句話後，走回去那張長桌了，他握緊拳頭在桌上敲了一下，兩個女人迅卽立起身來，向他走來了。他向她們吩咐了幾句後，她們走回座位處，拿起一隻大碟而離開了桌子。片刻後，她們的身影在大樹後消失了。

蓋達柯挽着龐德的手臂，而向一邊走去。蓋達柯說：「我們今晚來得不巧。這間餐室今晚暫停營業。他們家庭中發生一些困難的問題——純粹是私人的困難問題——而待解決。他們今晚雖然不做生意不接客。但我是他的一個新朋友，因此，他邀我們和他們同進晚餐。這雖然會使我們感到索然無趣，但已吩咐給我們一些拉基酒。」

他又繼續說：「不管你看到的是什麼事和什麼情景，你都不可加以批評或所有行動。他們已在這兒開庭審訊，不久卻將依法判決——這當然是他們自己一族的法律和正義——事情是一宗愛與妒的案件。他們族中的兩個女郎，同時愛上了他的一個兒子。兩個女郎都威脅地說要殺死自己的情敵以求爭奪到所愛的郎君。這宗三角戀愛案中的男主角，因此陷入了極困窘的境界，他無法能在這兩個女郎中選擇一個。他如果選中甲女，乙女誓必要殺死他和甲女的。他如果選中乙女，甲女也必定會殺死他和乙女的這兩女郎都已發誓志在必得，寧願一拍兩散，同歸於盡，而不願見到自已的情敵和自已心愛的郎君同結鴛盟。這眞是一件左右爲難，進退維谷的事。關於這件事，他們族中的人頗有爭論。那位雙女爭愛的男主角，已被遣送去某處山中暫避。至於那兩位女主角，今晚就在這兒決一生死。男主角已同意誰獲勝，他就和誰結合。失敗的一個是連生命都不保

的。

蓋達柯繼續告訴龐德：「女郎則被鎖閉在分開的蓬車內。你了解嗎？我們都不是吉普賽人，而是和異族的人。你應當忘記你們的一套觀念和規矩，沒不可因爲看不過眼而妄加干涉和過問。假使你眞的有所干預的話，他們將會殺死你的，甚或可能連我也一並殺死的。」

龐德說：「達柯，我有一個法國朋友，他的姓名是馬修司，是法國情報機構的負責首長。他有一次曾經對我說：『龐德，你是能夠見風轉蓬的。』我很喜歡他，因爲他能認識我的性格和作風。你放心，我是不會丟你的臉的。男人和女人作戰交手是一件事，女人和女人作戰交手是另一件事，兩者是不同的。這不用多去談了。讓我們現在談談另一件主題的事吧。關於炸彈的事怎麼樣呢？我的意思是指昨天你的辦公室被炸的事。關於這件事，你會告訴過我說你的吉普賽朋友會告知你是誰幹的。他剛才在這件事上有向你說過什麼話嗎？」

蓋達柯說：「這宗炸彈案是俄國人所僱用的那般傢伙中的一個頭子幹的事，是那個頭子親自放置的。他在同黨的協助下，把那枚炸彈運送到我的倉庫的外面，然後由他爬上一把梯子而把炸彈放置在牆壁那兒的。他雖然花了不少的工夫和氣力，但他的運道不佳，並沒有能夠達到炸死我的目的。這個傢伙是歹徒，是一個所謂保加利亞的『難民』，他的姓名叫做格連古。我稍後將要和他算賬的。他們爲什麼突然想置我於死？那只有天知道了。但不管他們是爲了什麼原因，而我卻是無論如何不能許可他們用這樣的手法來對付我的。爲了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再爲了警戒將

來起見，我可能在今晚稍遲的時間，決定來一下行動。我是知道這個歹徒在何處的。我已吩咐我的司機將車駛回去，爲我準備一些必需的配備。如何對付胆大到竟敢侵犯我的歹徒？瓦扶拉是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的。」

這時，一個年輕漂亮的吉普賽女郎從餐桌走來而至蓋達柯的身前，向蓋達柯施了一禮，然後說了幾句話。她的衣服，裝飾和所施的禮，全是吉普賽式的。

蓋達柯向龐德解釋道：「她奉命來恭邀我們入席。今晚她們都穿了最漂亮的衣衣服和佩戴了最好的飾物。這個來邀我們入席的女郎，是一個結婚的好對象。男人是値得和她結婚的。她不僅年輕、美麗、有魅力，而且她本人還有不少的黃金。這些黃金都是她的嫁奩，她將帶同它而入男家。」

蓋達柯和龐德向那張桌走去了。在這位吉普賽家長左右兩邊的兩個座位，業已整理收拾得很潔淨，以待這兩位嘉賓就座。

蓋達柯以一種看來很禮貌和友善的姿態，向席上的人打了一個招呼。每個都很禮貌斯文地點頭，以作答禮。蓋達柯和龐德分在兩邊的座位上坐下了。

在他們兩人面前的桌上，各放有一隻大碟——碟內有着一壺强烈氣味的東西，一瓶拉基酒，一水壺凍水。桌上另有好多瓶未曾開過的拉基酒。當蓋達柯拿起酒瓶爲自已面前的酒杯斟了半杯後，桌上各人都也學他的樣子而爲自已的杯內斟了半杯。蓋達柯加了一些水在杯內，然後向桌上

各人舉杯。龐德也隨着蓋達柯舉着酒杯，向席上各人說了短短的幾句話後，他們都各將自已的酒杯舉起了。席上的氣氛，顯得輕鬆了些。

十、血腥屠殺

在龐德鄰座的一個老婦人，遞了一片麵包給他，並說了一句話。龐德微笑地望着她，而用英語向她說了聲「謝謝你。」龐德看着蓋達柯如何做而跟住做。蓋達柯一隻手拿着一片麵包，另一隻手則去拿了一片肉而送進嘴內。當龐德也照着蓋達柯的做法而做時，蓋達柯忽然出聲說：「龐德，用你的右手把肉送進嘴內去！在他們的傳統習俗中，左手是只有一個用途的。」龐德於是立即改正了。

入境問俗，龐德吃這頓晚餐是完全遵循吉普賽的規矩，他完全跟着蓋達柯行事。

一盤清水送來桌上了，並有一塊潔白的佈置於龐德和蓋達柯之間的桌面上。龐德在盤中清水內洗他的手指，並用那塊白布抹乾手上的水痕。接着說了幾句感謝的話，由蓋達柯譯述了給衆人聽。席上每個吉普賽人的嘴內都喃喃有詞了，似在讚許龐德的謙恭有禮。他們的家長向龐德鞠躬施禮，並向龐德講了三幾句。

據蓋達柯的解釋，這位吉普賽家長自認討厭所有的外國人，因爲那班外國人都存有民族優越和歧視的心理，但他對於龐德却例外。他不單不憎厭龐德，而且還很高興自豪地稱龐德爲我的朋

友。他們都很喜歡龐德這個外國人。

這位家長接着握緊了拳頭，在桌面上敲了一下。每個人都立即從座位上起立了。他們開始把所坐的椅凳搬走，而把它們有秩序地放在那跳舞的圓台的四周地面上了。

蓋達柯自長桌的那一邊走來龐德處。他們兩人緩步走離桌子。蓋達柯說：「龐德，你的感覺如何呢？他們現在去帶那兩個因情愛而成仇的女郎了。」

龐德點了點頭，沒有出聲。但很欣賞今天這個晚上。這頓晚餐雖然沒有什麼旨酒佳餚，但他很喜歡這樣的氣氛。蓋達柯引領着龐德向圓台那兒走去。這時，明月高懸，清光照射地面，整個菓樹園內顯得非常的寧靜。在圓台周圍的長凳上，此刻只有那位家長獨自一人坐着。蓋達柯和龐德在他的右邊的凳上坐了下來。

這時，一隻綠睛的麗貓緩緩地經過跳舞的圓台而加入那班小孩子群中去了。那班小孩子，現今都各安靜的坐着，一改先前的嬉笑歡態。好似他們被召來，準備上課，聽取某個教師在圓台上向他們講解課文的樣子。

在高牆外傳來了馬嘶的聲音。外面遠遠的路上，又傳來單車的響鈴聲，好似那單車正在下坡疾馳中，不住地響起鈴聲，以警告前面的路上的行人和車輛。

不一回兒，牆門自外面被推開了，兩個女郎進門來了。她們像兩頭野貓一樣，臉上都呈現着憎怒之容，似乎彼此不共戴天的樣子。她們經過草地而走向圓台了。

兩個女郎面向着家長而分立在左右兩旁。這位吉普賽的家長開始以一種含有譴責意味的聲音向她們兩人致詞了。

蓋達柯舉起一隻手來掩在自己的嘴上，以低低的聲音向龐德說：「瓦扶拉對她們講，他是吉普賽族中最大的一族，族望甚高，一向都和睦相處，而今，她們竟爲本族帶來了傾軋和糾紛。」

蓋達柯低聲向龐德續道：「瓦扶拉說，自己一族的人應該彼此相親相愛；忿恨和敵視只應對待外族的人，不應該對待自己人。他說她們所掀起的嫉妬糾紛，必須及早清除淨盡，俾使本族能夠繼續和平地生存下去。她們將要實行決鬪以定是非成敗。倘若失敗的一方僥倖未被殺死，也將一定會被永遠地逐出本族之外。這放逐的處罰，不啻處死刑。吉普賽人的文化，生活習慣，乃至謀生技能等，都是與我們格格不相入的。因之，被放逐出的人，是不能在他們族群之外生活下去的，他們將會像一朵花一樣很快枯萎而死的。」

當蓋達柯解釋的時候，龐德一邊聽着，一邊則注意地端詳着這兩個美麗的吉普賽女郎之面貌。兩個都具有典型的吉普賽女人之美。其中一個的身材比另一個約高半吋，體格也比較强健些，龐德心想這個女郎的勝到成分是比較高些的。倘若這個女郎可以比喻爲一頭雌獅的話，那另一個女郎則可以比喻爲一隻雌豹。龐德的目光一直在兩個女郎的身上打量着，把她們自頭至脚看個仔細無遺。據蓋達柯低語告訴龐德，這個身材較高，體格較强的女郎——也就是可以比喻爲一頭雌獅的女郎——名叫左娜。

瓦扶拉——家長——向她們致詞完畢後，兩個女郎開始作生死搏鬭了。龐德從蓋達柯的轉告中，獲知另一個女郎的芳名叫薇妲——就是龐德認之爲一頭雌豹的女郎——獅豹相遇，各自發揮了極大的野性。從初發的一手看來，獅是未必能勝豹的。

兩個女郎爲愛情作殊死搏鬭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彼此都存了誓不並立於世的決心。她們一經交手後，便把人類原始時代所殘餘的野性獸性，毫無保留地盡行發揮出來。她們是徒手搏鬭而不借助任何武器的。她們的武器就是她們各自的手、脚和牙齒。兩人的搏鬭一開始，就顯得非常激烈。兩人都恨不得三下兩下就把對方消滅。龐德看得緊張之極，但見她們兩人拳來脚往，忽而互扭作一團，忽而都跌倒在地，忽而你的嘴咬我，忽而我的嘴咬你。有時看來，似乎這個佔了上風，但迅卽之間，那個似又轉敗爲勝了。圍着圓台而觀的吉普賽女人們。精神的緊張和心情的焦急，似乎並不遜於交手的兩方。她們不時情不自禁地叫喊着，有的叫喊左娜應薇妲注意和提防對方的攻擊，或是爲交戰者壯威助勢。有時，她們的叫喊聲，完全是一種緊張、驚懼、焦急的呼聲，並無偏袒任何一方的存意。

兩個女郎在互相劇鬭了幾分鐘後，彼此身上的衣服已幾乎全不存在了。在皎潔如水的月光下，她們兩人肉帛相見，繼續作生死的鬭爭。龐德看得幾乎透不過氣來。他雖然不暇分心去一看蓋達柯此時的反應如何，但他却能夠感覺到在他身旁的蓋達柯也正在緊張地透不過氣來。

兩個女郎現在互扭作一團，彼此之間已無衣服的阻隔，肌膚相接，而各自用牙齒在對方的身

上亂咬了。那個身材較高而體格較强的名叫左娜的女郎，似已精疲力竭的跌倒在地上，她似已全無還擊的能力，只是由雙手掩蓋在自己的臉上以資保護。那個較小較弱的名叫薇妲的女郎，既已存了非你死卽我亡之念，當然不肯就此歇手，她是必然要乘勝追擊，以取得最後決定性的戰果的。

薇妲用力握住左娜掩護着面孔的雙手的腕部而猛打，把左娜掀躺在地上，她然後將自己的身體置於左娜的身體之上，並張開了她的兩片朱唇，用她的潔白的上下兩排的牙齒，去咬左娜的頸喉部位了。龐德是個鐵石心腸的硬漢，素來不輕易一動感情，但此刻也忍不住不寒而慄了。

突然之間，在圓台之後的黑暗中有火焰升起了，同時有一陣很大的聲音觸入龐德的耳內了。

菓樹園內頓時充滿追逐奔走的男人。吉普賽家長瓦扶拉迅卽從座櫈上起立，手持着匕首往前行。蓋達柯手上持着一支鎗跟着。當瓦扶拉行經那兩個先前作生死鬭的女郎之前時——現在，她們兩人渾身戰慄地站立着——向她們厲聲吐出了一個字。她們迅卽轉身而行，很快地在大樹之後消失了她們的身影。

龐德跟隨在蓋達柯之後。他一向隨身所携帶的手槍，現今也轉而在他的手上了。他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也不明白接着而來的將有些什麼事。現今，在菓樹園內的男人群中，發生互鬭了。一個看來像是保加利亞人的漢子，從吉普賽男人群中來攻擊龐德了。那人向龐德的腹部一拳打來。接着，兩個矮小的黑色的男人，手持着短刀，也向龐德奔過來了。龐德本能地向一旁閃去，

讓那兩個襲擊者也隨着他而將身體向一旁移動。這樣，那兩個人的身後就不再有人群了。

龐德不再遲緩，以手上槍的瞄準那兩個人的腿部膝蓋處，連發了兩下。那兩個人無聲地倒臥在草地上了。兩顆子彈已消耗出去了。槍膛內只有六顆子彈留存了。稍後的發展如何，龐德無從預知，六顆子彈是否夠用，難言得很。龐德覺得爲了穩妥起見，不能浪費這六顆子彈。

就在這個時候、對面有一把刀飛來，經過龐德的頭頂跌落在跳舞的圓臺上，發出鏗然的聲響。那把飛刀經龐德的頭頂上空時，距離他的頭髮只不過吋許，倘若稍低一二吋，龐德的頭顱危知。龐德知道現在自己在很危險的境界中，非特別打起精神不可。

龐德見到有兩個男人從黑暗處奔出，正想以蓋達柯爲襲擊的目標，其中一個突然停住了脚步，舉起手上的刀擲過來了。龐德忙勾動槍機向那人射擊去。他並沒有來得及瞄準，那人却在槍聲一響後，跌倒在地了。另一個人見狀不妙，便拔脚飛逃，在樹後消失身影了。

蓋達柯叫道：「這班傢伙就是那些保加利亞的歹徒。我的天呀！我不懂他們爲什麼竟會做出這樣的事來！」

這時，龐德的身後，又有人來襲擊他人。龐德、蓋達柯，還有那位吉普賽的家長瓦扶拉，左右前後應戰，殺得昏天黑地。最後，襲擊者中只剩下一個拚命往外面的路上奔走去了。蓋達柯高聲喝道：「龐德，快開槍，快開槍射擊！那個傢伙就是格連古！」龐德不敢遲緩，便立卽勾動槍機，向那個拚命奔逃的暴徒射擊去。但時在黑暗的晚上，目標又在三十碼外，是很難命中的。當

龐德想再瞄準的時候，那個名叫格連古的保加利亞暴徒，已登上停放在外面路上的一輛林勃烈汽車，向山下疾駛去了。

菓園內現在除了傷者的呻吟聲外，一片靜寂。龐德和蓋達柯、瓦扶拉，在倒臥在地上的死傷者的身體之間走過。那些吉普賽人，也都從各處出來了。

龐德搖了搖頭，他的內心有着一連串的疑問。先前所發生的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十或十二個人在現場暴亂中被殺死，損失犧牲如是之大，爲的是什麼呢？他們特來發動一場戰事，對象究竟是誰呢？龐德自思，認爲他們所要殲滅的對象不會是他的。看來，他們所要滅之而後快的人是蓋達柯，昨天他們不是曾用炸彈想殺死蓋達柯嗎？今晚的這場大動亂，已是他們的第二次對蓋達柯下毒手了。這是不是和那個女郎羅曼華的事有關係聯結起來的呢？

龐德的內心又把剛才的遭遇經過，作了一番回憶，他的精神感到有些緊張，心情感到有些憂慮了，照理，在經過這樣一場大禍患後幸得安全無恙，是應該感到欣幸，心情應該有一種大大輕鬆的感覺。可是，龐德的心頭却反而覺得沉重。他自覺他的心頭有一層陰影籠罩着。

蓋達柯看着躺臥在地上的一具具屍體，他來到龐德的身旁和龐德的目光相接了。龐德滿臉怒容地說：「你這殘忍的蠢物！你爲什麼不能在事前作一番更好的注意和防備呢？你是應負起這樣一件事的後果的責任的！」

蓋達柯羞愧地微笑了一下。「龐德，現在作譴責是沒用的了。你剛才屢次救了我的性命，我

自知是永遠無法報答你的。龐德，請你寬恕我。」

龐德猶有餘怒說：「達柯，不用說儍話了。我談不上什麽救你命的恩德不恩德，我只知道在這樣的場合，有槍在手，就得使它發揮它應有的作用。但你的槍却沒有能夠發揮它的作用。我想，你最好能夠弄一支可以發揮作用的槍在手。這些話不必去談了。現在看在上帝的面上，請你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罷。今晚的血腥味太重了，我有些受不了，我想再喝一些酒。剛才還有一些拉基酒剩下。來罷，我們去飲一杯吧。」他伸手去握住蓋達柯的手臂，向前走去。

那張長條桌並未受到戰亂的影響。龐德和蓋達柯走到長桌前。躺倒在菓樹園內地上的十多個人，死的當然是一瞑不視了，但那些身受重創而並未斃命的人，却不停地發出了凄厲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聲。

蓋達柯搖了搖頭說：「我們不久就可查知這般傢伙究竟意圖幹什麽了。我的朋友現在已在查究中。我深信他們是絕對不會寬恕我在今晚所做的事的。今晚，他們的損失犧牲太重了。我剛才會檢視過地上的每一個死或傷者的軀體，發現到他們有五個人被我們殺死。這五個人都已氣絕斃命而絕無回生的希望。」

龐德說：「這些吉普賽人殺死或負傷，是殊堪憐憫的，但他們對於你却不應抱怨。他們在當初為你效力而探查那般保加利亞歹徒的秘密和行動時，就應該清楚地預見到其中所含的危險性。」他拿起桌上的一瓶尚未飲完的拉基酒，為他自已和蓋達柯斟了一杯。「來罷，飲一杯罷。」

他們兩人端起杯來，送到嘴邊，一飲而盡。這時，吉普賽的家長瓦扶拉也走過來。他彎着身子，把他手上握着的那柄短刀，在地面的草上抹拭了一番，然後在一張椅上坐下。龐德斟了一杯拉基酒，遞到他的手上。他的神情顯得相當興奮。依龐德看來，這位吉普賽人似乎嫌這場戰事的時間短了些，以致未能使他殺個盡興。瓦扶拉接過酒杯，也一飲而盡，他接着說了幾句話。

蓋達柯向龐德作解釋道：「他說這樣的做法打的很對，你殺得非常好。他認為你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人物，現在他希望你能夠把剛才相互鬬的兩個女郎帶走。」

龐德說：「請你告訴他，不要說是兩個，就是一個，對於我來講，也是太多了。但請你告訴他，叫他不要誤會不是我看不起那兩個女人。她們兩人在我的眼中看來，實在是很好的好人。倘若他能允許我的請求，不再讓那兩個女郎繼續搏鬬下去，我就感到非常高興了。今晚，他們族中的男人被殺死的已夠多了，為了綿延種族的生存，他應該讓那兩個女郎為他們這一族多生幾個孩子。」龐德的意思是不希望見到那兩個女郎有一個被殺死或被放逐出去。

蓋達柯把龐德所講的話，譯述了給這位吉普賽家長聽。瓦扶聽後，又向蓋達柯講了幾句話。

蓋達柯又做舌人傳話了。他向龐德說：「他說你不該向他提出這樣一個使他非常為難的請求。他說，作為一個勇敢而良好的戰士，你的心腸太軟了。但他崇拜敬佩你。這個請求雖然是個難題，但他仍願答允你。」

龐德向這位吉普賽的家長投以感謝的笑容。但瓦扶拉却不暇理會，他以急促的神態向蓋達柯

有所言說。蓋達柯現出一付凝神注意的樣子而傾聽，不時插口發問一兩句話。

龐德雖然聽不懂他們兩人在講什麼，但却聽到他們的交談中，不時提及格連古這個姓名。在瓦扶拉講完後，蓋達柯滔滔而言了。蓋達柯的聲音中似含有一種很深的悔恨的意味，有時，瓦扶拉想插口講一兩句話，但都沒有辦法能夠使蓋達柯暫時停口片刻。在他最後一句話中，格連古這個名字又被提及了。

蓋達柯向瓦扶拉講完之後，轉過頭來向着龐德了。

他向龐德說：「我的朋友，這是一件很希奇古怪的事情。看來，那般保加利亞的歹徒們，是奉了命令來盡其可能而殺死瓦扶拉和他的族人的。這其實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他們知道了這位吉普賽人爲我工作的事。他們希望造成一場大屠殺。瓦扶拉當然是他們一個主要目標，我則是他們的屠殺的另一個主要目標。不待今晚，他們在昨日已經向我下了宣戰書，並且已經在昨日就對我作了戰鬪的行動。看來，他們並沒有把你視作屠殺的對象。這或許是因爲你是一個英國公民，新從英國來此，他們怕惹起外交的麻煩和糾紛，甚或報復和反擊。實在的情形是否如此，除了他們自己外，誰能知道呢？」

蓋達柯略頓了一頓後又說：「這場攻擊，並非臨時冒昧行事，而是經過良好計劃的。他們從山丘之頂，分路而下。這樣就可以不致因人多聲嘈而使我們聽聞到。他們是想趁我們全無戒備而來大殺一場的。這兒是在郊外，冷僻得很，在周圍數哩之內找不到一個警察。這正是他們可以放

心下手大幹一場的好地方。我決不逃避我的責任。我自認對於那般人太輕看了，以爲他們不會有什麼大事幹出來的，因之，對於他們全無戒心。這是我的疏忽、過失和錯誤，我願意對自己深深的譴責。」他的聲音含很深的悔恨的成分。

蓋達柯的神情顯得很困惑而不愉快的樣子。看來，他的內心似已作出了決定。他繼續說：「現在已是午夜時分，魯斯羅伊士汽車將要駛來這兒。在我們上床去睡之前，還有一些小事情需要去做。橫在這兒草地上的屍體，必須全部拋入博斯普魯斯海內去；這兒損毀的牆壁也必須從速修整好。在天色明曉之前，我們必須使這兒不留絲毫的戰亂殺傷的痕迹。我們的這位好朋友，希望你從速回去旅館。他說，待左娜和薇妲的傷勢痊癒後，她們就是你的人了。我們的這位朋友是通達而夠交情的人。我對於今晚所發生的災禍，深自譴責。他却不肯譴責我，而且不以我的自譴爲然。那般保加利亞人今晚被殺死了十個之多，但他仍嫌太少，希望能把那般壞蛋殺死更多幾個。現在他要我們和他握手告別。這是他今晚向我所提出的唯一的要求。他說，我們雖然是好朋友，但我們畢竟和他們是異族的人，他不希望我們見到他們的女人們爲不幸被殺死的族人哀傷哭泣的情景。」

蓋達柯伸出了他的巨大的右手，向瓦扶拉的前面送去。瓦扶拉握住蓋達柯的手。他的目光和蓋達柯的目光相接。就在這一片刻間，他的原本炯炯有光的眼睛，突然變得呆鈍無力了。他鬆開了蓋達柯的手後，將他的右手向龐德伸去了。他和龐德四目相接。龐德看出他的目光中似含有一

種傷感的意味，龐德心想，人畢竟是人，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對於慘死的族人是不能無哀悼之感的。

瓦扶拉鬆開了握着龐德的手後，向蓋達柯急急地說了幾句話，看來，似在向蓋達柯有所催促。接着，他就迅速轉了身，大踏步而向大樹的那邊走去。

蓋達柯和龐德走出了牆外。蓋達柯的那輛魯斯羅伊士汽車放在對面數碼外的路上。車內有一個青年男人坐在司機旁邊的座位上，蓋達柯指了指那個青年而對龐德說：「這是我的第十兒子，他的名字叫做鮑立斯。我想我可能需用到他，所以，我要他來這兒。」

這個青年男人轉過頭來，向龐德作了個禮貌的招呼。龐德認出他就是貨倉中那些職員中的一個。他的膚色黝黑，身材瘦長和他的大哥一樣，眼睛也是藍色的。

龐德和蓋達柯坐進了車內的後座。汽車開始向山下駛行。蓋達柯以英語對他的司機說：「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希浪特鮑姆廣場那兒的一條小街。當我要你停下的時候，我自會告訴你。你有準備好制服和那些配備嗎？」

司機也用英語答道：「是的，蓋先生，準備好了。」

蓋達柯說：「很好。現在你加速駛行的速度罷。」他說畢，將上身往後靠去，拿出了烟匣，他們兩人吸着香烟了。龐德凝視着車前的路面，蓋達柯也靜默着不出一聲。司機默默駕駛着汽車前進。那個年輕的鮑立斯，因為尊長同在，當然不敢擅自出聲講話。一時，車內靜寂得很。

十一、美人春睡

最後，仍由蓋達柯打破沉寂，他說：「今晚我在沒有殺死這個名叫格連古的混蛋之前，是絕對無法能夠閉睫入睡的。今晚在我的吉普賽朋友處所發生的事，是否與你和你來此地的任務有關係，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這之間是否有關係。總之，他們做出這樣的事來，是存心剃我的眼眉，是正式我向宣戰。我是絕對不能默默無所動作的。再說，倘若我不把這個名叫格連古的傢伙殺死，他在第三次向我突襲的時候，可能會把我殺死的。他已經在兩天內連續向我進攻了兩次，兩次不成，必有第三次。看來，他們不達到殺死我的目的，是不肯罷休的。他們在何時向我作第三次的攻襲，我不知道，說不定就在明天。我與其等來殺死，不如我趕在前面去先殺死他。」

魯斯羅伊士汽車，以很高的速度繼續駛行，在經過了一些夜深人靜而杳無一人的街道後，駛至一處廣場了。蓋達柯對前座的司機說：「把車開慢些。」片刻後，他又吩咐道：「停車。」

汽車在黑暗中的樹下停住，蓋達柯伸手去轉動車門的握柄，並說：「龐德，我們不會費去太長的時間的。你改坐前面的駕駛位上。倘若有警察走來，你只要對他講這樣一句話就行了。」蓋達柯接着講了一句土耳其語。「你記得這句話嗎？它的意思是說：『我是蓋達柯先生的夥伴。』警察在聽了這句話，自會乖乖地走開而不干涉你的。」

龐德以揶揄的聲音說：「達柯，我非常感謝你的這樣的囑咐。但我要告訴你。我願意和你同

去。假使我遵從你囑咐而呆在這兒，遲下有警察來到，要我向他說出你剛才所教我的那句話，而那句話却是我從未講過的一種語言，我的發音能夠使他聽得懂嗎？能夠使他不起疑心嗎？那位警察實會帶一大批土耳其人重來的。那時，他們問我話，我是一句都答不上來的。……好了，達柯，不要跟我爭辯了，你就讓我和你們一同走一趟罷。」

蓋達柯說：「假使我讓你同去，你不喜歡我的做法，可不能譴責和怨怪我。這將是一件絕對冷酷殘忍的謀殺行爲，我怕你那時會有人道主義的念頭生起。在我們的國家內，你可以讓一隻睡眠的狗躺在地上，但如果當牠將要咬你的時候，你就絕不容情地開槍射殺牠。你可不能講什麼武士的精神，要讓牠和你作一番比武決鬪，而後在堂堂正正的決鬪中殺死牠。你懂我的意思嗎？」

龐德說：「不管你怎麼講，我已準備好一顆槍彈，當你發射不中的時候，我會替你補上這一顆槍彈的。」

蓋達柯勉强同意地說：「好罷，我們走罷。我們將要走一段路才達目的地。他們兩人將由另一條路去。

蓋達柯從司機的手上接過了一根長長的行路手杖和一隻皮包，他把這兩件東西吊掛在他的肩上。他們下了車，在街道上行走了。

時屬午夜以後，街道上萬籟無聲，一片靜寂，只有龐德他們自己的脚步可聞。街道上沒有一個人可見，甚至連一隻貓兒都見不到。龐德和蓋達柯默默無言地走着。龐德覺得，這深夜的伊斯

坦堡，給予他的印象是殊不佳的。他對這個土耳其的大都市殊乏好感。

他們來至一條狹窄而惡臭撲鼻的巷口了。在前領路的蓋達柯，將脚步轉入巷口了，龐德跟隨而入。小巷的路面上汚穢不堪，到處都是垃圾廢物。蓋達柯吩咐龐德道：「當心你的雙脚。你不要拿倫敦或巴黎的標準來看我們的街巷。我們的人民是喜歡把廢物拋棄在街巷上的。」

陣陣的惡臭，撲鼻而來。龐德覺得無須注意自已的雙脚，但却不能不當心下自已的呼吸。他用手掌掩蓋着嘴和鼻孔，希望藉此少嗅到那些使人欲嘔的臭味。

他們沿着小巷前進而走至巷的末端了。蓋達柯仍在前面領着路。他由小巷的末端轉入一條汚穢的大道了。大道兩旁的房屋，全是一些小商店，此刻當然家家都烏燈熄火和關門閉戶着。他們兩人默默無言地走了約十分鐘後，蓋達柯放慢了脚步，並招呼龐德走至黑影處去。

蓋達柯語低聲地說：「這將是一宗簡單的行動。格連古就住在那邊。」他指了指路的一端。「他就住在那所陋房之內。那兒有一道前門通房屋，另有一道通往街的密門。他以爲沒有一個人知曉，其時，我早已知道了。我的司機和我的兒子，將由前門進入去。格連古必由另一道門想逃出。那時，我就開槍射擊他，讓他一彈畢命。」

龐德點了點頭說：「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們繼續前行了，靠近牆壓，沿着大道而行。在行了三幾分鐘後，格連古所居住的那間陋屋，清楚在望了。蓋達柯的神態開始顯得戒懼小心了，脚步放得很輕，似不想有足步聲發出。龐德

跟着在他的後面，受了他的影響，也提高警備戒懼了。蓋達柯來至在陋屋一邊前的一處時，停步了。他轉過身來低聲地對龐德說：「現在，我們必須暫時等待。等待我的那個人來到後，才可動手。」

蓋達柯的司機和兒子——扮成警察的樣子——他們身穿警員的制服——由另一路來到格連古的住處了。他們在格連古的陋屋的外面。蓋達柯吹了一聲口哨以資招呼和示意，兩方開始分頭行動了。

「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已殘酷」這雖然共產黨的格言，但蓋達柯却是服膺這句名言的。爲了洩忿，爲了報仇，再爲日後自身的安全，蓋達柯是必欲消滅格連古而後方能就枕安眠的。他不欲求得什麼武士精神的虛名。他不想在殺死格連古之前，讓這個保加利亞歹徒有所知警和戒備。他要出其不意暗殺。這在西方國家的人士看來，是一種冷酷殘忍的謀殺。這也就是蓋達柯在最初不願讓龐德同去參與的原因。

結果，蓋達柯必欲消滅之而後快的格連古，終於在蓋達柯的槍下喪生了。任務完成，蓋達柯和龐德離開了那兒，走回他們那輛汽車停放之處了。

蓋達柯說：「龐德，你能原諒和寬恕我今天的作爲嗎？」

「原諒和寬恕你？原諒和寬恕你什麼事呢？達柯，不用儘說傻話了。你今晚所做的事，我很受感動。你做得眞太好了。講到道歉和乞求寬恕，應該是我，而不是你。看來，是我帶來了很大

的麻煩給你的，而要你去應付。現在且不談這些事。說不定此刻在旅館內有我的信件也未可知。」

他們回去龐德的旅館了。據樓下櫃面的職員說，「沒有什麼人送來信件或打電話來留言。」蓋達柯拍了拍龐德的肩膀說：「我的朋友，不要擔心和焦急。明日上午，我會派汽車到你這兒來的。」

蓋達柯頓了頓，又道：「倘若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我們將可再作一些小小的探險以消遣時光。你上去收起你的槍，好好地睡一回兒罷。你是應該休息休息的了。」

龐德和蓋達柯道別了後，走上樓去，用鑰匙開啓了自已的房門，然後走了進去。月光從窗簾之隙透射了進來。龐德走去開了梳妝台的燈，脫去了身上的衣服，然後走進了浴室去。他在浴室內沐浴盥洗完畢後，熄了浴成的燈，又走回去臥室了。他拉開了一邊的窗簾，把一邊的法蘭西式窗門打開，然後立在那兒，向着窗外月光下的景物，呆呆地看着。微風吹襲在他的赤裸着的身體上，遍體生凉。他看了看錶，現在是深夜二時正。

龐德覺得有些疲倦了。他打了個呵欠，伸了個懶腰，把窗簾拉回原狀，然後彎身去關梳妝台的燈。突然之間，他整個人僵住了，在室內後部的黑暗處，傳來了一個女人的聲音：「可憐的龐德先生，你應該疲倦了，快上牀來休息罷。」這聲音似是從牀上發出來的。

龐德迅速地轉過身而向牀上望去。他的雙眼因爲一直望着月光，以致一時看不到黑暗處的景

物。他於是急急舉步向前，而走去開亮牀頭的燈。在粉紅色的燈光下，他看到牀上的情景了。在一條被單之下，臥着一個長長的身體。那個人的雙手十指的尖端露在被單之外。長長的棕色秀髮披散在枕上，胸部在不停地起伏着。

龐德這時已經定了心神。他輕輕地笑了一陣，然後伸手去撥弄枕上的秀髮。被單下傳來了兩下「唔，唔」的抗議聲（她的面孔也是由被單罩着的）。龐德在床邊上坐下來了。

被單下的聲音又傳來了，嬌脆悅耳。「你看來是很不正經的。」

龐德微笑着說：「你又如何呢？你是怎樣進來這兒的？」

「我走下兩層樓就到你這兒。我也是住在這家旅館的。」這聲音很有誘惑力，所說的英語，微含外國口音。

龐德說：「好，現在就遵你的吩咐而上床了。」他接着就伸手去掀被單。可是這位女郎却握住床單不肯讓龐德掀開，並發出抗議說：「不，不，你不能這樣做。」

龐德說：「但這是我的床，而且是你要我上床來休息休息的。你們女人眞是奇怪的動物。」他終於把床單掀開了。一個出奇美麗的女郎的芳容，出現在龐德的眼簾之前了。

龐德端詳着這張美麗的面孔。美麗的面孔上的紅暈加深了。龐德說：「我很高興相識你。我的姓名是龐德。」

兩人彼此凝視着對方。龐德以冷靜的神態看着這個女郎，似想從她的面孔上看出某些事來。

羅曼華的注視着龐德的目光中，似含有某種好奇的成分，片刻後，她的目光中有一種似感欣切的意味呈現了。兩人彼此凝視和端詳着，都默不出聲。他們之間有着片刻的靜寂。

最後，由女的出聲打破靜寂了。她說：「你看和照片中的一樣。但你的面孔上似乎比相片多加了某一些東西。這使我感到有些驚恐和狼狽。」她臉上的紅暈依然很深。

龐德：「你也使我感到相當狼狽。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之一。」他從床邊上起立，拿了一襲絲質的睡袍，披在他的全裸的身體上，然後在床邊的一張椅上坐上。

羅曼華的面孔又發紅了。她凝視着龐德而說：「你講的是眞話嗎？我覺得自己不夠美，我的嘴太大。我能像西方世界的女郎一樣美麗嗎？有人告訴我，我像那位鼎鼎大名的瑞典籍艷星格麗泰．嘉寶，是不是呢？」

龐德說：「你比嘉寶更美麗。你的嘴並不太大，大小恰好。」

龐德說：「對於我來講，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之一。在你的面孔上，有着很多輕鬆愉快的成份。」

羅曼華凝視着龐德而問道：「你的『你的面孔上有着很多的輕鬆愉快的成分』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

龐德的意思是認爲她在他的眼中看來，並不像一個俄國的間諜。在她的臉上並沒有俄國間諜的那種冷酷和斤斤計較的神情。她給人的印象是溫暖而愉快，龐德答道：「我的意思是指你的目

光中有着極合人情味的成分。」

羅曼華的神情顯得有些嚴肅了。她說：「這就希奇了。你得知道，在俄羅斯是沒有甚麼人情味的。是沒有一個人會講這類的事的。在今天以前，從未有一個人對我講過，說我的目光中含有很多人情味。」她接着思索出一些適當的字眼來讚對方。她在約半分鐘後又說：「你是很英俊漂亮。你的樣子看來眞像一個美國的電影明星。」

她料不到她的這句稱讚的話，竟獲得了對方的反應。龐德說：「你剛才所說的這句話，對於一個男人來講，可以說得是一種最惡劣侮辱。」

她的內心感到很大的奇怪。據她所知，在西方世界中的每一個男人，都是希望自已的樣子像一個英俊的電影明星的。她見到龐德不悅的反應，忙說：「我的意思是想稱讚你而給你愉快。在事實上，你酷似我所崇拜而愛好的一個英雄的。這位英雄在俄國的史書和小說中，是鼎鼎大名，他的名字叫李蒙托夫。將來，我會把有關他英雄事蹟和行徑，詳細講給你聽的。」

將來？龐德心想，現在正是和她一談公事的好機會。他於是凝視着仍躺臥在床上的羅曼華之美麗的面孔而說：「曼華，聽着。我們現在暫且停止講笑話，而談正經事吧。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他的目光中的神情，顯得非常的嚴肅。

她的雙眼睜得大大的答道：「當然是的！」

龐德的目光仍不放鬆地注視着她。「你能毅然決定嗎？」

她的目光中露出了一片眞誠的神情而答：「是的。」

龐德依然追緊地問道：「你不恐懼或害怕嗎？」她的眼光中有微微的異樣神情呈現了。她答道：「是的，我是有些害怕的，但我現在並不感到怎樣的恐懼和憂慮，因你會保護我的。我深信你一定願意而且能夠保護我的。這是我的基本的而堅定不易的信念，你說是嗎？」

「是的，我當然將會保護你的。你不用有所憂慮。我是會負起照料你的責任的。」龐德覺得現在該向她發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了。他問道：「那具機器怎樣呢？」

羅曼華的目光突然轉變爲很冷峻的樣子。她的臉上似有一種傷感的神情生起了。她的聲音也有一種凄然的意味。他說：「你所關心和需要的就是這具機器。」

龐德說：「曼華，你聽着。這具機器對於你和我之間係是並沒有甚麼作用的，但我的倫敦方面的長官和同寅却需要得到它。」他忽然記起了保密的意義，於是便補充說：「其實，他們想得到它，也並非認爲這是一件重要得不得了的事。他們已經知道了有關這種機器的一切。他們認爲這是俄國人的一項卓越的發明品，僅不過想得到一具以便仿製複造而已。這其實是很平常的事，有如你們俄國人時常仿製或複造西方的攝影機一類的東西一樣。」

「你在講謊話騙我。」羅曼華的眼睛一紅，珠淚奪眶而出了。她將被單拉上，罩住了自已的面孔。龐德伸手將被單拉下，握住她的一隻皓臂。但她却憤然掙脫了。

龐德說：「這該死的機器，累得你對我發生很大的誤解，但，曼華，你應該知道我的身份和

職責。我既負有這項任務，就不能不和你談及這具機器的事。好了，你既然不說，就讓我們忘懷了能它。我們其實是有很多的事可以一談的。我們可以談談我們如何安排同去英國的事。」

龐德又說：「老實講，我的倫敦的長官和同寅是想得到這具機器的，不然，他們也不會特地派遣我來到這兒而帶你去英國了。」

羅曼華把被單緩緩地向下拉，她的面目又呈現在龐德的眼簾之前了，她的目光仰視着龐德，而說：「我既然允諾過你們，我自會攜來的，不用擔心。我不希望你再提及它。現在，請你聽着！」她霍地從床上坐起來了。「我們必須在今晚走。因爲這是我的一個機會。今晚，我輪値夜班，自下午六時起，就只我一個人在辦公室內。我可以乘此機會攜走這具機器。」她的聲音顯得有些緊張。

龐德瞪着雙眼凝視着她。她的內心則在忙碌思索着一些他將要面臨的問題。他將把她暫時藏匿在何處？她和那具機器失踪後，他們一定很快地發覺到此事的，他將如何使她平安無恙地上了飛機呢？他們爲了她挾機器而潛逃的事，必定出盡多種手段以制止或破壞的。土耳其鄰近蘇聯，俄國人在這兒的潛勢力是絕對不可輕視的。他們會出動大批的人，在多條通路上截查的。他們會在自此地飛出的飛機上安放炸彈的。他們會無所不用其極的。

龐德迅速地思索了一會兒後，出聲講話了。「曼華，你的主意眞不錯，我們必須先把你藏匿在嚴密處所。然後，我們在明天早晨乘搭第一架飛出的飛機而離開此地。」

羅曼華依然坐着說：「不，你這個方法不好。我們應該乘搭火車離開此地。『東方快車』將在今晚九時駛離伊士坦堡。我們不能遲至明天早晨才動身。對於這樣重要的事，你以爲我沒有仔細地思量過嗎？我不想在這兒伊斯坦堡多逗留一分鐘，逗留多一分鐘，就多一分鐘危險。我們如果在今晚乘搭東方快車離開此地，我們將在黎明的時候到達邊境。你當然負責購票和出示護照。我則作爲你的妻而和你一同旅行。」她說到這兒時，臉上露出一種快樂的神情。她又說：「我很喜歡這樣和你同行。我曾從雜誌書本閱讀而知，東方列車的頭等車廂是非常舒服的，它好似裝有輪盤的活動的小房子一樣。在白天，我們可以偎依地坐着談天和閱讀書報；在晚上，你可以站立在我的房廂外面的甬道上爲我守護。」

龐德說：「你不要白日做夢了。曼華，你聽我講。你這個提議，是瘋狂荒唐的。我們如果乘搭火車去倫敦，需要四天和五夜的時間，在這漫漫的四夜內，他們將可在沿途的檢查，截獲捉我們。這個辦法是萬萬行不通的。」

羅曼華呆呆地視着龐德而說：「我認爲這是我們唯一可走的路。我當然一切要倚賴你。假使你是夠聰明機警的話，你可以施用多種巧計以迷亂他們的視線，他們怎能夠查知我們的行踪呢？」

羅曼華的提議乘坐火車，是出於她的蘇聯上級人員的主張。他們堅持地主張她和龐德乘坐東方號快車離開伊斯坦堡而去倫敦。所以，現在羅曼華也堅持地對龐德作出這樣的主張。她的腦內在回想着他們所以作此主張的理由。據他們對她說，火車廂實是鬧戀愛把戲的一個好所在，有四

月的時間相對於一室，是足可使龐德墮入她所佈設的愛情網內的。

待抵達倫敦後，她就不用有所憂慮了，因爲她在四日的火車途中，在愛情上完全俘虜了龐德，龐德必定出盡全力以護庇她而不使她在到達倫敦後遭受到一點點的麻煩。但如果她和龐德乘飛機去倫敦。到了英京後，她將會被英國人加以看管或囚禁的。因爲途中時間太短，她不能使龐德深深地愛上她，於是，龐德就不能事先自動地想各種護庇她之策，事後也不會出盡全力，不顧一切而營救她的。以此之故，在他們的這項計劃中，途中四日實是最基本主要的一個部份。他們又曾向她作過警告，說他們將派有秘密人員在火車內，每分鐘都注視着她和龐德，所以，她必須仔細謹愼地恪遵，他們所訂的計劃所給予她的指示。

這也就是說，祇有火車這一途，蘇聯方面方能嚴格地監視羅曼華，不使她生出異樣的心和玩弄出別的手法來。

他們旣有這樣一層深意暗存着，她覺得爲了表示自已的忠誠，也是必須勸使龐德答允她乘坐火車之議的。

她脈脈地凝視着龐德的若有所思的面孔，並伸出她的一隻纖纖玉手來按住他的手背上。她希望用這樣的柔情來軟化龐德的心，使出放棄坐飛機離此之議。

龐德默思了一回兒後，開聲講話了。他說：「我依然認爲你的想法是瘋狂而是危險的。但你旣然這樣堅持，我也好徇你的意思。我已經弄好了一份護照，現在乘搭火車，就必須取得南斯

拉夫的過境簽證，這項手續，我是必須從速去辦理好的。」他的凝視着她的目光中，露出了一種嚴峻的神情。「保加利亞是蘇聯的衞星國之一，我怕火車在經過保加利亞的時候，你會在那兒綁刦了去蘇聯。」

羅曼華咯咯地笑道：「我是會這樣做的，你不知道嗎？我的眞正任務就是綁刦你這個人？料不到你竟會看破。」

「曼華，不用講這樣的廢話了。我們現在就必須去從速辦理一應離開此地的手續。我將要去辦理購票定位的事。我將有一個我們的人員來帮助我們辦理各事。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你將一定會喜歡他的。記住，你自隨我出走之時起，你的姓名是露琳——孫大衞的夫人，不要忘記。你準備怎樣上火車去呢？」

「孫露琳，這是一個美麗的姓名。你當然是孫先生了。」她很愉快地笑出聲了。「你不要爲我擔心。在火車要將啓程駛行之前，我自會趕到的。那是叟基賽車站，我知道它在何處，並知道怎樣可以去到那兒。在這件事上，你是全不用爲我操心或擔憂的。我們用不着爲任何事擔心是嗎？」

龐德可不能像她這樣樂觀和肯定。他凝視着她而說：「人事的變化是難言得很。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是有着某些突然變化的情況而使我不能不擔心的。譬如說，你突然失去了理智；又譬如說，他們發覺你的異謀而把你捉住了。」龐德的內心，忽然對這個俄國女郎的信心，發生一些

動搖了。一陣思疑之念，在他的心頭生起了。

羅曼華的臉上現在很眞誠的色而說：「坦白地講，在我沒有見到你本人之前，我是的確心存恐懼的，但現在我是沒有一點點的恐懼之念了。因之，我是決不會有如你所說的失去理智之事發生的。我現在有着絕對堅決的信心，內心不存絲毫的驚恐之念，我怎會突然失去我的精神的鎮定和清楚的理智呢？至於你所憂慮的他們會捉住我這點，我認爲他們是不可能會在我們離開此地之前發覺到我的異謀的。我將會把所有我的東西，仍留在旅館的房內，而像平日一樣，只帶一隻皮包去辦公室。我是捨不得把我的皮褸留下而不帶走的，因爲我太愛它了。」

羅曼華看了龐德臉上的表情後又說：「但今天是星期日，這可以給我一個藉口而帶着它去上辦公室。今晚八時三十分，我將從容不迫地走出，雇坐一輛計程車去叟基賽車站。現在，你該可以打消你的憂慮了嗎？」她又伸出手去握住龐德的手腕了。「龐德，你把臉上的憂慮神色盡行驅散罷，並對我說聲你很高興欣慰的話罷。」

龐德坐在床邊上，握住她的一隻手，而低頭凝視她的秋水雙瞳。他的內心則在想着一連串的問題。

這個姿容絕世而敢作敢爲的女郎是不是一個騙子呢？她所說話是眞的由衷而發的嗎？她是一個眞的可以信任的女人嗎？龐德想從她的秋水雙瞳中獲得這個答案。但她的一雙美目，除了告訴他，她現今很愉快和她希望他能愛她外，就沒有其他別的意義能夠看得出了。

十二、惹火尤物

羅曼華這時仰臥床上，一隻玉手由龐德握着，她的另一隻手，則伸去龐德的頸後，用力把龐德的頭和上身攀向下來。她以微微顫抖着的兩片朱唇去迎龐德嘴唇了四唇相接，一場熱吻開始了。龐德這時改變他的身體的姿勢了，將雙腿移離地面而至床上，把整個身俯伏在她的熱得幾乎熨手的胴體上。他和她的胸部相貼了。他的嘴舌固然在忙碌地動着，他的手指也不停地輕撫慢弄着她的頭部各處。她的嘴內不時洩出令人銷魂蝕骨的「嗯嗯」聲來。一場熱吻到了彼此幾乎要窒息的地步時，四片嘴唇才暫時分開。但龐德的雙手却並沒有停止活動。他最後把罩在身上的被單完全掀開了。她的身上如他所料，並無片絲隻縷在。……

歐洲大陸上有着四通八達的鐵路網。隨着時代的推進，每條鐵路上的車行班次，是愈來愈密的了。但迄至現今，自伊斯坦堡至巴黎的東方列車（其間的路程是一千四百哩）仍每星期駛行三班。這貫穿歐陸東西而駛經好幾個國家的東方列車，在全世界是享有極大的盛名的。

龐德在伊斯坦堡的叟賽基車站月台下，第十次看他的腕上手錶了。他的手錶上的指針告訴他，現在是八時三十分了。他看達手錶後，目光投向停在月台內軌道上的火車車廂外部之上了。車廂外部之上有着金屬的字在，那些字是標誌着東方列車所駛經的各大都市，每個城市的名字都是由各該城市所屬之國家的文字審出的寫出的。但其中的「米蘭」一名，却屬例外，而不是用意大

利文寫出的「米朗羅」。爲甚麽有這個例外呢？龐德無心去思考，因爲他現今正在爲着羅曼華的倘未到來而焦急。他掏出了手帕，抹了抹臉上因焦急而生的汗珠，該死的這個女郎，現今在什麽地方呢？她到現在還未到來，是不是已經被他們發覺到而捉住了呢？她是不是臨時生起別的念頭而取消了原議呢？是不是因爲自已在今晨在那張大床上弄得她太辛苦害怕他而致反悔呢？龐德在內心設思着各種的原因，以求解釋羅曼華爲何至今仍未來到車站的一事。

時間毫不容情的一秒秒鐘過去，在龐德第十三次看他的腕上手錶時，已是八時五十五分了，距離東方列車駛行的時間只有五分鐘了。看車站和車上員工的那種緊張忙碌的情況，他們在開始作着火車駛行的一應準備工作了。車廂內的很多乘客。都探首窗外，在向台上送行的親友們揮手道別了。站長握着指揮開動的旗子，在準備一揮了。又一分鐘過去了，時間已是八時五十六分了。

龐德臉上的汗珠頻頻而出，他已不暇掏出手帕來抹拭了，因爲他要凝神注視着月台的進口處，希望能夠見到這個該死的女郎來到。八時五十七分，八時五十八分了，按照規定的行車時刻，列車只有兩分鐘就要駛行。列車前列的若干節車廂的門，已在發出砰砰的關門聲了。她一定是不會來到了，龐德的內心已敢作出這機的斷言」。

當龐德正感到絕望而列車已在開始蠕蠕地向前移動時，面罩黑紗的羅曼華終於及時趕到，由列車的最後一節車卡的門登上車了。龐德於是趕緊跳上了車，沿着鋪有地氈的甬道，而走向他預

定的廂房去。

廂房的門有一吋的縫開着。龐德推開了門，走了進去，接着，隨手把門關上。她已在靠窗的座位上一角坐着。她向他而說：「龐德，看來，你對於我不夠信心。」

龐德在她的身旁坐下，凝視着她而說：「曼華，假使這兒房間比較大些的話，我一定把你按在我的膝上，重重地打你一頓屁股，方快我心，你幾乎使我急得發作心臟病。剛才我的心神那樣的焦急要使我至少少活五年壽命。你來得這樣遲，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呢？」

「沒有甚麽事發生。」羅曼華一面孔若無其事的神情。「你想會有甚麽事發生呢？我已經向你說過，我一定會準時來到這兒，現在我不是履踐了我的諾言而來到這兒嗎？你的着急，可以顯示你對我缺乏信心。我敢說，你對於我所携的東西，比對於我本人更感興趣和關心。」

龐德向旁邊看去，見到在她的旅行皮箱之旁，有着兩隻很小的匣子。他的目光又移向她的臉上了。他伸出手握住她一隻玉手的皓腕。並說：「感謝上帝，你總算平安無恙。」龐德的目光中似含有一種慚愧負疚的神情。看來，好似他承認她對他的指責確是說得不錯。他平心而論，確是對於她所携的嫁奩，比對於對她本人更感關注。

龐德的一隻手，依然握着這個女郎的皓腕。他的另一隻閒着的手，則從烟匣內拿出了一枝烟來，用打火機燃點而開始吸了。這時，火車業已駛出車站，而在逐漸加快駛行的速度了。龐德吸着香烟，目光望着窗外，腦內則有所思索着，羅曼華以柔情的目光凝視着他，內心則在想，這個

男人現今似沉入於深思的境界中，他究竟在深思甚麼呢？他是在有所憂慮嗎？憂慮甚麼呢？憂慮他和她兩人以後的安全嗎？她很想告訴他，他是沒有甚麼可以憂慮或恐懼的。但她能夠這樣對他講嗎？他能夠把她的上級對她所講的話告訴他嗎？

× × ×

在傍晚時分，她在她的辦公室內，她的主管長官——秘密警察在土耳其的最高首長——以一種欣悅的神情，指蘇聯一隻皮囊而對她說：「上士，這就是你去英國的護照，一具嶄新的密碼電訊機。在你達目的地之前，你切切注意，不要解開來看，也不要讓它拿出你的廂房之外。不然，那個英國人就會把它拿走，而棄你如遺的。這是他們所渴想得到的一具機器，他之所以肯自倫敦來到這兒，又肯携你同英國本土去，完全是看在這具機器的分上。你切切不可讓它從你的身邊拿走，否則，你的任務和職責就會全盤失敗的。你完全明白了解嗎？」

當羅曼華在回想一兩小時前的事時，龐德忽然立起了身，伸手去把窗子的帆布帘拉下，讓廂房不再看到外面的一切。他接着把身體更向她靠近而坐了下來。她也把她的膝邊略略移動，使她和他的身體可以互觸及。龐德的雙目中有慾燄現出了。他開始動他的嘴和手了。羅曼華似在有心挑逗他慾燄的高升，盡量發揮了她的性感能力。於是，兩人的一場熱吻開始了。

當他們吻得正熱烈緊張的時候，連續兩下的輕輕敲門聲，傳入他們的耳內了。龐德鬆開了摟抱着羅曼華的雙手，從座位上起立，由褲內掏出了一方帕，抹了抹嘴上唇脂。他向她說：「這一

定是我的朋友蓋達柯。我必和他晤談一回兒。我將會吩咐侍者來爲我鋪床的。當侍者進來鋪床的時候，你留在這兒，不要外出。我去和我的朋友晤談，是用不了多少的時間。」他向她凝視了一回兒，然後，才走去開門，而走出了門外去。

蓋達柯在門外的甬道上，嘴上啣着一支香烟，龐德走了過去，而在蓋達柯的魁碩的身體一旁立定。

蓋達柯低聲地說：「我要告訴你的消息，是並不愉快的消息。據我所知，他們有三個人在這列火車上。」

這對於龐德來講，確是一個令他萬分驚異的消息。他的心頭一震，嘴內不禁地吐出了「啊」的一聲。

蓋達柯又說：「我們見到那間廂房內，有三個面貌陌生而形跡可疑的男人。很顯然的，他們是以你和個女郎爲監視和跟踪的對象。」蓋達柯的目光向左右兩邊看了一看後又說：「這個女郎很可能是個兩面人，你說是嗎？」

龐德的內心頓時感到一陣冰冷，這個女郎一定是個釣餌以誘他上釣的。他忽然想及了那具密碼電訊機。

龐德心想，那隻袋內可能藏的是別的東西，並不見那具機器，他於是對蓋達柯說：「你在這兒等一等，我要進房去一回。」

他走去輕輕地敲門。接着，他聽到裏面的轉動門鎖和拉開門鏈的聲音。他於是推開了門而走了進去，隨手把門關上。羅曼華現出頗感意外的神色。她以爲敲門的是進來準備鋪床的侍者，沒有料到龐德這麼快同來。她微笑地望着他而問道：「你和你的朋友已經談完了話嗎？」

「曼華，坐下，我有話要和你談。」龐德的神情和語聲都顯得很認眞而嚴肅的樣子。

羅曼華臉上的笑容迅即消逝了，她的神色顯得很冷靜的樣子。她遵從龐德的吩咐而坐了，雙手分擱在兩腿上。龐德立在她的面前，目光低垂地凝視着她的臉上是否有心虛恐慌或犯罪負疚的神色。沒有，她的臉上有的，只是詫異和冷靜鎮定的神情。

龐德在凝視了她約一分鐘後，出聲講話了。「曼華，聽着。現今有某些事已經來臨和發生了。我現在必須解開你的那隻袋來，看看那具機器是不是在裏面。」

羅曼華的神色頓時顯得頗不悅的樣子。她以冷淡的聲音說：「你不相信的話，你去把袋拿下而解開一看罷。」她說畢，把目光自龐德的臉上移向她的雙膝之上的双手了。她的內心在想，她的長官所預料的事，現今果然來臨了。長官曾經告訴她，這個英國人所關心和需要的，並不是她這個人，而是這具密碼電訊器。這個英國人在機器一到手後，便會把她遺棄的。現今，這個英國人果然明白地表露出他的意願了，在上車不久，就來動這具機器了。說不定，他會把她拋出疾馳中的車外的。「喔，我的天呀！」她的內心在暗暗叫道：「這個男人就要對我做這樣的事了！」

龐德伸手去把那隻很重的皮袋拿下而放在座位上，他拉了一邊的拉鍊，而將目光向內望去。

是的，裏面有一具頗似打字機的灰色金屬的物件在。他把袋的鏈拉開一面，轉向着這個女郎，而問道：「這是不是密碼電訊機？」

羅曼華向袋口投了一瞥而後答道：「是的。」

龐德把拉開的拉鍊又拉同上了。接着，他把那隻沉重的袋自座位上拿起而置同原處了。然後，他在羅曼華的身旁坐下，以較爲溫和的聲音對她說：「在我們所乘的這列火車內，有着三個蘇聯的秘密警察人員在。我們知道這三個人是在星期一這天，抵達你們在伊斯坦堡的秘密機關的。曼華，他們到這兒來是做甚麼事的呢？」龐德的目光則凝視着她臉部，端詳和審視着她的反應的神色。

羅曼華的目光本來是低垂着的現在抬起來而仰視龐德了。她的雙目中已有淚水生起了。小孩子們做錯了事或壞事被大人看破後，常會有淚盈於眶或哭泣的反應和表現的，她現今的情形是不是如此嗎？龐德仔細端詳着她，但却看不到她的臉上有絲毫犯罪負疚的神色。她除了淚盈於眶外，臉上所有的，只是一種驚懼恐怖的神情。

她伸手去向龐德，但在半途又縮同了。她以凄哽的聲音問道：「你在得到了這具機器後會不會把我擲出車外去呢？」她仰視着龐德的目光中，有着恐懼，乞憐和盼求解答多種意味的成分。

龐德說：「我當然不會做這樣的事的。你不用講這樣的傻話了。」他的神情顯得頗不耐煩的樣子。「現在，我們必知道這三個人要幹甚麼事？他們究竟爲了甚麼事而來？你知不知道他們到

這列火車來的事呢？」他在講話的時候，目光緊緊地盯視在她的臉上，想從她的神色表情中看出一些線索來。但他所能看到，只是她的一種大感放心和釋慮的神情。

羅曼華擔憂龐德會把她拋出疾馳中的車外去。現在他說他不會這樣做。她的神色表現出釋慮放心了。

她臉上除了這種釋慮放心的神色外，還有其他甚麼表情呢？龐德渴望自己能夠觀察得出來。因之，他目不轉瞬，依然將他的銳利的目光，注視她的面孔。在他看來，這個女郎的臉上除了釋慮的神色外，是確有分別一些表情的。這種表情可以顯示出她有某件或某些事隱藏內心而不願告人。她所隱藏而不願透露的事是甚麼呢？龐德當然渴望想知曉，但她既然有心隱飾，如果向她發問，也是徒然的。因之，龐德依然不出一聲，凝視着她，希望能夠憑自己的銳利目光而看穿她的內心所藏。

在龐德的眼中看來，這個女郎的表情在生起着變化了。這種變化的表情，似可表示他的內心在作着某種的考慮而一時不能作出決定。龐德依然目灼灼地在想看穿她的心頭。她似乎抵受不住他的目光的逼視。她竭力讓自己的目光避開他的視線。約兩分鐘後，看來，羅曼華的內心似在經過一番考慮後而作出決定來了。

她舉起她的右手來，用手背抹擦她含有熱淚的双目一下，然後把上身略向前傾，而將她的右手伸出去擱在龐德的膝蓋上。她的手背上的淚痕，清楚可見。她把頭抬起仰視龐德。她和龐德四

目相接了。她目光露出一種似是逼使龐德相信她的神情。

她說：「龐德，我並不知道這些人在這列火車上的事。我曾經聽到我們的人說，他們這三個人定在今日離開伊斯坦堡而去德國。我認為他們去德國一定是乘坐飛機的。你剛才向我所發出的問話，我所能回答和告訴你的，就是這麼多。龐德，在我們抵達倫敦而走出我的那班人的魔掌所及範圍之外之前，你最好不要向我發問任何事。我所說過我能做到的事，現在我已經做到了。我所作的諾言，現在我已經履踐了。現在，我和我的機器已經在這兒了。你應該對我具有絕對的信心。你不必為我們的安全擔太多的憂心。我敢斷言這三個人的在這列火車上，並不意味着對我們有任何損害或不利。你該信我的話。」羅曼華雖然嘴上這樣說，但內心不免暗暗思疑她的能作這樣的肯定斷言嗎？克莉柏上校所告訴她那話都是實話嗎？可是，她又對她受到的命令。具有絕大的信心，她信這三個人之出現於車上，只不過是暗中監視她是否忠實執行她的任務，只是監視她有無背叛的言行做出而已。她說後，美目凝視着龐德，想看出臉上是否有相信她的神情。

龐德聳了聳肩，從她身旁的座位起立。「曼華，我知你的內心有着某些事隱住而不肯讓我知道。你認為我們在途中是會安全無事的。我們可能會安全無事的。這三個人的也乘搭這列火車，可能只是偶合的事，他們並非以我們兩人為跟踪和監視的對象。我現在需要去和藎達柯談談，以決定下這些人的出現在火車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曼華，你不用擔憂，我們是會照料和保護你的。不過，我們也不能太大疏忽，現在必需特別謹愼小心。」

龐德向廂房內四周看了一遍。然後按了用召喚侍者的鈴。接着又對羅曼華說：「曼華，不要憂慮，在侍者鋪好了床而走後，你就上床去睡。倘若有人敲門，你除非確定是我，否則，切切不要開門。蓋達柯是一個才幹卓越的人，我將和他商量一下對策。」

侍者應召而來敲門。龐德開門讓侍者進來後，他自己則走出門外去了。蓋達柯依然站在甬道上，龐德走過去，把他和羅曼華適才談話的內容，告知蓋達柯。龐德却說他曾審視過她的神色表情，研究過她的措詞和聲音，覺得他是能夠信任得過她的。

但龐德要想使蓋達柯贊同他信任這個女郎的理由，却殊不容易。當龐德費力地解釋他所以信這個女郎的理由時，蓋達柯的嘴邊唇角，總是現出一種似嘲若諷的神情來。

在龐德講完後，蓋達柯嘆了一聲氣，然後說：「龐德，你現今是在擔承任務中。這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今天我們已經費去了大部分的時間爭辯這些問題——乘坐火車的危險性，將那具密碼電訊機經由外交公文袋的方式運去英國。不錯，她是無條件投降了你，但在同時，你得承認你也完全投降了她。你卽使不是完全投降了她，但你現在已經決定給他信任。今天上午，我曾經和局長通過長途電話。他說他願意支持你的決定，他把這件工作交給了你，就由就你做主一切。但他並不知道在這列火車上有個蘇聯的秘密警察人員，而我們在事先也不知道有此事。不管怎樣，有這三個人的在這列火車出現，我認為我們就得改變所有的觀點。你說是嗎？」

龐德應了一聲道：「是的。」

蓋達柯接着又說：「那麼，我們現在唯一應做的事，就是排除或消滅這三個人，把他們逐出火車之外。天知道他們在這兒是為了甚麼目的。你剛才告訴我，這個女郎說他們的也乘坐這列火車，只不過是偶然巧合的事。我就不信這樣的說話。不管怎樣，有一件事却是確定無疑的，就是我們絕對不能和這三個人同乘一列火車。對嗎？」

龐德應道：「當然啦，我們不能許可和他們同車。」

蓋達柯又說：「好罷，這就交給我去辦罷。至少在今晚，我們所在之地，仍是在我的國土內，我在我的國土內，是有一定的權力和威力的，而且錢也不成問題。我是不能用殺死的手段和方法以排除他們的，因為如殺死他們，這列火車的行駛就要受到遲延。而你和這個女郎也將會受到牽涉。我雖然不擬採用謀殺的方法，但我自會安排某些行動以對他們的。他們中的兩個是廂房臥鋪之客，其中一個——也就是他們中的領袖——嘴上蓄有鬍髭，並經常咬着一隻小的板烟烟斗，則在你們隔壁的廂房內，就是第六號廂房。」蓋達柯轉過頭向六號廂房的所在看了一看。

蓋達柯接着又說：「這個傢伙所持的是德國護照，護照上用的姓名是彭詩，職業是商業推銷員。那個皮膚黝黑的傢伙，是個阿美尼亞人。他的廂房是第十二號房。他所持的也是德國護照，護照上的姓名是戈法白，職業是建築工程師。他們所購的車票都是赴巴黎的。我已經見到過他們的護照，車票等文件。我的身上有一份警務人員的身份證，當我把這份身份證出示給車長看時，他就毫不留難地讓我進去看他們所放在房的護照，車票等文件。」

龐德默默地傾聽着蓋達柯的繼續講述。

「他們之中的第三個人，就是我們曾經在潛望鏡中所會見到的那個頸後有瘍腫斑痕的人，現在面對一看，原來他的正臉上也有着斑斑的。此人看來是個痕蠢笨，醜惡而兇狠的傢伙，具有很深的獸性。他所乘的不是有臥舖的廂房，而是頭等車的座位，就在我的車廂的隔隣。我沒有能夠看到他的護照。他在火車抵達邊境之前的期間，是不會出示他的護照的。但他的車票——」蓋達柯像一個變法的人一樣，驀地從他的外衫的口袋內拿出一張黃色的頭等車票。他把那張車票，用手指在上面彈一彈，隨即又把它收回了衣袋內。然後，他以得意的笑容望着龐德。

龐德皺着眉頭，望着蓋達柯而問道：「這是甚麼鬼把戲呢？」

蓋達柯咯咯地笑出聲而說：「這頭蠢牛走去洗手間時，我正在站在甬道上，突然之間，我記憶起當我尙是孩童的時期經常如何在火車上玩弄手法的舊事。」

蓋達柯續道：「我於是靈機一動，在他進入了洗手間後的一分鐘，便走去大力敲洗手間的門，並緊握門上轉柄，而以響亮的聲音說：『我是稽查員，請出示車票。』我先用法語講，接着又用德語講了一遍。我講完後，洗手間內有咕嘟之聲響起了。他似在裏面把門開啓，但我握緊門柄，而使他難以開啓。我以謙恭的聲音說：『先生，你不用太麻煩了，只要在車門下的縫內推出就行。』一張車票由門下推來了。我仍以有禮貌的聲音說：『謝謝你，先生。』我執起了那張車票，放入衣袋內後，就迅速走向另一節車卡了。

蓋達柯微微地舉高右手，揮了一揮，又繼續說：「這頭蠢牛，現今想必睡得很酣，他以爲他的車票已經給了車上的收票的稽查員，其實他是大錯特錯了。他的車票將付之一炬而化成灰燼將要隨風飄去東南西北四方。遲下，眞的收票員向他收票，他拿不出來，必定把他所遭遇的事講出，他們當然要調查一番。無論如何，他是要被他們弄下車去的，最多，他們讓他乘坐下一班列車繼續旅程。」蓋達柯又咯咯地笑了，顯得頗得意的樣子。

龐德微笑地說：「達柯，那兩個傢伙又怎樣呢？」蓋達柯聳了聳他的兩隻濶大的肩膀，而以頗有信心的神態的聲音說：「我將會想到某些對付他們的方法的，要對付這兩個俄國佬，就得盡量愚弄他們，使他們感到狼狽和窘困不堪，使衆人都嘲笑他們，使他們覺得無地自容，使他們難以忍受得住。我們將弄得這班人苦不勝言，然後就讓蘇聯的秘密警察去處理他們，懲罰他們的有虧職責。假使他們在這次的任務上，因我們的愚弄而遭致失敗，毫無疑義，他們將會被他們自已的人槍斃的。」

當蓋達柯和龐德正在談話的時候，那個先前進入龐德和羅曼華的廂房打理床舖的侍者，從七號廂房走出來了。蓋達柯以他的碩大手掌，按在龐德的肩上而說：「龐德，不用擔心和害怕。我們將會擊敗這些人的。你去你的女朋友身邊罷。我們將明天早晨再見。今晚，我們將不會睡太多的時間。此事是在不斷的變化中，每天的情況是不同的。或許我們明天能夠高枕無憂。」

十三、屋裡笑聲

龐德注視着蓋達柯魁碩的身體漸漸地遠而消失了。他於是緩緩地轉過了車，而向七號廂房走去。他在門上輕輕地敲了一下。房內的羅曼華確定了敲門的是龐德後，開門讓他進入了。

火車在黑暗的夜中不停地前進着。龐德坐下七號廂房內，集中精神不使自已進入睡鄉。但周圍的一切，似都在催他睡眠，羅曼華的溫暖的頭，枕在他的膝上，似乎睡得很甜。龐德不時舉起手來揉揉双目，務使兩隻眼睛不致因倦疲而張不開來。他看了看腕上的錶，時間已是上午二時了，再一個鐘點，火車就要駛達土耳其的邊境了。他想，遲下在白天的時候，他可以好好地睡幾小時，他將自已的手槍交給這個女郎，讓她防衞睡眠中的他。

他低下頭看了看這個女郎。這個正睡得很甜的美人兒，臉上的神情顯得非常之純潔。龐德像欣賞一件美術品一樣，注視着她的臉上每一部位。他愈看愈覺得她的美艷可愛，愈覺得自已內心的熱情高漲，他很想叫醒她，他就可以熱吻她，可以告訴她每件事都很妥善，然後再看着她懷着欣悅的心情而重入睡鄉。

龐德暫時放棄了這個女郎的思想，而集中腦力以思考這次旅程的前途各事。這列東方快車就快要駛出土耳其的國境而進入希臘的疆界了，是否在進入了希臘的土地後，情況會轉化得比較輕鬆些呢？在回到英國本土之前，他和這個女郎的戀愛喜劇，是否會發生變化呢？

龐德的腦內在思索着一連串有關他和羅曼華的問題。這時，車外的天空，已在經過黎明前一段最黑暗的時間而開始逐漸呈現曙色了。龐德又看了看腕上的手錶，此刻已是凌晨三時了，列車就快要駛抵尤順高普魯了。龐德又不禁想起了與自已切身利害有關的事。昨晚他和蓋達柯互道晚安而分手後，這幾小時來，蓋達柯是否已經有所成就呢？龐德對於這個問題，頗爲懸念。

龐德心想，倘若蓋達柯能够成功地把那三個蘇聯的秘密警察人員排除這列火車，他和羅曼華就仍照原定的計劃而繼續旅程。但如果蓋達柯沒有能够成功，他就得携同這個女郎和這具電訊機，在希臘境內的某一處下車，而改取別途回去英國。蓋達柯有一個秘密工作人員在南斯拉夫京城貝爾格萊德，按照原定的計劃，那個人員將會上車來和龐德等相見而在暗中盡保護之責。

列車發出悠長的鳴號聲來了，駛行的速度也在開始逐漸轉慢了。龐德知道這列車已在向尤順高普魯站駛進了。這兒是土耳其的邊境。不久後，列車就要駛離國境而入別一國的領土了。龐德心想，現在，他們正在和對方作第一回合的交手，倘若蓋達柯失敗，那三個蘇聯的秘密人員依然留在這列東方快車上……

這時，天空業已曙色已現，列車已駛入站內了，最後，停住了。當火車停住的時候，睡的正甜的羅曼華的身體，曾經略略動了一動。龐德輕輕地把她擱在他的膝上的頭，移至枕頭上，然後，他立起了身而走出門外去。

龐德走至在甬道上，想會晤蓋達柯，但在昨晚相會之處，却沒有能夠見到這個魁碩的身體。

龐德向月台望去，匆匆一瞥之下，他似見到蓋達柯在月台的人羣中。他不能立卽在那兒向月台仔細望去，因爲，這時有邊境的官員上車來查閱旅客的護照了。

一個穿便裝的男人，率領着兩個身穿綠色制服的警員——他們制服外束腰的皮帶上懸有手槍的皮鞘，由月台走上車來而進入甬道了。車上的一個執事人員，領着那三個官方人員而去敲各間廂房的門查閱護照了。

他們來至十二號廂房的門前了。領着官方人員到各房的那個車掌，用土耳其語向他們說了一番，手上拿着一叠車票和護照給那個便裝人員看。片刻後，那個便裝人員伸手去敲十二號的房門了。在房門開後，他踏進房內，那兩個穿制服的警員則分立在他的後面，護衛着他。

龐德立在甬道的一端，凝神在注視和傾聽着，十二號房內的兩個旅客就是那三個蘇聯秘密警察人員中兩個較高地位的人。據蓋達柯昨晚告訴龐德，那兩個人都是用的德國護照；護照上的姓名，一個是彭詩；一個是戈法白；兩人的職業，一說商業推銷員，一是建築工程師。

龐德不能見到十二號廂房內的情景，但他却能夠聽到他們的講話的聲音。那兩人講的是德語；但生硬得很。其中一個人的聲音是冷峻的，但另一個人的聲音却是帶有很深的慌亂意味的。龐德從他們的講話中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戈法白的護照和車票不見了。戈法白當然力稱他是有護照和買了車票的。他說他是德國的有地位的國民。對不住，這件事必需訊查一下。戈法白先生旣是德國籍的國民，具有德國的護照。便裝官員認爲需要向駐伊斯坦堡的德國使館人員查詢一下。因

之，戈法白先生不能繼續乘坐這列火車，只要伊斯坦堡的德國使領人員的回復來到，證明戈法白先生所言之不虛，他就可以乘下一班的而繼續他的旅程。

便裝官員於是請戈法白先生快些穿好衣服而下車去車站的辦公處，至於他的行李也當然搬下車去。

龐德聽了十二號房內所傳出的講話聲音後，唇角不自覺地露出笑容了。他仍立在那兒，注意着十二號廂房內所發生的事。他等待着戈法白先生的走出廂房來。

從房內走出至甬道的那個蘇聯秘密警察人員，是一典型的高加索男人。他的凹陷深沉的面孔上呈現着灰色，而且滿布着恐懼的神情。他的頭髮散亂，一看就知是剛從床舖上起來。他的衣服也看得出是匆匆穿上身的。這個名叫戈法白的俄國人，以急促的脚步在甬道上而行。他走至在六號廂房的門前時，停步不行了。龐德當然凝神注視着這個名叫戈法白的蘇聯秘密警察人員的動止。戈法白居然敲六號房的門了，接着，走了進去。

這時，那位便裝人員正在查閱九號和十號房的兩個法國老婦人的護照。他接着走向龐德身前來索觀護照了。龐德拿出交到他的手上。這位土耳其官員對於龐德的護照只看了一眼，便不再看了。他抬起頭來，以法語對龐德說：「先生，你是和蓋達柯先生一同旅行的，是嗎？」

龐德點了點頭而答道：「是的，官長。」

這位便裝官員繼續以法語說：「先生，麻煩你了，謝謝你。祝你一路順風，旅途如意。」他

接着轉過身而用力敲六號房門了。房門在裏面開了，他走進房內去了，門又關上了。

約五分鐘後，房門又開了。這位便裝的官員，現在執行他的權威了。他站立在房門口，對着甬道上的兩個警員作了一下手勢，向他們說了幾句命令式的話——他說的是土耳其語——然後，轉身向着房內而說：「先生，現在我宣佈逮捕你。你需知道，意圖向正在行使職權的官員行賄，在土耳其是被視為一項最嚴重的犯罪行為的。我現在就以意圖行賄的罪名拘捕你。」

戈法白的臉上已無人色，双目中充滿了他大恐懼的神情。他用他的生硬奇劣的德語為自已辯白，在一個不留意中，他的嘴內吐出一句純正流利的俄國話，他是以德國國籍的身份示人的。他的生硬的德語，已經難以支持他是一個德國國民的說法，何況在此情急之時又講出一句純正俄國話來呢？他在一發覺到自已犯下了這個錯誤後，便連忙停口不再講下去了。他此時更加面無人色了。他走出甬道，而走回自已的第十二號廂房。兩個警員中的一個，早已立在十二號房的門外甬道上等候着他。

便裝官員走至六號廂房的門口，命令那個彭詩的蘇聯秘密警察人員，從房內走出至甬道來。因為他要把彭詩護照上的相片和彭詩本人的面貌仔細地比對一下。

彭詩的面色灰白，双目中含有憤怒和恐懼交織着的神情。他的身上穿着一襲藍色的絲質的晨褸，而從房內走出門外的甬道上了。便裝官員則持着彭詩的護照，送至燈光正下面，仔細地看着那份綠色封面的護照內頁上的相片。

便裝官員細看了一回後，把那份護照闔上，交給了立在一旁的那個車上的執事人員，然後轉向彭詩說：「先生，你的護照沒有什麼問題。現在，我想看看你行囊。」他在說畢後，走進六號房內去了，兩個警員中的一個，隨之而入——另一個警員則在看守着戈法白——。這個蘇聯秘密警察人員之一的彭詩，轉身向着房內，注視着土耳其的官方人員檢查他的行囊。他這時，背部向着龐德。龐德看不到他的臉上的神色表情。

兩三分鐘後，行囊檢查完畢了，便裝官員從房內走回至甬道上，向彭詩冷冷地點了點頭，表示不再要麻煩這位旅客了。這位官員接着向甬道的一端走去了。彭詩於是走進了六號房內去，砰地一聲，把房門關上了。他的用重力關上房門，顯見他的內心有着無比的憤怒。但天下事，不怕官，只怕管，身在別人的國土內，他對於這位有權管旅客的土耳其官員，除了內心暗暗憤怒外，有什麼辦法呢？

龐德從事件一開始的時候，看到此時刻，他的內心殊感欣慰。在車上的三個蘇聯秘密警察人員的押解下，被帶下車而去至月台上了。龐德的目光注視着月台上被押解走戈法白。戈法白進入一間屋的門內而消失其身影了。火車又發嗚號聲了，表示它即將再度駛行了。

不一會兒，停在車站內的東方快車，蠕蠕地向前移動了。龐德凝視着車外的景物，似在向土耳其惜別。車行速度漸漸地增加了，土耳其的邊境之地，一段段地消失在龐德的視線之後了。因為護照和車票的不見，那三個蘇聯秘密警察人員已去其二了。龐德在早晨的清新空氣中，內心已

作下了決定——他決定仍由這列東方快車以繼續他和羅曼華的旅程，而不準備改弦易轍了。

昨日業已過去，今日又是另一天了。東方列車已駛離土耳其國境而進入希臘的疆土了。龐德在羅曼華的欣悅而含情的目光下而盥洗着。羅曼華對於龐德在梳理頭髮時不用髮油一事，大加讚許。她說：「搽塗髮油實是一件骯髒的習慣。我聽說很多歐洲人喜歡這樣的習慣。在我們的國家內，是沒有人會這樣。這會沾污枕頭的。你是西方國家的人又一向生活在西方，而居然不使用香水等化粧品，眞是一件稀奇的事。」她的美目凝視着正在剃鬚的他。

龐德說：「我勤於洗浴，身上不會發出臭氣，又何必借助於香水一類的東西呢？」他的聲顯得相當乾澀。

這時，一下輕輕的敲門聲傳入來了。龐德走出應門，在知道了來者是蓋達柯後，便開門讓他進了來。蓋達柯的脚步踏進房內後，彬彬有禮地向羅曼華彎身鞠躬。

蓋達柯滿面春風地說：「這樣的情景，眞是太美麗太可愛的家庭生活的情景。看來眞令人羡慕。像這樣一對漂亮的間諜，是我生平所罕見的。」他的目光逼視着這位女郎。

羅曼華面現不悅之色，一對美目狠狠地瞪着蓋達柯而以冷冷的聲音而說：「我對於西方式的玩笑是並不習慣的。」

蓋達柯縱聲而笑了。「親愛的，你必需學習。英國人是喜歡和最懂得幽默笑謔的。在英國，對於任何一件事，開下無傷大雅的玩笑，是被視為正常適當的態度的。我也會學過開玩笑。人生

是不可經常太嚴肅，呆板和枯燥的。有時開下不傷大雅的玩笑，可以使得事物前進的輪潤滑而更易轉動和前進。今天早晨，我已經笑過多次了。我眞希望我能留在尤順高普魯的邊防警局內，一看那兩個可憐的傢伙的窘相。尤順高普魯的警局是會打長途電話去伊斯坦堡的德國領事館查詢的。你們想想看，德國領事館在電話中所作的答復。使那兩個傢伙將會感到如何的尷尬？」

蓋達柯又出聲笑了。笑聲甫歇，他又繼續說：「他們假造的護照太拙劣了。護照的偽造尙不太難，但要想偽造出世紙，却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他向羅曼華投了一瞥後又說：「孫夫人，你的那兩位同志在執行任務上遭遇到如此的失敗。我怕他們的前途，將會得到一個極悲慘的結局。」

龐德問：「你究竟是怎樣做的呢？你用什麽方法對他們下手的呢？」龐德一邊說，一邊結繫着他的領帶。

蓋達柯說：「我在這件玩弄他們的事上，所憑恃的兩項武器，就是金錢和勢力。我送了五百大元給那個車上的執事人員。又有某一個大亨向警方作了關照和囑咐。僥倖得很，我們的朋友，竟想出行賄的一着來，以致那位官員就有了堂皇的理由以拘捕他。可惜得很，狡猾機智的彭詩竟未被牽涉入裡面去。我在護照上所玩花樣，是只能來一次而不可再試。對於彭詩，我們將會改用別一種花樣以排除去他的，我們已勝了第一個回合，看來，情況是對於我們愈來愈有利的了。」

蓋達柯續道：「不過，我們的鄰房在經過先前的事後，必定會特別謹愼小心地戒備着的。我

得讓你們終日隱藏着和我的關係，是不再有什麽意義的了。現在，我們三天可以相互往還，甚至可以同去餐車共進午餐，不必有所諱飾或顧慮。我們必須注視着鄰房的這位朋友之行動，看他會不會在某一站打長途電話去伊斯坦堡報告車內所發生的事。但據我推測，他是不敢在希臘境內通這樣一個性質的長途電話的；他可能會等待列車駛入南斯拉夫境內後，才打出電話。」

蓋達柯頓了一頓後又說：「南斯拉夫的狄托總統，雖然曾經和俄國交惡過，被視爲異端而踢出蘇聯集團之外，但這是史太林時期的事，現今，史太林時期已經成爲過去的陳跡，而南斯拉夫畢竟仍是一個共産國家。因之，我們的朋友彭詩先生是大有可能在南斯拉夫境內的車站上打出長途電話的。不過，這也不打緊，我在那兒是有我的人的，假使我們需要的話，是可以增强我們的實力的。這眞是一段最爲有趣的旅程。多少年來，東方列車上總是經常有非常興奮刺激的事發生的。」他立起了身，走去開了房門。「還有，東方列車上總是經常有羅曼史發生的。」他向龐德和羅曼華微笑了一下。「遲下，我會叫你們同去進午餐的。比起土耳其來，希臘的食品要劣得多的，現在連我肚子也在爲女皇陛下服務了。」他走出房外去了。

龐德立起了身，走去把房門下了鎖。羅曼華不待龐德囘到座位就說：「你的這位朋友是粗魯不文的！他竟在吃食這種事上提及你們的女皇，這是對國家元首不忠不敬的。我們不能想像一個英國政府屬下的人員，會講出這樣的話來。」

龐德在她的身旁坐下，以頗有耐性的神態和聲音說：「曼華，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而且

也是一個最好的朋友。就我個人來說，只要他喜歡，他是可以講任何的話的。現在，他對我是妬羨的。像你這樣一個絕世之姿的女郎，他是很希望自己也有一個的。他非常愛慕喜歡你，所以他盡量向你講笑謔的話。這可以說得是一種挑逗的方式，希望能夠見到你的既喜又憎的表情。你應當視之爲對你的讚賞，而不可當做他在對你侮弄，你更不惱怪他。」

羅曼華轉了轉她的兩隻圓大的藍色眼珠而凝視着龐德的臉上。你認爲是如此嗎？但他竟把他自己的肚子和你們的國家的元首，連接在一起說，這對你們的女皇實在是太不敬了。倘若在我們的國土內，有人像他這樣的說話，是一定被認爲態度惡劣和存心不良的。

他們兩人爲蓋達柯之爲人而作溫和的爭辯了。龐德極有耐性地把蓋達柯的個性和特長，講解和分析給羅曼華聽，以求說服她而使她消除對於蓋達柯的成見和不良印象。他們的爭辯一直一直進行着，直至列車駛至亞歷山大波立斯車站而停住時，才暫告停止。龐德從座上起立，開了房門而走了出去。他想看看在車停站後可能發生的事。

他們三人同去進食午餐了。作爲羅曼華嫁奩的那隻藏有電訊密碼的皮袋，也被携了同去，而放置在桌下龐德的双足之間的地上。蓋達柯很快地赢得了羅曼華的好感和友誼，他和她已可笑談無間了。那個蘇聯秘密警察人員的彭詩，有心避而不入餐車。他們的目光由餐車的窗望出去，見到彭詩在月台上，向一輛手推的食物車購買三文治和啤酒。

十四、褐色臉孔

蓋達柯建議找彭詩來湊成牌局同玩橋牌。龐德突然感到非常的厭倦。他的這種厭倦之感，使他覺得他們正在把這危險旅行轉變成為一場輕鬆的野餐。

羅曼華注意到龐德的靜默神態了。她立起身來，說她現在必須去休息一回兒。龐德當然義不容辭地陪同她回房去。餐桌上只得蓋達柯一人留下。當龐德和羅曼華剛走出餐車的時候，蓋達柯的向侍者要白蘭地酒的愉快的聲音響起而傳入他們兩人的耳內了。

在回到廂房內後，羅曼華以堅決的聲音向龐德說：「昨晚你通宵未睡，現在應該輪到你好好地睡一回兒了。」她接着拉下百葉窗簾，以阻止下午的明亮陽光透射入來。廂房的光線頓時轉為黯淡了，這是最適宜於睡眠的光線。龐德鎖上了房門，把他的手鎗交了給她，然後將身躺下，將頭擱在她的溫暖的大腿上，而開始睡了。一晚未有休息，身心的疲倦使他很快的就進入睡鄉了。

龐德睡得很熟。當他從羅曼華的溫暖柔軟的大腿膝上醒來的時候，已是黃昏薄暮的時分了，東方列車自從亞歷大波立斯車站重行踏上征程後，沿着希臘北部的山脚而前進，在經過了好多處名山大河後，已駛入馬其頓高原的境界中了。龐德悠悠地張開了他的双眼來。羅曼華用兩隻纖纖玉手，捧住他的兩邊面頰，而將她剪水双瞳，直向他的双目望去。她的一對美目中含有憂慮的意味。

龐德在這個女郎的美目凝睇之下，內心的睡意已全消失了。他的內心在想，在未來三日的旅程之中，在他們抵達倫敦之前的途中，究竟將會有些什麼事發生？現今是難以預見到。現今他所面對着的一項事實，就是這個和他講情談愛的美麗女郎，是敵對方面的一個間諜；他所屬的秘密組織和內閣的若干部門，必定會不厭其詳地訊問她的一切有關之事的。英國政府屬下的其他情報機構，也必定對於這個女郎以及她所携來的這具密碼電訊機發生極大的興趣，而希望知道一切有關的事。可能在他和她的脚一踏上杜佛（英法海峽一邊的一個英國港口）的岸上時，她就會被早已迎候着的英國秘密工作人員帶去「監禁所」的（這個「監禁所」是在吉爾福特附近的一所防範戒備嚴密的私家屋宇）；她將會被安置在那兒的一間甚為舒適，但却有着很好的電線設備的房內。

那些工作能力甚高的便衣人員，將會一個個地去到那間房內坐下和她詳細談，那些暗藏着錄音設備將會發揮它們的作用。他們當然要設下很多陷阱，誘引她在不知不覺間暗蹈，務使她不會有一點點的隱飾或虛偽的話能够混得過去。

他們也很可能找一個年輕漂亮的俄國女郎來設法和她相證，使之結成好朋友，讓那個女郎對她大表同情和憐憫，勸說她用某種方法逃走，以脫出英國人的拘禁，或者使這個女郎用其他方法誘說她，務使他跌入圈套而試出她的眞相來。

在那個時間，龐德必須和她隔離開而不能相晤。

這樣的時期，可能需要數星期，也可能需要數個月之久。倘若偵訊人員認爲盡各種方法都無效，只有使用龐德和她之間的感情，方能探得她的眞正秘密，那時，龐德才會被許可和她接近。

龐德的心想，在他們對她的偵查訊問工作告一圓滿的結束後，又將有些什麽事會發生呢？我改變一個姓名，到加拿大開始一項新的生活，每年一千鎊的酬勞，那時，他自已將在什麽地方呢？說不定在世界的一端，有着一項新的任務在等待他去進行，他和她還不是天涯海角而各處一方。即使他和她仍在倫敦，她在經過長期間的軟禁和偵訊，能不生怨念而對他仍致以愛情嗎？

當龐德正在默默地思想着未來所可能發生的事時，羅曼華仍以含有憂慮意味的目光凝睇着他。她問道：「我去到英國後，將會受到他們多久時間的查詢呢？」

龐德說：「這是講不定的。情況需要多久就多久。將來是有好多人要參與這件事的。我和你將會有一個時期的分開。像我們現在這個小房內的生活和情景，當然是不可能永遠經常如此的。在三幾天後，我們是必須走出這個小天地而進入廣大的世界的。唯其如此，我們現在所能說的就是這麽多。倘若我再告訴你其他別的話，就是一件愚蠢的事。」

羅曼華臉上的神色轉而爲明朗了。

羅曼華微笑地望着龐德說：「你說得不錯。我不能再發出愚蠢的問題。這幾日的時間是非常寶貴的，我們不能浪費它或白白讓它過去。」她接着又是嫣然一笑，笑得甜極美極，令人有銷魂

蝕骨的感覺。嫣然一笑後，她橫身在龐德的旁邊躺臥下來。

約一小時後，龐德走出了這間春光旖旎的小房，而至外面的甬道上小立，突然之間，蓋達柯在他的身邊出現了。蓋達柯端詳了龐德的面孔片刻而後說：「從你臉上的氣色看來，你似乎並沒有睡太多的時間。」他接着作了一下神秘的笑容。

龐德微笑說：「你還是多想想有關吃的事罷。」他轉過頭向六號房的房門看了一眼，然後仍將目光望着蓋達柯。「我們的這位朋友，有甚麽事可以一述的嗎？」

蓋達柯說：「他尙沒有任何動作。車上的執事人員已在爲我注意他的擧止動靜。這位仁兄日後將會成爲火車上最有錢的一個職員，爲了戈法白的護照文件，我已經付給這位仁兄五百大元。現今爲了要他代我注視我們的這位朋友，我每日給他一百元的酬金，直至此次旅程告終時爲止。」蓋達柯咯咯地笑了。「我對這位仁兄所施展的武器，除了利外，還有名。我另以榮譽誘引他的爲我效力。我曾經告訴過他，他在將來是很有可能蒙土耳其政府頒授一枚勛章的。他深信我們是爲土耳其政府與國際走私集團的人馬說法的。國際走私集團是經常利用火車把土耳其的鴉片偷運去巴黎的。所以，他對於我們委託在我們的兩位朋友的身上玩弄手法一事，是並不感到詫異和思疑的。他唯一感到意外的，就是他覺得他所得的報酬太優厚了。」

蓋達柯向龐德詳端了片刻後又說：「現在，你有沒有從這位俄國公主的身上獲得較多的任何事呢？我仍然感到有些不妥。一切的事太平靜無波，這反而有些不近情理。現今，我對事情的看

法有些捉摸不定了。我們的那兩位朋友也出現在這列東方快車上，起初我認爲決非偶然的巧合的。但像這樣的平靜無波，我們的朋友也乘這列火車，可能一如這位俄國公主所告訴你的，他們是去柏林而與你們的事無關。這位彭詩先生現在把自己終日關在他的廂房內，可能是因爲他已深怕了我們而恐我們再向他施放暗箭。看來，我們的旅程是會一路順利平安的，不過……」

蓋達柯擺了擺頭而繼續說：「不過，這些俄國人都是偉大而高明的下棋能手。當他們想執行某一項陰謀的時候，他們總是執行得非常巧妙卓越的。他們的每一項陰謀，都是預先計劃得周密詳細而鉅細不遺的。對於敵方的可能採取的行動和步驟，他們也是事先加以很周詳的計算和估測的。在我的心底深處，我覺得你和我，還有這位女郎，都是一隻極大的棋盤上的卒子，他們對於這幾隻卒子在棋盤上的走法，是早了然於胸的。現在所以這樣風平浪靜很可能是因爲他們原設的局面所規定如此的。」

龐德說：「這樣說，他們的陰謀計劃的目標是甚麼呢？他們所希望能夠達成的又是甚麼事呢？」當然，在現今的這件事上，我們是嗅到某些陰謀的氣味的。在這個女郎携同電訊密碼機而投奔我們的這件事上，我們總覺得事情並不如表面所顯示的那樣單純。我們多少總覺得在這件事的背後或裏層，存在有某些陰謀詭計。我不知道這個俄國女郎是確有某些事隱藏在內心而未透露出來的。但我爲這不能指她存心不良。她可能以爲她所隱藏着的某些事，只是無關緊要的小小秘密，是沒有必要一定要講出來的。

「她曾經對我說：在我們抵達倫敦後，她將把每一件事都講給我聽而讓我知道。她所謂的每一件事，其意義究竟是甚麼呢？她並沒有跟我講個清楚。她只是說，我必須具有信心。她要我深信我們在旅途中是沒有危險的。」

龐德抬起頭來，將目光向蓋達柯的臉上望去。他又說：「達柯，你得承認，她是一切都遵照她所曾說過的話而行的；她所曾允諾過的事，她是的確都能履行的。」

蓋達柯沒有出聲置可否，她的目光中並沒有露出興奮，熱情或深信的神情來。

龐德聳了聳肩又繼續說：「我承認我是深深愛上她，我已經跌入了她的愛情的懷抱內。但，達柯，我並不是一個傻瓜或愚人。我曾經仔細留神地觀察過她的言行表情，想看出或獲知某些線索和秘密。你是知道的，在一個人的某種樊籬被打破後，是可以透露出很多的眞情實意來的。現在，我和她之間的牆可說是已經拆掉了，我相信她所說的話都是眞實的。」

龐德看了看蓋達柯臉上的神情後又說：「她所說的話的眞實性，是有百分之九十的比率的。她所隱瞞的一些事，她認爲這是無關緊要的事，無須在現今表白或透露出來，這也是我敢信敢言的。假使她是在欺騙我們，這也等於她同時在欺騙自己。假使這件事的背後眞有一項重大的陰謀或詭計存在着，我認爲我們只有一個對付的方法可行，那就是我們把這套把戲和他們繼續玩下去，直至我們發現到他們的陰謀或詭計是甚麼時爲止。」

蓋達柯向龐德看了一看後，微笑地說：「我的朋友，假使換了我是你的話，我將在列車駛抵

薩隆尼迦的時候，携着那具機器而下車去，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同時携這個女郎下車，雖然携不携她同走，是一件並不太重要的事——。在下車後，我就立即雇乘一輛汽車去雅典，在雅典立即乘坐飛機去倫敦。」蓋達柯的唇角，露出一絲譏諷的神情來了。「這件事對於我來說不是一場遊戲或競技，而是一項公事職務。這項職務的目標是在取得那具電訊密碼機，我只要能夠達成這個目標，就算圓滿地完成了職務。但對於你來說却不同。你是一個賭徒。局長也是一個賭徒，不然，他也不會在這件任務上聽任你憑你自己的意思而放手去做了。我知道他不單在想得到那具電訊密碼機，而且還希望能夠獲得這個謎的解答。但以我來講，我在職務上是喜歡力求安全的，是想把事情能夠做到確定的地步而求減少風險的機會的。」蓋達柯暫時停口不言，把他的一隻巨靈似的手掌，擱在龐德的肩上。他用打桌球的遊戲來比喻，又講了一番道理給龐德聽。

龐德默默聽着，不出一聲，蓋達柯收回了他擱在龐德肩上的手掌，接着又說：「我的朋友，這些事和道理，你是早已知道的。我所講的都是卑之無甚高論的老套話，對於你其實是沒有甚麼帮助的。快去叫你的女朋友起來，我們一同去晚餐。我的肚子需要充實一下了。」

他們三人同進晚餐，當他們用畢晚餐的時候，正是列車駛進車站的時候，蓋達柯向龐德說：「我們不久又要受到麻煩了。在深夜一時正，列車將駛抵希臘和南斯拉夫的邊境。希臘人是不會有甚麼麻煩的。但南斯拉夫就不同，在檢查上極盡挑剔的能事的。倘若他們太打擾你，你可以來找我。即使在他們的國土內，我仍然能夠向他們提出幾個人的姓名來的。我現今是在隣節車內的

第二格車廂內。明天，我將遷入我們的朋友戈法白原住的第十號廂房內。」接着，他和龐德互道晚安而分別了。

列車在黑暗的夜中繼續，羅曼華又將頭枕在龐德的膝上而入睡了。龐德則在思索着蓋達柯先前所說的所番話。他總覺得自伊斯坦堡啓程以來，一路平安無事，看來，前途是不會有甚麼風波發生的，爲甚麼要多憂呢？

在列車駛抵希臘邊境的丈多敏尼站後的十分鐘，龐德忽然聽到了一陣急遽的敲門聲，敲門聲驚醒了睡得正酣的羅曼華。龐德忙把她的枕在他的膝的頭移開，起身走去開門後，將一隻耳朵貼在門上，問道：「誰？」

門外那人答道：「先生，我是車上的執事人員。現在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是你的朋友蓋先生。」聲音顯得很焦急。

龐德說：「等一等。」他立即把他的那支手槍藏在身上，穿上了外衣，然後把門開啓。門外的甬道上，立着那個執事人員。龐德問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

「請隨我來。」執事人員隨即轉身向頭等車廂走去，龐德不再發問，以焦急不安的心情，跟隨着執事人員而行。

在頭等車卡的第二格車廂的門外，有着好些人立在那兒，目光向着開着的門內望去。執事人員領龐德來到門口了。龐德立定，向內望去。一幅他從未想像到的情景的畫，出現在他的眼簾。

儘管他是一個見過很多驚險場面的出色間諜，現在也不能不目瞪口呆了。

龐德所見到的情景是在裏面的右手邊的座位上，有着兩具男人的屍體，屍體業已僵硬，從其所表現的情景來觀，這兩個人是在生前經過拚命的搏鬪和掙扎的。這樣的情景，是只有在某些電影片中能夠見到的。

在下面的一具屍體，是蓋達柯的。從其膝部所現的姿態來看，他似曾作過最後的努力而求從座位上起立。一柄匕首的尖端，揷在他的頸頭之間的靜脈血管。他的頭向後傾去。双眼未閉而向上凝視着，似有死不瞑目之意。他的嘴則扭歪着，生前似曾作過咆哮和怒吼。一滴滴的血，則下流至他的下顎處。爲狀至爲可怖而觸目驚心。

在蓋達柯的身體的一半上面，蜷曲着一具重重的男人屍體。這個男人就是那個彭詩的蘇聯秘密警察人員。他的頸項被蓋達柯的左臂圍住。他的面部不能全看到——龐德只能見到他的面部的一邊和他的史太林式鬚髭的一角。蓋達柯的右臂擱置在彭詩的背上。蓋達柯的右手緊握着一柄鋒利的小刀。彭詩的上衣下部，血超淋漓。

龐德目覩現場的景況後，腦內開始作想像了。他想像這幕慘劇發生的經過。蓋達柯正在熟睡中，這個男人靜悄悄由潛入，走前兩步，將匕首向蓋達柯的頸刺去。蓋達柯不愧爲一個英雄人物，雖然在睡夢中遭到突襲而受到要害的重傷，生命已瀕於死亡的邊緣，但仍奮然和突襲者來一場生死的決鬪，終於來個同歸於盡，不使敵人在得手後逍遙揚長而去。

龐德對着蓋達柯的屍體，一時感慨萬千。這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幾小時前，尙以生龍活虎一樣，而今却慘遭殺，永離這個人世。龐德不禁黯然神傷良久。他及想及這位了不起的朋友，這幾天來的和他相處之情，而這位朋友的慘遭敵人之毒手，又可以說是爲了他和他的這次任務而死的，他更覺悲從中來。但鑑於自己任務之重大和當前的現實環境，龐德又不敢太露神色，他只能將滿腔的悲憤和感慨，藏之於內心。他對蓋達柯的遺體投了最後一瞥後，走離開現場那兒了。他是蓋達柯的朋友，在這件慘事發生後，他是免不了要受到有關當局的一番詢問的。他得準備應付必不可免的詢問了。

龐德很謹愼小心，而且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和意見，以答覆有關當局的官員問他所發生的多項問題。死者已矣，徒事悲憤，無益於事，龐德是個冷靜而能權衡事情的輕重和利害的人。他不能忘記他自己的身份和任務。

在下午三時正，東方列車緩緩地駛入了貝爾格萊的車站，比之規定的時刻，遲到了半小時。東方列車爲了等待自保加利亞駛出的火車，將在這南斯拉夫的京城的車站，有八小時的逗留。南斯拉夫雖然在史太林時期，曾和蘇聯反目交惡過。但它畢竟仍是共產主義國家之一。龐德身在這共產國家的境內，是不能不存很高的戒心的。

龐德坐在廂房內，望着車外月台上的人群，等待着有人上車來敲他的廂房的門。據蓋達柯曾經告訴過龐德說，他是有秘密人員配置在貝爾格萊的；在東方列車駛抵南斯拉京城時，他的屬下

人員將會上車來和龐德相晤的。龐德現今就等待蓋達柯的人上車來敲門求見。

羅曼華則在門旁的坐位上坐着，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龐德。她的內心則在想着很多的事。龐德先前在車一停站後，就下車和和南斯拉夫的警務人員打交道——當然是爲了他的朋友蓋達柯被殺的事。他不能不去，官方例行的手續需要他如此去做——。羅曼華曾經憑窗見到一切的情景。他曾見到屍體被抬下車上。他曾見警務人員在月台上的拍攝多種相片。他曾見到龐德的高大的身體兀立在月台上，其神情的冷峻，有如屠夫一樣。

龐德來至羅曼華的身旁而坐下了，目光逼視着她，並向她發了好些咄咄逼人的問題，要她給以答覆。

龐德所發出的多項尖銳的問題，使羅曼華一時陷於至感艱辛的境界。她咬定牙根，堅持她往日所說的故事眞實不欺的。她知道她現今如果把所有的一切事實都毫不隱飾地告訴龐德，她如果把現今「保安部」已參預之事說出，毫無疑義的，她將永遠失去龐德的友誼。她以龐德一走至她的身旁而坐下時，她就在內心作下了決定，她絕對不能夠把自已所知的各事，坦白地告知他。

經過這一兩日的朝夕相處，她對於龐德已經泛起了眞的感情，她覺得這個男人已成爲她的生命中的太陽而對她發射出光明和熱力。她現今坐在廂房內，芳心至感恐懼。她害怕她的眞實身份暴露。她害怕她的謊言會被揭穿。而最使她擔心的事，就是她怕會失去這個男人。

敲門聲響起了。龐德起立而走去開門。一個壯健而興致勃勃的男人——他的面孔是褐色的，

有如橡皮一樣；他有着一對像蓋達柯的藍色眼睛——立在門口的角道上，在門一開後，他就立即大踏步走入了廂房來。

他的臉上堆滿着笑容而向龐德說：「史蒂文，特崙坡現今來供你的差使和任用。他們爲了方便起見，都稱我做丁坡，你也就叫我做丁坡罷。」他的目光向廂房內四周掃視了一遍，然後又出聲說：「老總現今在甚麼地方呢？」

龐德沒有立即回答丁坡的問題，只是說：「請坐。」龐德的內心明白，這個青年男人准是蓋達柯的另一個兒子。

丁坡以尖銳的目光向龐德和羅曼華凝視了片刻，然後以一種謹愼小心的神態，在龐德和羅曼華兩人之間的座位上坐了下來。他的興致勃勃的面孔，現今突然變得黯淡無神了。他的目光注視着龐德，目光中現出了深度的憂懼和疑慮的神情。他的右手本能地挿入了外衣口袋中去。

龐德把所發生的事，講了給這個青年聽。在龐德一講完後，這個青年迅即立起了身。他沒有向龐德發出任何一句問話，只是說：「謝謝你，先生。你們能隨我一同去我的寓所嗎？在那兒，我們將有很多事要做。」他一說完後就立即走出至外面的甬道上，然後立定。

當羅曼華由房內走出至甬道後，丁坡就再啓步沿甬道而行了。羅曼華於是跟隨着他而行。龐德一手携着那隻沉重的皮袋，一手携着他的小皮包，接踵着羅曼華而行。他們走下車而至月台上，然後走出了月台而至火車站外的汽車停放廣場。丁坡逕向一輛摩立斯牛津汽車的停放處而去，

羅曼華和龐德跟隨後而去。

丁坡開了後座的車門，進入了前座的駕駛位上而坐下，龐德和羅曼華也進入了車內而坐下。這輛小型汽車於是由丁坪駕駛而進行。汽車所經過的馬路，都顯得很冷落的樣子，坐在車內的他們，沿路所見到的行人，寥寥可數，至於車輛，更見稀少。

這輛摩立斯汽車在駛行了約一刻鐘後，在一條石子馬路中段的一邊停住了。他們相繼下了車。在丁坡的引領下，龐德和羅曼華進入了一座公寓大厦的門前，取道樓梯而至二樓。丁坡用鑰匙開啓了他的寓所的門，引領龐德和羅曼華進入了他的寓所內。

這是一個兩房的寓所，裏面的傢具樸實而不華。在室的一張餐桌上，放着一些尙未開樽的美酒，另外還放着幾隻盛有生果和餅乾的磁碟。這些都是準備用以款待蓋達柯和他的朋友的，可是而今，蓋達柯却不能來到這兒一嘗這些東西了。

十五、借火吸烟

丁坡指了指桌上的酒樽和酒杯而說：「先生，喝些酒。請你和這位女士在這兒如同在自已的家內一樣，不要拘束和客氣。裏面的一間浴室，你們兩位可以進去沐浴一次，洗去些身上的征塵。現在，我要向你們告罪一聲少陪，因爲我必須去打一次電話！」丁坡的面色顯得非常之沉重。他在說完後，便立卽走進了他的臥室去，並隨手把臥室的門關上。

龐德和羅曼華枯坐在丁坡的寓所的起居室內，凡二小時之久。龐德呆坐着而凝視窗外，不時起立而在室內踱來踱去，踱得煩厭了又再坐下。在最後的一小時內，羅曼華坐着。着閱讀一大叠的雜誌以掩飾她的不安的心情。然後霍地立起了身，而走向了浴室去。浴室內有一陣依稀的放水聲，傳入了起居室內龐德的耳內。

在約六時左右，丁坡從臥室內出來了。他告訴龐德，他要出外走一趟。他說：「廚房內有食品在。我將在九時左右回來，然後送你們回到火車上。請把我的寓所當做你們自已的家一樣。」他不待龐德接口出聲，就開門而走出，並隨手輕輕地關上了門。

龐德在聽到丁坡的下樓絕步和摩立斯汽車的開動後，便走進了臥室去，在床邊坐下，拿起了電話的聽筒，用德語向長途電話接駁所說了一番話。約半小時後，局長的沉着的語聲，在電話聽筒中響起了。

龐德是以環球出口公司一個業務旅行職員的姿態和名義向局長講話的，他把局長視作該公司的董事經理。他把他的業務旅行的同伴已得了很重很重的病，他請示董事經理有沒有新的指示給他。

局長的語聲響起了。「患了很嚴重的病症？」

龐德答道：「是的，先生，非常嚴重。」

局長問道：「另一家公司的情況如何呢？」

「先生，另一家公司有三個人與我們同行，其中一個，也遭遇到同樣的事。另外兩個，在土耳其啓程後就感到不大舒適，他們已經在尤順高普魯——土耳其的邊境——離開我們而他去了。」龐德相信局長是能聽懂他的話的。

局長說：「你有什麼新的主意呢？你和你的妻預備繼續遵照原定旅程同來呢？還是要另取他道同來呢？」

龐德說：「先生，我很想聽你的意見，我願意聽從你的決定。我的妻現在託庇平安，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我們所携的貨物樣品，現今是在良好的狀態中。我看不出這樣品會有什麼理由而變質，我仍希望能完成這次的旅程。我們不能預知可能發生的事是些什麼事？」

「你要不要我們的其他業務員的一個來協助你？」

「先生，我認爲這是不要的，相信你也有此同感。」

局長說：「關於這點，我將考慮一下的。你現在是不是眞的願望見到這次的業務旅行繼續進行下去呢？」

龐德說：「是是，先生。我現今已完成了一半的路程。假使不繼續前行而完畢全程，看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局長說：「好。我將考慮派另一個業務員來給你一臂之助。」電話中有數秒鐘的靜默，然後，局長沉着的聲音又傳來龐德的耳內了。「你的心中還有其他什麼事想到嗎？」

龐德以決定意味的聲音答道：「沒有，先生。」

局長說：「好。那麼再會了。」

龐德說：「再會，先生。」他把聽筒擱回機上，然後凝視着電話機而有所思索。他本來認爲局長派另一個人協助他是一件不必要的事，但此刻，他突然覺得局長的派人來增援的主張，不失爲一個好主張，他應該欣然予以同意。巴爾幹半島是個多事而有着甚多風險之區，好得他和羅曼華就快離開這個討厭的地區了。在出了這兒南斯拉夫境後，所經過的將是意大利、瑞士和法蘭西，都是友好國家的土地，人民也都是友好的人民，瞻望前途是可樂觀的。

龐德從床邊上起立，並沒有立即移步走出臥室，因爲他還有一些事需要獨自靜靜思考一下。他現今需要思考的是有關羅曼華的一些問題。這個女郎如何呢？他能因蓋達柯的慘遭殺害之事而歸咎和譴責這個女郎嗎？他開了臥室的門，向起居室望去，羅曼華仍在浴室內未出。他於是走出了臥室而至起居室，在窗前立定，他的双目雖然望着窗外，但他腦內却在想着有關這個女郎的各事。

他想起了自從那天晚上，他在水晶宮旅館的房內第一次聽到羅曼華的語聲後，她所表現出的每一件事，每一項表情和每一種姿態。他覺得她在每一件事，每一項表情和每一種姿態上，都無瑕可指。不，他不能把譴責加在她的身上，假使她眞是一個間諜的話，那麼，她在幾日來的每一項或大或小的事上之表現，眞是太高明厲害了。龐德認爲在個世界上，是沒有一個年齡如此輕的

女郎能夠做到如此高明厲害的間諜任務的。羅曼華雖然冰雪聰明，玲瓏透頂，但以她的年齡而論，正是在最善懷春鍾情的妙齡之時，她怎樣能夠在和像龐德這樣一個男人的朝夕相對共處的數日中，凡事掩飾和佯裝得如此無懈可擊呢？龐德因此認爲這個女郎是無可懷疑的。他喜愛她，她的本能使他對她具有信心。他認爲蓋達柯的慘遭殺害，羅曼華是沒有責任的，他絕對不能歸咎和譴責她。

經過了這一番思考後，龐德的內心作出決定了。他決定繼續對這個女郎具有信心。他於是走離開窗前而至浴室的門前，舉手握拳，而在浴室的門上輕敲了一下。

浴室的門開了，羅曼華從浴室內走了出來了。龐德忙伸出双臂去摟住她，並吻她，兩人身體緊貼，肌膚相接，熊熊的熱燄烈火在兩人的身體內生起。羅曼華的双瞳中，一泓秋水，似欲横流。她默默無言地凝視着龐德，再加上她的胴體上所大量發射出的熱力，使龐德銷魂蝕骨得再也難以自度了。但他突然想起了他的好友蓋達柯之死。蓋達柯不幸慘遭殺身之禍，蓋達柯可以說是爲了他龐德而死的。蓋達柯離開這個人世尙不足二十四小時，現今屍骨尙未全寒。他龐德能在此時此地求肉慾之樂嗎？這番思想，有如一盤冰冷的水從頭澆下，頓時撲熄了龐德的熊熊慾燄。他於是用手把羅曼華往後稍稍一推，使兩人的身體肌膚不再緊貼相接在一起。

羅曼華在兩情都發展到最高峯而不克自持時，突然被龐德往後一推，不免感到驚詫。她無言地凝視着龐德的面孔。一隻手則伸上頭去把下垂的秀髮向後撥去。

龐德的臉上並沒有任何懊惱的神情，羅曼華感到安心了。她是個冰雪聰明的女郎，她明白龐德這一臨崖勒馬的舉動之意義和原因是甚麼了。她說：「龐德，我很高興你能有這樣的表現。現在，我們應該進食一些東西了。」

當他們剛吃完一些東西後，丁坡回來了。仍由丁坡駕駛那輛小型的摩立斯汽車，載送他們回去仍停留在站內的東方列車。

丁坡送他們上車後，冷冷地說了一聲「再會」後，便迅即走下車而去月台。片刻後，丁坡的身影，在月台上的黑暗處消失了，走出龐德的視線之外了。

在九時正，東方列車在經過約八小時的停留後，再度駛行了。很快的，列車駛出了布爾格萊車站，而在廣大的原野上行進了。龐德讓羅曼華留在廂房內；他獨自走去車上執事人員的廂房。他拿出了一筆錢給那位執事人員，要執事人員將其暫時所保管的新乘客們的護照，給他查看一下，假使蓋達柯不死，這種事是用不到龐德操心費力的。可是，現今他非自己出馬不可了。

一份僞造的護照，是有很多的破綻存在着的。儘管膺鼎的護照僞造得如何與眞的維妙維肖，但只可騙過一般人的眼，而逃不過內行人的目光的。龐德是知道很多方面的知識，在辨認護照的眞僞上，他是曾經下過一番學習和研究的工夫的。車上的執事人員因爲他的蓋達柯的朋友，相信他們的旅行是奉了土耳其政府之命而暗中與國際販毒走私團鬪法，再加上他的錢所發生的作用，於是便把新上車的旅客們的護照，拿了出來給龐德細看。

新旅客的護照共有五份——三份是美國的護照，兩份是瑞士的護照——，看來是眞實而無懈可擊的。

本來，俄國的間諜們是最喜歡僞造瑞士的護照以資應用的。所以，龐德對於那兩份瑞士護照，作了更仔細的審視。但那兩份護照却屬於一對年歲已達七十高齡的老夫婦的。龐德在仔細地審閱那三份新旅客的護照後，終於把它們交還給執事人員，他走出了執事人員的車廂，回去自已的廂房，準備再一晚的讓羅曼華的頭擱枕在他的膝上而睡眠。他和她在一上車時就約定，爲了安全起見，兩人分日夜班而輪流睡覺。

一夜無事，羅曼華的頭擱在龐德的膝上，睡得很甜很熟。次日淸晨，羅曼華醒轉來了。他和她同去餐車進食早餐。餐車內坐滿了來自亞德里亞海岸的興高采烈的英國和美國旅客。那班人的逸興遄飛和精神煥發，影響及龐德的心情了。他們的心開始有輕鬆的感覺了。他想，今天中午時分，這列火車就可駛出南斯拉夫的國境而進入西歐的疆界了，第三個危險的夜晚已經過去了。

吃宗早餐，回到廂房後，龐德開始入睡了。他一直睡至列車駛抵西柴那時才醒來。面孔皮肉緊繃着的南斯拉夫的邊防官員們，上車來巡查了一遍後走了。接着來的是意大利的邊防官員們。龐德覺得他開始嗅到西方自由世界的氣息了。現在，他開始踏上西歐的土地；從此所經之處，都是友好的國家之土地，人民也都是友好的人民；危險的東歐巴爾幹地區，已落在他的旅程之後了。龐德的心情更見輕鬆了。列車自西柴那駛出，經由文尼沙，而向的港和亞德里亞之岸進行了。

羅曼華也開始察覺龐德三日來緊繃着的面孔，在逐漸鬆弛了。

列車駛抵的港車站。龐德忙從座位上起立，拉了玻璃窗，而向外面的月台望去。羅曼華也立起，站在龐德的身旁，同向外面望去。突然，龐德感覺到非常的快樂，他伸出一隻手臂去環抱住羅曼華的柳腰，把她摟得緊緊地貼在他的身上。他們的目光仍望着外面的月台。月台上的人群、景物乃至陽光，都使龐德感到悅目賞心。

太陽光照射在月台上的一個男人的頭上。這個男人的外貌神態，顯得似乎很愉快的樣子。現在，列車剛剛停站，尙有一段時間才再啓行，新的旅客是有足夠的時間上車的。所以，這個男人從容不迫地走着。從龐德的眼中看來，這個男人是個英國人——他的外貌，他的神態，乃至他所穿戴的衣服鞋帽，都可說明他是個英國人。

當這個男人逐漸走近列車的時候，龐德留意地注視着他，好似覺得他是自已所認識或所知道的某一個人。

這個男人手携一隻用舊了的旅行皮箱，在他的另一隻手臂之下，挾着一本厚厚的書和若干張報紙。龐德心想，這個男人看來很似一個運動員。他有着寬闊的肩膀和健康而英俊的紫銅色的面孔。從他的被太陽晒得成爲紫銅色的面孔上之表情看來，他好似一個職業的網球健將，剛在外國舉行的一次網球比賽中作戰完畢而準備回去本國。

這個男人走來得更近了。現在，他開始把他的目光逕直地凝視龐德了。龐德的心在想，這個

男人是在辨認我嗎？我是否曾經和這個男人相見相識過呢？龐德的內心竭力作着回憶。他覺得這個男人的凝視着他的目光，是遲鈍而全無活力生氣的，好似一個溺斃的人的目光一樣。龐德的內心又在向自己暗暗發問了。看這個男人的凝視着自己的目光，他似在想把某項消息或意思，無言地傳遞給自己。他所想傳遞的消息或意思是什麼呢？是在辨認或打招呼呢？還是在作無言的警告呢？抑或是他僅因爲自己對他一直注視着，所以也回報以凝視的目光。很多人在遇到被別人目不轉睛地注視着的時候，是會報以注視的目光而資自衛的。這個男人的注視着自己，是不是含有如此的意義呢？龐德的內心就一直在作着這樣的疑問而意圖獲得解答。不管對方的目光中含有何種意義，龐德依然不肯放鬆自己的注視着這個男人的目光。

這個男人開始登上頭等車來了，龐德依然凝視住他，突然之間，龐德的靈感一動，懂得了這個男人的目光之意義，並知道他是什麼人了。當然毫無疑義的，這個男人是龐德所屬的機構派來的人。總之，局長在和龐德通過長途電話而知道蓋達柯殉職後，決定另派一個人來協助龐德之完成此次的旅程，這個男人剛才的那種奇特的目光，就是意在告訴龐德，他是龐德的同志。龐德恍然大悟之餘，深信這個奉派來助的同僚，將會很快地來和他作聯絡接觸的。局長在電話中表示將要另派一個人來，說到果然很快地做到。這使龐德對於這位首長的決心和工作的效率，更增了一分敬佩的心情。

爲了使彼此的接觸進行得較爲容易起見，龐德走出了他的廂房，而在甬道上立定着以等待他

的同僚的來見。英國的特務組織的工作人員，在彼此相見接觸之時，必須先說幾句隱語，藉以確定是屬於同一機構的工作人員。這種在見面時藉以確定彼此身份的隱語，是幾句在表面上看似很平常的話。這種隱語，是月月不同的，在每個月的第一日變換一次。龐德在甬道上立定後，便在內心把本月份的見面辨認身分的隱語，回憶了一番。

列車已在開始移動前進了。甬道的末端那道用以上車下車的門，已經關上。龐德就在甬道的末端，面向着車門而立着。他沒有聽到任何的脚步聲，但在突然之間，他却在門的厚玻璃上見到了一張紫色的面孔的影子出現。接着，一個男人的語聲從他的身旁傳入他的耳內。

「對不住。我能向你借一支火柴一用嗎？」

「我一向是用打火機的。」龐德說後，從衣袋內掏出了一隻他的用之已舊的朗臣打火機，交了給身旁的男人。

「這隻打火機雖然用了很久，却依然很好，眞難得。」

龐德說：「用到不能再用的時候，我才拋棄它。」他的目光注視這個男人的面孔了。這個男人的一對淡藍色的眼睛中，並沒有光采顯現。他已經脫卸去他先前所穿的那件雨褸，身上所穿着的是一件紅褐色的蘇格蘭呢的上裝和一條法蘭絨的長褲，一件淡黃色的維也納夏令恤衫，一條深藍和紅色條字形圖案花紋的皇家工程師的領帶。他的領帶是打的「溫莎結」。

龐德一向對於任何一個打溫莎結領帶的人是不能致以信心的。龐德認爲打溫莎結領帶的人，

其性格是浮跨和具有很深程度的虛榮心的。他認為這常常是一個下流庸俗的人的一種標誌。這可能是一種偏見。龐德現在決定暫時忘掉這種偏見，而與對方應付周旋。

十六、紅色間諜

龐德繼續端詳着這男人的右手握在鐵欄桿橫枝上，他的小指戴着一隻可作為圖章之用的金戒指而閃閃發着光。他的上裝的胸袋內，有一方絲質大手帕的一角露出於外。他的左手的腕上，戴着一隻並不怎樣新的金手錶，用皮質的表帶繫結在腕上。

龐德已把這個男人所顯露於外的一切，看個遍了。他是熟知這種類的人的。這類的男人，本是初級公學的學生，因戰爭而從戎入伍，對於自已的前途和志願是毫無概念的。戰爭結束後，乃願留在軍隊內而做一個職業的軍人。現今的這個男人就是這一類型中的人。他以往很可能在軍中充任過軍事警察——憲兵——的職務，後來因為較高級的人員紛紛退伍回去本國，他就擢升入軍中的保安部門內任職。他覺得在國外這樣幹，幹得很好很如意，因之，總是力求避免被調回英國本土去。很可能，他這兒駐地有一個女朋友，也很可能已在這兒和一個意大利的女人結了婚而同居。特務機構鑒於日後英軍自的港撤回本國後，必需有一兩個秘密工作人員留在意大利內，於是，他就可以應選了。像他這樣的人，職位是不高的，所擔任的職務也僅是一些日常例行的工作。較重大較艱鉅的任務，不是他所能勝任的。龐德對於此人認識，就是如此。

龐德從其人的容貌，儀態和衣服等，對其人的問題，性格等，作了一番估計後，開始向之談正事，龐德說：「我很高興能夠見到你。你能夠告訴我所發生的事嗎？」

「昨晚夜深的時分，我接到了局長本人的電訊指示。」

此人的語聲中含有一種很特別的音腔。是一種甚麼音腔呢？龐德很難確定地指出，似乎含有多少愛爾蘭的土腔——愛爾蘭下層社會人士的土腔。龐德心想，也可能因為此人居住海外太久而一直用外國語講話，所以在講述英語時，就不免雜有奇特的音腔了。龐德向對方看了一眼而問道：「電訊指示中說了些甚麼話呢？」

「只是囑令我在今天下午登上西行的東方列車，和列車上的一個男人與一個女郎會晤接觸。指示中會把你的相貌外形，作了或多或少的描述。指示中囑令我在和你們相觸後，護衞你們而至巴黎。事情就是這麼多。」

龐德總覺得此人的語聲中含有某種性質的成分。龐德又向身旁站着的這個人，投了一瞥。這個人的轉動不定的眼光，和龐德的眼光相遇了。龐德很驚異對方的具有這樣的目光——目光中含有一種不正常的神情。龐德心想，此人可能有彈震痴呆症或早發性痴呆症，這個可憐的傢伙，徒然具有一種壯健的運動員的身體。龐德認為此人日後總有一天，精神崩潰的。龐德在內心打定了主意，待返抵倫敦後，他一定要向人事處建議，給此人以醫藥的檢驗。但此人的姓名是甚麼呢？他向人事處有所陳述建議時，總不能不提及此人的姓名呀。

龐德說：「我很欣賞你的來到，你雖然奉命來護衛我們，但在事實上，可能沒有太多的事需要你去做。在我們一啓程時，就有三個紅色的間諜和我們同車而跟縱我們。現在，這三個人已全被除去了。但說不定，這列火車上另有別的紅色的特工人員在。也可能他們另派了更多的人，在中途登上了這列火車。我們的任務是携帶這個女郎，一路無阻無險地抵達倫敦。今晚，我們最好能夠在一起，分任戒備防護的工作。」

龐德繼道：「今晚是我們旅程中最後的一夜，我不想有絲毫的疑忽和鬆懈，我不想漫不經心而冒可能的風險。我的姓名是龐德，但在此次旅程中都是以孫大衛的姓名示人的，這個女郎則化名為孫露琳——孫大衛夫人。」

這個男人在龐德的話講完後，伸手去他的衣袋內，取出了一隻陳舊的皮夾子——這皮夾子看來似乎有很多銀紙——他從皮夾子內抽出了一張名片，交給了龐德。

龐德看到名片上的正中，印有「諾曼•納許上尉」的字樣，名片的左下角處則印有「皇家汽車協會」的字樣。

龐德把這張名片放入了他的衣袋內。他的手指的觸角告訴他，名片上的字是一種凸印的字，這是一種很考究的名片。他說：「謝謝你。納許，現在你跟隨我去一見孫夫人罷。我認為沒有理由使我們三人在此次的旅程中不常聚在一起。」他的臉上呈現出一種含有鼓勵意味的笑容了。

納許說：「老前輩，我很欣幸去一見孫夫人。」他的双目中又呈現出那種奇特而不正常的神

情來了。

龐德來至在他的廂房前，輕輕地敲了一下門，並叫了個這個女郎的芳名一聲。門在裏面開啓了。龐德轉身招呼納許，讓納許先進入房內。接着，他自己也進了房間，並立即隨手把門關上。羅曼華望着這個陌生的男客，目光中現出了驚詫的神情。他的目光呆視着羅曼華，一聲不出。羅曼華略帶嬌羞地低笑了一下說道：「你不坐下嗎？」

「呃，謝謝你。」納許在窗坐的邊沿坐下來了。他僵直地坐着，他的神態看來似在記憶某些事。

納許從他的外衣的口袋裏，拿出了一包水手牌香烟，開了匣蓋，送至羅曼華的面前問道：「你要吸支香烟嗎？」羅曼華從他拿着的那包香烟內抽取了一支。納許的另一隻手上持着打火機，忙送上前去為羅曼華點燃香烟。

龐德這時正背倚在門上而立着，他望着納許，心內在想着他如何能夠對這個忸怩不安笨拙不靈的人有所帮助。納許的頭抬起來了，他的拿着一包香烟和一隻打火機的双手，稍的向前方推去，並望着龐德而說：「老前輩，你如何呢，也要吸一支香烟嗎？」

「水手牌」香烟是由較醇淡的維吉利亞烟葉製成的。龐德是素來不喜維吉利亞烟葉的。他認為這種烟葉製成的捲烟，吸來是淡而無味而不夠刺激。但他正在想做一些事而使這個人的神經能夠鬆弛和安定，不願因拒絕其敬烟其而更增忸怩不安。於是，他說了一聲「謝謝」後，伸手去抽

取了一支，自已用打火機點燃而開始吸了一口。

龐德爲了安定納許的神經，開始用一種閒談的神態而和他談話了。「納許，你常常打網球嗎？你的身材看來是一個運動員的身體，很像是一個經常作戶外運動的人。」

納許答說：「我經常喜歡游泳。」

龐德問道：「你在的港有很久的時日了，是嗎？」

納許的不安的目光向龐德投了迅速的一瞥，然後由低下頭來了。他答道：「已經有三十年的時間了。」

龐德又問道：「你覺得你的任務和工作很有興趣嗎？」

納許答道：「有時是有如此的感覺的。老前輩，你是此道中的人，是明白地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

龐德對於納許稱他爲「老前輩」有一種頗不舒服的感受。他的心在想，如何能夠制止納許繼續以「老前輩」這個字眼稱呼他。

但龐德一時却又想不出一個較好的制止方法。因爲他的內心在想着這點，他一時沒有出聲再講話。

廂房內暫時一片靜寂，三人中沒有一人出聲講話，納許覺得現在由他有所言說。他伸手去他的一個衣袋內，拿出了一份從報紙上剪下的記載，交給龐德，並說：「老前輩，你看一看這份剪

報。」他說後，目光又低垂下了。

這是從一份報紙的第一版上剪下的片斷。紙上所印的字之油墨，尙未全乾。這是一份意大利文的報紙。這段新聞的大字標題共有三行。龐德只能略懂部份的大意，不能完全了解其文字的意義。龐德把那份剪報折叠好，仍交給了納許。從那三行的標題來看，似是說伊斯坦堡發生了一宗可怕的爆炸案，蘇聯駐在土耳其的官員遭受到極嚴重的死傷損害。龐德所能領會到的意義就是這麼多。至於文字的眞實意義是否如此，這爆炸案的詳情究竟如何，因爲龐德不懂意大利文，就不能確切地知道。

龐德心想，眼前的這個人在這件事上究竟知道多少呢？他想，他目前對於這個人，最好還是採取多少保留的態度。他於是說：「這眞是一件太不幸的事。我猜想可能是煤氣管的爆炸。」他的內心則在回憶起他在伊斯坦堡的往事。他記起他會和蓋達柯在倉庫下的隧道內所見到的隧道頂上的那鉅大球形的炸彈。他記起蓋達柯告訴他的話，那炸彈是有電線通到蓋達柯辦公室的桌下的，只要一按桌下的鈕，隧道內屋頂的炸彈就是立即會爆炸的。看來，是昨天上午，丁坡打長途電話去伊斯坦堡而吩咐這樣做的。是誰實際執行的呢——是誰按那炸彈的控制鈕呢？是蓋達柯的公司的那位首席職員——也就是蓋達柯的長子嗎？也可能是蓋達柯的職員們——他的兒子們——在聞悉蓋達柯慘遭殺害的噩耗後，悲憤塡膺。第一個想到的念頭就是報復，因而出此一着的。隧道內的那數以千年計的老鼠，當然也遭到了滅門之殃。這事在昨天下午甚麼時間發生的呢？大約是

在下午四時罷。那個時間是那般俄國人每天舉行會報的時間。昨天下午四時，他們是否仍如平日一樣舉行呢？

據報上的記載，在隧道上面的室內，發件到三具屍體。在那屋內的其他部分還有多少人在呢？這其中是否有羅曼華的朋友呢？龐德想了想這些的問題後，決定把這件事的內幕故事。暫時不讓羅曼華知道。他覺得蓋達柯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能在自己死後報復到讎恨，取得了敵方更多的生命。他現在似乎隱約地聽到蓋達柯的得意勝利的狂笑聲了。這眞是一個偉大的了不起的人物。

納許的目光向龐德望過來了。他說：「是的，我敢說這是煤氣管的爆炸。」他說話的神情顯得頗無興趣的樣子。

甬道上傳來了搖鈴的聲音。逐漸自遠而近。這是告知乘客，現在餐車開始供應午餐了。車僮在甬道上走着，一邊搖鈴，一邊高聲說着請客人至餐車進餐的話。

龐德將目光向羅曼華臉上偷望去。羅曼華的面色顯得有些蒼白。她的目光也正在向龐德望着，她的目光中似含有一種求擺脫開這個庸俗不文的男人之意念。龐德向她問道：「去進餐好嗎？」她迅即立起身來了。龐德又向這個不安的男人問道：「納許，你呢？」

納許已立起身來了。他說：「謝謝你，我已經在上車前吃過東西了。我現在要去注意下列車上的各處。這車上的執事人員——你是知道的……」他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作成了一個圓圈。

這個圓圈是象徵金錢的。」

「喔，是的，他將會和你合作得很好的。」龐德一邊說，一邊伸手去拿起那沉重的皮袋。他開啓了廂房的門而讓納許先走出去。「納許，我們一會再見。」

納許踏出門外而至甬道上了。他說：「是的，老前輩，我也希望如此。」他向左轉路，在甬道上大踏步走出了。

龐德讓羅曼華先走出房外。他在走出而關上了房門後，跟隨在羅曼華的身後而行，列車上有着很多渡假已滿而回家去的旅客。在三等車廂內，乘客更爲擠擁，甬道上有着很多乘客，坐在各自的行李上面在彼此閒談着。當龐德和羅曼華經過那兒的時候，男人們都一致向羅曼華行注目禮，而女人們則以讚賞艷羨的目光望着龐德。

在餐車內，龐德在菜餚外，並要了一瓶意大利的名酒。現在他們開始嘗到西歐的美酒佳餚了。龐德固然興緻甚高，而羅曼華的神態也看來更加愉快高興了。

龐德邊吃邊說：「一個古怪奇妙的人。但我對於他的來到却很感高興。因爲我將可有機會小睡若干時間。爲了彌補旅程中的勞頓辛苦和欠少休息，我將要好好睡他一個星期。」他接着向她微笑了一下。

羅曼華以不滿意的神情說：「我可不喜歡這個男人。他是沒有文化的人。他的一對眼睛使我對他不敢致以信任。」

龐德出聲笑了。「對於你這樣一個國色天香和冰雪聰明的女郎，世界上沒有一個男人是足夠文化教養的。」

羅曼華問道：「你以前知道或認識這個男人嗎？」

龐德答道：「不認識。但他是屬於我的公司的人。」

羅曼華又問道：「你曾在介紹的時候說過他的姓名，但我現在仍想問你一聲，他的姓名叫做甚麼？」

龐德却說：「納許，諾曼•納許。」

羅曼華把「納許」這個姓複述了一遍，並把這個姓的字母，一個個地緩緩吐出，然後問道：「這個姓是不是這樣拚的呢？」

在龐德答了一聲「是的」後，羅曼華的目光中顯現出困惑的神情來了。她說：「我猜想你是知道『納許』這個字在俄文中的意義的。『納許』的俄文意義是『我們的。』在我們的組織中，一個被人稱爲納許，它的意義就是說這個人是『我們的』工作人員之一，一個人如被稱爲『史瓦伊』，則意指『他們的』人員——也就是指他是敵方的人員。這個男人稱他自已爲納許，這聽來總是令人覺得不愉快的。」

龐德又出聲笑了。「曼華，你不喜歡這個男人，其實是可以另舉出原因來的。你的這個不喜歡他的理由，未免太特別而不近人情了。」

龐德將笑容暫時收斂，而以比較鄭重的神情又說：「納許這個姓氏，在英國人中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姓氏。他是一個對於我們完全無害的人。你嫌他粗俗不文。其實，粗俗不文正是他的一項優點。我們目前所希望他要去做的事，正需要他具有這種粗俗不文的性格。」

羅曼華沒有再出聲置可否，逕自低着頭食她的午餐。三幾分鐘後，她打破沉默又說話了。「，這樣的食品眞是太好了！自從我走出俄羅斯後，我的肚子就一直裝得滿滿的。龐德，你總不會想我發胖罷。」她舉目向餐車內四週看了一遍，然後，以相當嚴肅的目光望着龐德而說：「你快付賬單吧。我現在覺得很疲倦，想回房去睡一回兒。」

他們由餐車回到廂房了的列車在繼續前進着，在經過若干時間的行駛後，將要抵達威尼斯了。龐德却說：「威尼斯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你應該看看他的面目。」

羅曼華現出一片嬌慵的神態說：「對於我來講，威尼斯只不過我們此次旅程中的另一個站而已。我可以在將來的某一天，來欣賞這個遊覽勝地。現在，我只想你愛我。龐德，」她將身稍向前傾，伸手擱在龐德的膝上，「請你給我我所需的事罷。」她的神態顯得更加迷人了。

這間小小的廂房內，於是進入風光旖旎，春色無邊的境界了。房內的兩人完全不覺時間的易逝。

東方列車又駛過幾處地方。夕陽西下，餘霞如綺，景色雖佳，但已近黃昏。轉瞬間，夜幕低垂了。廂房外的甬道上又響起了通知乘客準備進食晚餐的搖鈴聲。搖鈴聲驚醒了歡愉過後疲極而

睡的龐德和羅曼華。

龐德穿好衣服，走出至外面的甬道。在他小立了片刻後，納許出現了。龐德走近至龐德的身旁立停，以手肘碰了碰龐德的手臂一下，然後低聲說：「老前輩，我認爲我已經看破了我們的一個敵對的行踪。」

龐德對於納許的這個見告，並不感到意外的驚詫。他早已認爲如果敵方眞要對他和這個女郎有所舉動，准會在今晚下手的，因爲今晚是他們在這列車的最後一晚。龐德淡淡地問：「你所看破行踪的這個人是誰呢？」

納許說：「我不知道他的眞姓名是甚麽，但却知道他曾經在旅行中經過的港一兩次，是爲了要做某些與阿爾巴尼亞有關的事。他可能是蘇聯在阿爾巴尼亞的外交使節。現今，所持的却是一份美國的護照，護照上的姓名是威爾培。法朗克，自稱是一位銀行家。他的廂房號數是九號，就在你的廂房的隔隣。我不以爲我會看錯了他，老前輩。」

龐德向納許的面孔端詳了短短的一兩秒鐘後說：「你能看破他的行踪，眞是一件很好的事。今晚可能有一件暴行的事發生。你最好從此刻起就格外留神地護衛我們。我們絕對不能夠讓這個女郎離開我們一步或一分鐘。」

「是的，老前輩，我的意思也正是如此。」

他們同進晚餐。這是一頓靜默的晚餐。納許坐在羅曼華的身旁座位上。在進餐中，納許的神

情和舉動，顯得非常不安的樣字。他在伸手去拿鹽瓶的時候，曾經不愼地弄翻了羅曼華的酒杯，他深深地道歉，並大聲呼喚侍者給羅曼華再拿一隻杯來。最後一道的咖啡由侍者送上來了。現在輪到羅曼華顯出不安的神態來了。她碰翻了他的咖啡杯，她的面色蒼白，呼吸急促，迅即立起身而行。

「曼華！」龐德從座位上剛起身一半的時候，這位納許上尉却已經起立而追隨羅曼華了。他說：「夫人可能身體感到極大的不舒適，讓我去照料她罷。」他急步走向前去，伸出双臂去把羅曼華的整個身體抱了起來。他轉過頭向龐德說：「我抱她回去廂房。你照料這隻皮袋和付賬單罷。我會在廂房內照料她而直至你回房時爲止的。」

在納許双臂抱着的羅曼華，以軟弱的聲音說：「我沒有甚麽事。龐德，你不用憂慮。我回房後會躺下休息的。」

納許抱着羅曼華而走出餐車外去了。龐德以焦急的神態向餐車侍者招了招手，示意侍者送來賬單。他在付了賬後，拿起那隻沉重的藏有電訊密碼機的皮袋，離開餐車，而以迅速的脚步，通過了三等車卡的擁擠的甬道，而走回去他的廂房。他在七號廂房門上輕輕地敲了一下。納許來開了門，並走出了門外。納許將手指按在唇上而低聲地說：「她只覺得頭腦有些昏暈而已，現在情況很好。床鋪已經弄好，她在上面一層的床鋪上躺着，業已入睡。」

龐德向納許點了點頭，然後走進了廂房內。羅曼華躺臥在上格的床鋪，一隻手在床鋪邊垂下

。龐德忙去把她的垂下的手移送上去，覺察到她的手冰冷。她一動不動，也沒有一點點的聲音發出。龐德認爲還是讓她好好地睡一會兒爲是。於是便不再驚動她，他自己則靜悄悄地開了房門走出至甬道上，並隨手把房門關上。

納許仍留在甬道上，以茫然的目光凝視着龐德而說：「我們現在最好商定一下今晚的守護計劃。我有一本書。」他把手上拿着的一本書舉了舉。「這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納許繼道：「我想閱讀這本書已好多年了，今晚可以一讀這本鉅著了。老前輩，你先睡，當我的双眼再也無力張起的時候，我來叫醒你，讓我們換班睡眠。」

納許轉動他的頭向九號廂房的門看了一眼，然後又說：「迄至現在，他尙未現身過。可能他在弄甚些詭計。老前輩，你身上有槍嗎？」

龐德說：「有的。怎麼，你沒有槍在身嗎？」

納許的神情看來似很抱歉的樣子。他說：「我有一枝魯格手槍在家內。出來擔任這樣的工作，携槍在身，似乎臃腫些而易惹人注目。所以，我沒有携那枝槍同來。」

龐德以勉强的神情說：「你最好還是拿我的槍藏在身上，以防不測，來，進房來，讓我交給你。」

他們進入了七號廂房內。龐德隨即把門輕輕地關上。他拿出了他的那枝華爾達手槍，交給了納許，並作解釋道：「槍內有八發子彈。是半自動的，有保險掣。」

納許拿着那枝手槍，以一種職業性的習慣，用手試衡了衡它的重量。他把保險掣打開，然後又關上。

龐德的這枝手槍本是他個人的禁臠。他最憎恨別人觸及或撫弄他的手槍。現在，手槍離開他的身體而轉入納許的手上，他頓時有一種身上空空無所有的感覺。

納許在靠窗的座位上。他向龐德說：「我就坐守在這兒。這兒是一個最好的射擊地點。」他把他那本「戰爭與和平」的書，放在他的雙膝之上。

龐德除下了他的外衣和領帶，在下格的床鋪上躺了下來，雙脚擱在那隻藏有密碼通訊器的皮袋之上——那隻皮袋是放置在旅行箱和行囊之上的——。他拿起了一本書閱讀。在僅看過了幾頁後，他覺察到他的集中在書本上的注意力，已在開始消失了。他實在感到太疲倦了。他於是放下了那本小說書而閉上雙眼了。

十七、受制槍下

他並沒有讓他立刻進入睡鄉。他的內心在想：他是否能夠就此安心入睡？現在他是否有一些事需要做？是否有某些戒備需要採取？

他忽然想起這道房門需要加强地關閉。他的外衣袋內是藏有使門緊閂住的鍥形物的。他於是立即起身，從外衣袋內拿出了那鍥形物，而閂在門上，使門更不易從外面弄開。他在做好了這項

戒備的工作後，重行躺下，關上了床頭的閱讀燈，閉上了眼，開始進入睡鄉了。

那盞閱讀燈的光亮而照射在龐德的閉着的双眼上，接着，納許上尉的輕輕語聲，傳入龐德的耳內了。「老前輩，謝謝你，我的兩隻眼睛再也不肯聽我的指揮了。」

龐德悠悠地醒了，但他一動不動。他太疲倦了，適才的睡，並未能足夠驅散他的疲倦。他在慢慢地回復他的知覺來。他見到納許仍坐在靠窗的位上，那本書打開着而放在納許的膝上。納許在凝視着龐德。

納許展齒裂唇而向龐德說：「對不住吵醒了你，老前輩。我覺得我有和你談一下話的意圖與需要。」

此人的聲音內有甚麼新的意味或成份存在着呢？龐德的內心在暗暗地納罕着。他把他的原先擱在皮袋之上的双脚，緩緩地移下而至地板上，然後坐直了身子。一種危險的感覺，襲上了龐德的心頭。他覺得在這間小小的廂房內，好似正有個第三位的男人在虎視眈眈地站立着。

龐德故作輕鬆的神態而說：「很好。」但他的內心却在想：在納許的聊聊一兩語中，有着甚麼東西使得他的背脊骨有一陣寒冷的感覺呢？納許的語聲中所存在的是不是一種權威的表示呢？龐德心想，納許很可能是進入了精神異常的狀態中。自己剛才的背脊骨有一陣寒冷的感覺，很可能是由於納許的落神異常而致使的，並不是由於甚麼外來的危險。

龐德問道：「你所擔任的工作是甚麼呢？」

納許說：「我是保安部的一位首席執刑官。」他的語聲中暗示着一種興奮和驕傲的情緒。他接着又以同樣的聲音說：「我相信你是一定久已知道保安部這個名稱的。」

「保安部」。這個名詞就是答案，它足可以說明和解答「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個問題了。但這個答案實是所有可能的答案中最壞最劣的一個。這個男人原來就是這個最恐怖的組織的一個首席的殺人劊子手。龐德記憶起初晤到的時候，這個男人的含有瘋狂意味的目光了。現在，他明白那樣的目光眞正含義了。這是一個心理精神有病態的人，對於自己的身爲殺人劊子手的事，是極感到志得意滿的。

龐德心想，保安部的找到這個男人而給以如此的工作，是一定有其道理的。他突然記起了瓦扶拉所會說過的話。他於是凝視着這個保安部的首席劊子手而問道：「納許，是不是今晚月亮對於你的精神和心理有很大的影響？」

納許的臉上有怒容呈現了。他說：「我的間諜先生，你以爲我現今在瘋狂的狀態中嗎？請你不用擔憂。倘若我現今是在瘋狂的狀態，我不會置身在現今我那置身的地方的。」他的聲音中也含有怒意。這不啻告訴龐德，龐德的這句話已觸動了他的神經。

龐德心想，他現在最好能夠用些不觸怒對方的話拖延時間，在拖延的時間內，他以竭力思索出一些方法來對付這個劊子手，可能羅曼華會……

龐德又開聲講話了。他望着納許而問道：「在這件事中，這個女郎又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呢

？」

納許說：「她是我們用以引你鈎上的誘餌之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所謂密碼電訊機——你不用擔心，她是不會摻進我們現今的談話中來的。在我先前為她重斟一杯酒的時候，我在她的酒杯內加了一些三氯乙二醇的麻醉劑。她是在今晚不會醒轉過來的。她將要和你一同去那個地方。」

「喔，原來如此。」龐德舉了舉他疼痛不堪的手。「好罷，現在讓我來聽聽你的故事罷。」他的語聲顯得很痛苦。

納許說：「你要特別當心，千萬不要玩弄手法和想使用詭計。假使你胆敢擅動一下，一顆槍彈將會貫穿你的心房的。其實，我並沒有特別的太多的事要告訴你。你最後的收場就是讓一顆槍彈貫穿你的心房的正中。但如果你敢擅動一下，這樣的收場就會提早地到來的。我希望你不要忘記我是一個甚麼人？你記得你的手錶被槍彈擊中事嗎？我是一個百發百中的神槍手，從來沒有失誤過一次。」

龐德以一種不經意的神態說：「你剛才的射擊表演確實不錯。但請不要擔心我會有甚麼異動。你總該記得我的手槍已經在你的手上這件事罷。繼續講你的故事吧。」

納許說：「好，保安部的決策是殺死你。看來，他們需要選敵對方面的一個間諜下手，以顯示他的威力。他們所選中的目標就是你。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龐德凝視着這個殺氣滿面的首席劊子手而問道：「但他們為甚麼獨獨選中我為目標呢？」

納許說：「你不用問我這樣的問題。他們說你是你們的組織中的一個相當負盛名的人，他們當然是要選一個有名而出色的人為目標的。這項計劃已經醞釀着三個月了。在我們內部，是有着很高明的一個設計策劃的人，他的姓名是喀隆斯汀，一個奕棋國手。計劃訂定後，付之實行了。我們的行動處處長，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我敢說她所殺死的人——或是說，由她所安排和命令而殺死的人——，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為多。是的，她是一個女人，名叫克莉柏，是一個知道所有壞事而且具有極大魄力的女人。」

這對龐德確是一項新的知識。保安部的行動處負責首長克莉柏，竟是一個巾幗中的人物！

納許又繼續說：「克莉柏發掘到了這個名叫羅曼華的女郎，訓練她擔任這項工作。怎麼樣，她在床第上的情形如何呢？是不是很能迷人而能令你感到滿意呢？」

龐德聳了聳肩。這是一次行動略為過火些的聳肩，龐德是故意如此的。他是想藉此使對方對於他的體上的動作感到習慣而不以為意。

納許又說道：「對於這類性質的事情，我是不大感到興趣的。但他們却設法為你們兩人在床第上的顚鸞倒鳳，拍攝了一些極有趣而極傳神的相片。」他用手拍了拍他的上衣的一隻口袋。「全是十六米厘的相片。這些相將會放入她的手袋內去。將來在報紙上刊登出來，是一定能引起人們的極大注意和興趣的。」他縱聲而笑了。

龐德現在明白了。他在伊斯坦堡的旅館內時，旅館的職員以好聽的理由，擅自爲他調動房間；由普通的房間移換去所謂蜜月房；房內的床後有一面大鏡；這些原來都是大有道理的！龐德覺得他的手掌在冒着汗了。他把手掌在他的長褲上抹了幾下，以抹去濕濕的手汗。

納許的聲音轉得有些粗厲了。「安定些？我曾經吩咐過你不要擅動，你記得嗎？」

龐德停止了以手掌抹長褲的動作。他說：「把你的故事繼續講下去罷！這個女郎是否知道暗中拍攝這些相片的事呢？她是否知道保安部參加入這些事情呢？」

納許的鼻子內哼了一聲後說：「她當然不知道這些相片的事。克莉柏是不會輕易給任何人以信任的。克莉柏是不會給這個女郎以一碼之外的信任的，可能是因爲她太易動感情的緣故。在這方面的事，我是知道不多的。我們在平日都是各不相關地工作着的。在今天之前，我從沒有看過這女郎。我所知道的只是我自己的工作。當然，這個女郎是知道她是爲保安部工作的。當她被克莉柏所告訴她的，是她受命到倫敦去，而在倫敦做某些間諜的工作。她所受到的囑咐，僅是如此而已。」

龐德心想，這個女郎眞是一個愚蠢的傻瓜。爲了甚麼鬼原因，她不把保安部干預的事告訴他呢？她可能是因爲太懼怕保安部這個恐怖的組織，所以連保安部這個名稱都不敢出之於口。喔，這個可憐的女孩！她曾一再向他說過，她在抵達了倫敦後，將會把所有一切的事都告訴他。她要他對她有信心不要害怕。他現今覺得她太天眞幼稚了，受了他們的欺騙和戲弄而完全不知。其實

，他覺得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的心內又繼續在埋怨這個女郎的愚蠢了。他認爲她即使不願或不能在旅途中明言，但至少也應該給他一些暗示呀！一些些的暗示就夠了。他如果能夠給他以某些暗示，很多事就可以不會發生，例如，蓋達柯的生命就可以保全而不致慘遭犧牲了。

納許繼續講述他的故事。「你們的那個土耳其人太碍手碍脚了，於是就決定把他消滅掉。昨天下午，我們在伊斯坦堡的機關，遭遇到爆炸而造成死傷和損害，我猜想這一定是那個土耳其死鬼的黨羽幹的好事。」

龐德又聳了聳肩而說：「這對於你們是一件太壞的事了。」

「龐德你不用爲我擔心。我的任務的最後一部分工作，將會進行得很容易的。」他向他腕上的手錶投了匆匆的一瞥，「在約二十分鐘之後，列車將駛入辛普隆隧道。那兒就是他們所要我下手的地方。這對於報紙的新聞來講，當更富於戲劇性。當列車一駛進隧道的時候，就給你一顆槍彈——僅僅一顆擊中你的心房就夠了。」

納許繼續說：「列車在駛經隧道時所發出的隆隆聲響，是大有助於的工作的。在給你的心房一顆槍彈後，我將給這個女郎的頸項後部一彈，這給她的一彈是用你的手槍發射的。然後把她的屍體由窗口拋出。接着，我將再給你的心臟部位上加多一顆槍彈，並讓你的右手緊握着使你斃命的手槍。你的恤衫上當然會有很多的彈藥在。」納許頓了一頓，並作了一下獰笑之容。

納許接着又繼續說：「人們在發現在這間房內的情景後，最初的第一觀念，當然是會認爲你

是自殺而死的，但當他們在稍後的時間見到你的心臟部位有兩顆槍彈後，就不能再認爲這是自殺的案件了。這將會顯得是一宗神秘的命案。」

納許的臉上又現出獰笑之容了。「有關當局人員對於這宗神秘的命案，當然要積極着手踏勘和偵查，必定要來再次勘查普隆隧道。於是，他們將會發現到很多的東西。他們將會在她的手袋內發現那些香艷冶蕩的床笫風光的相片，又將會在你衣袋內發現到她寫給你的一封長長的情書——一封具有威脅性的信。這是一封很好很好的信，當然在實際上並不是出她的手筆，而是保安部的專家的得意傑作。你想知道這封信的內容嗎？」

納許是知道龐德渴想一知信的內容的，所以他不待龐德出聲回答，便又繼續說：「信內說，假使你不肯和她結婚，她就要把那些床笫風光的相片交給報館去發表。而你答允了和她結婚，但有一個條件，要她竊取密碼電訊機……」

納許的聲音頓了一頓，當後作了一番小小插曲的解釋。他說：「在事實上這所謂密碼電訊機是保安部所設下誘擊敵人的一個妙着。當你們的密碼電訊專家如獲至寶地去觸弄它的時候，它就會大顯威力而把你們的專家們送去另一個世界，我先前已經告訴過你，它究竟是甚麼東西了。」

納許咯咯地笑出聲來了。

這位保安部的首席劊子手的話，又回到他的故事的正題上來了。他繼續說：「她的信內又說她所能貢獻給你的東西，是密碼電訊機和她自已的身體。她將她的整個身體奉獻給你，讓你完全

的佔有和盡量的享受她的身體。這些都將成爲各張報紙上的新鮮熱辣的新聞故事。命案的消息一經傳出後，各報——尤其是這兒西歐的左翼報紙——當將速派專員來到這火車實地採訪。他們將採訪和查知到這個故事中的每一件事：經常發生傳奇性的奇案怪事的東方列車；美艷絕世的俄國女間諜在辛普隆隧道內被謀殺；香艷而骯髒的相片；秘密的電訊機；英俊而能幹的英國間諜在謀殺她後而自殺，身敗名裂，事業全毀；間諜、愛情、色慾、華麗的列車、孫大衞先生和夫人…」

納許停口換了一口氣後又說：「這些都是惹人興趣的事，它們將會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掛在人們的口唇邊上，成爲各國人民大衆的談論的好題材。我們在高柯洛夫事件上丟了大架。現在有了你和這個女郎的新鮮熱辣的故事，人們就會忘記了『高柯洛夫事件』而不再談論它了。這件事在世人的眼內，對於享有盛譽的英國特務組織的會有甚麼樣的觀感和印象呢？這個享有全球盛譽的特務組織，它的屬下的一個最卓越能幹的工作人員，鼎鼎大名的龐德，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人和落得這樣一個下場！竊得的所謂密碼電訊機，原來是這樣一件東西，它所帶給英國的特務組織的竟是這麼一回事！你且想想看，你的頭目將會對你有甚麼觀感和印象呢？社會大衆將會怎樣看待和評價你這個人呢？還有，你們的政府，你們的盟友美國人，將會給你這個人甚麼印象和評價呢？」納許略停口數秒鐘，顯現着一面孔的自豪自傲的神情。然後，他又說：「朋友，你今次的遭遇，將成爲本世紀的一個最惹人感到興趣的故事，靠着報紙的大事渲染傳佈，是不愁世人不咸知的，是不愁世人不以此爲話題的。」

龐德心想，是的，這個劊子手的這番話是說得一點都不錯的。西方國家——尤其是法國——的報紙，是重視這樣的含有愛情、色慾、間諜、兇殺等諸種成份的故事爲最佳的新聞題材的。像這種具有極大生意眼的新聞，是誰都沒有能力以阻制他們刊載的。龐德的內心在想着，這具有所謂密碼電訊機，不知道局長屬下的人員或法國專司情報務的第二局的人員，是否能夠猜測或領悟到它並不是眞的密碼電訊機，而是敵方的一件誘人跌下陷阱的利器？假使他們不能領悟到這點，將不知有多少的英法的密碼電訊專家要喪生在這件利器之前。龐德一想及此，內心不禁暗暗叫道：「啊！我的上帝呀！」他想，他即使不是爲了自已的生命安全，但爲了那些西方的優秀的專家的生命起見，他也必須竭力設法掙脫這個劊子手的魔掌。

但他現今困居斗室之內，身在對方的槍口指向威脅之下，他如何能够掙脫出對方的魔掌呢？

龐德的腦內在思索着可以脫險的方法，他的目光在向室內各處和各物作着打量。但他不能老是靜默着不說話，以免引起對方的思疑，認爲他在默想着甚麼詭計。

他於是向納許說：「你在的港上和我相晤接觸這件事，在你來講，你是不免帶有多少的賭博成份的。告訴我，你是如何知道我們這個月的相見時的招呼隱語的呢？」

納許顯得很有耐性地說：「保安部是一個了不起的組織——它的工作成績確是值得驚人和驕人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別的機構或組織能夠比它做得更好的了。你們的工作人員在外面初見時所作的辨認彼此身份的隱語，你們自以爲高明巧妙得很，每月變換不同，以爲這可以永保秘密而不

憂會給外人獲知。但我們却有辦法探知你們的每年的各個月的隱語。你該記得，每年的一月份，你們總有一個小角色在某一個地方失踪不見——或在遠東的東京，或在非洲的一個小城市——。這就是保安部所演出的得意傑作。這類的小角色是很容易對付的，保安部的人員只要小施手法，就可以從這小角色的口中獲知你們這一年的每月的隱語了。當然，他們所知道的其他事，也會一五一十吐出來的。不過，保安部在每年一月份的活捉你們的一個小角色之事，其主要目的在探知你們的隱語，如果因此而能獲知道其他某些事，則算是意外的收穫——保安部明白這些小角色是不會知道較多和較重要的事的，所以除了想從他們的口中探知你們本年度每月的隱語外，是並不存有其他甚麼厚望的——保安部在某一地的人員，在獲知了你們每月的隱語後，便立即呈告莫斯科的中央總部。事情就是如此而已。」

龐德不停地揑着他自已的手指而默默不語。

納許繼續說：「至於你剛才說我在的港上車找你而和你相接觸，你說得並不對。老實講，我是自始就一直和你同坐這列東方列車的。不過，我是坐在列車的最前面的一節車卡而已。在列車駛抵的港的車站時，我就立即下車而至月台上，然後向你這節車走來，作爲我是的港這個站上車的。我現在不妨告訴你，我們曾在南斯拉夫京城等待你。我們知道你們在南斯拉夫京城停留的時候，曾經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你們的最高領導首長。我們的人員竊聽南斯拉夫的電話，已有數個星期之久了。可惜我們聽不懂你們那個人在打去伊斯坦堡的長途電話中所說的某些話的眞正含義

。否則，我們是能從速通知我們在伊斯坦堡的人員而制止那場不幸的爆炸慘劇發生的；即使不能阻止爆炸的發生，但至少已有戒備，可以拯救我們那幾個不幸而死的人的生命。總之，當你在伊斯坦堡下飛機的那一刻起，你就已注定要被殺死，問題只是在何時執行而已。

納許再次地向他腕上的手錶投了迅速的一瞥，然後，抬起頭來，望着龐德，露齒微笑地說：「時間快到了。」

龐德心想：不錯，我們一向知道保安部這個恐怖組織的高明和厲害，但却從未知道其高明和厲害竟到如此的程度。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而知彼的工作尤其重要。從納許的這番話來看，保安部的知彼工作——至少在當前的這件事——是做得非常好的；而我們自己在這件事上的知彼功夫却大大的相形見絀了。龐德在較早時間，就認爲自已爲公爲私，都應該設法脫出這個劊子手的魔掌。現在時間更迫了，他的內心已匆匆地想到了一個脫險的計劃，他需要更進一步地想出這個計劃的實行細節。

龐德開聲講話了。他說：「看來，保安部在這件事上進行得的確很好很高明，我沒有甚麼話可講。但只有一件事……」他把他的語聲拖長而使它在空氣中飄動着久久不息。

納許的目光凝視着龐德而問道：「是甚麼呢？」

進行中的列車，速度在開始轉慢了。龐德心想，列車的進行速度開始減低，是因爲將要駛抵意大利的邊境之杜摩素拉地方的緣故。駛抵那兒後，意大利的海關人員將會上車來巡視和檢查嗎

？假使上車來檢查，這對於他當前的處境，是或許有帮助的。但龐德再一思索後，記憶起以前坐東方列車而經過此地的經驗了。在杜摩杜素拉，海關人員是不對全個列車作正式的檢查和巡視的，要等到列車駛至法國邊境的瓦羅比斯時才作巡查的措施。但海關人員對於臥車的乘客是另眼相看的。臥車是列車中最高的等級——臥車這一等級之下，有頭等，二等，三等之分——臥車的乘客是有錢的紳士和貴婦淑女，應該予以尊重和力求避免給他們以打擾不便。所以，當列車駛抵瓦羅比斯時，海關人員是除了偶然突發的事情或特殊的原因外，不會來臥車作逐房的查視的。

納許見到龐德沒有立卽答說是一件甚麼來，便現出不耐煩的神情而催促道：「喂！繼續講下去！」

龐德說：「沒有一支香烟助神，是提不起勁道來講話的。你是知道我的香烟癮是很大的。」

納許點了點頭而說：「好罷，我准你吸一支香烟。但你如果有我所不喜歡的動作發出來，你就會當場斃命的。我一再如此地告誡你，希望你能明白這點。」聲音顯得很嚴肅。

龐德於是把他的右手伸去他的褲後的口袋內，拿出了他那隻頗大的青銅烟匣，啓開了匣蓋。他從匣子內抽取了一支香烟，然後，又伸手去褲袋內拿出他的打火機。他點燃了啣在嘴上的香烟，把打火機放回了褲袋內。

他讓他的那隻頗大的青銅烟匣，留在他的膝上而在他早先所閱讀的那本着說書的旁邊，他伸出左手去在那本書和那隻香烟匣的上面，好似防止說本和烟匣從他的膝蓋上滑跌下去。他深深地

吸着他的香烟，好似他的烟瘾已經餓了很久，現在要好好地吸幾口以過癮。他此刻所表現於外的是如此，但其實他是在施行的詭計手法。這是他的想脫險的詭計手法的一個開始。

「你看。」龐德的右手手指夾着他的香烟，在空中畫了一個圓圈，以求分散納許的監視着他的注意力。他的左手則把烟匣移去書本內的兩頁之間。「你看，這件事看來是如此的妥善周詳，但你如何呢？當我們從辛普隆隧內而出後，你將要做些甚麼事呢？車上的那位執事人員是知道你和我們相識的－他知道你和我們共同進餐，知道你在我們的廂房內過夜－。他們將會立即查究你和追查你的。」

「喔，你說的就是這點。」納許聲音又顯得有煩厭的意味了。「看來，你對於俄國人在這些事上所設的計劃之高明，還不夠認識。我在行事後，將在狄容下車，坐一輛汽車而去巴黎，然後，我就在巴黎那兒消失了我的行蹤。他們即使循線索而查究至巴黎，但一至巴黎，線索就斷，絕對無法能夠再查出我的行蹤下落。」

十八、生死決鬪

納許繼續說：「這兒現場的情景初落入他們的眼中時，必定視你為自殺的。他們只能在現場發現到一支槍——就是握在你手內的一支槍——見不到第二支槍的存在。而你的心臟部位的第二顆槍彈，他們要在稍後的時間方能發見到，我早已高飛遠走。所以，他們是不會提到我的。在

事實上，我已經和人作下了明天中午的約會——在麗滋大酒店的二〇號房，我將向克莉柏報告我的任務的執行經過。她對這項對付你的行動是有着特別的關心的，因為她想這項行動獲得極大的榮譽。作了報告後，我就以她的汽車司機的身份出現和她同去柏林。」

納許頓了一頓，聲音轉而含有興奮的成分。「我深信她的手袋內已有一枚準備頒發給我的列寧勛章在了。列寧勛章是一項最高的榮譽，它將為我所有了。」

列車在杜摩杜索拉僅停留了短短三幾分鐘，現在又開始移動前進，龐德的情緒緊張起來了。在短短的幾分鐘後，列車就要駛經辛普隆隧道了，他的死亡時刻也要到了。他想。假使他真的不能倖免一死的話，那就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怪他自已的蠢笨——盲目而無可救藥的蠢笨，尤其是他在羅曼華的身上所表現出的致命的蠢笨。他開始給他自已深深的譴責了。在以往的幾天中的任何時刻，他都可以做出一些事來避免這次災禍的發生，在以往的日子中是並不缺乏有所作為的機會的。但他的自大，自滿和好奇的心理，以及四天中的沉醉愛情之杯裏，却貽誤和累苦了他，使他完全沒有警覺到敵方的這項陰謀詭計。

龐德現今可以想像保安部的首長們——譬如說是主持這項陰謀詭計的行動處處長克莉柏罷——之得意的表現：「同志們，愚弄龐德這個負有虛名的英國間諜，實在一件很容易的事。你們注意着看他的跌入我們的陷阱罷。我告訴你們，他是一個蠢物，所有的英國人都是蠢笨物，你們放開看罷！」他們這樣的得意表示，看來似乎是大言不慚得很，但現今的事實却在替他們的這樣

表示作着證明。龐德思想及此，內心愧悔之感並生。他悔的是自己不該這樣疏忽和毫無警覺；愧的是因爲自己在這件事上的過失錯誤，而使所有的英國人都蒙受了「蠢物」的譏稱。

只有幾秒鐘了！只有短短的幾碼路了！

外面的皎潔如水的月光，經由窗而進入房內。但月光忽然不見了，車已駛進了黑暗的隧道內了。

「你這個英國的狗養的！你的甜蜜的夢現在可以醒了！」

納許所奉到的命令，是在列車駛入了辛普隆隧道內時把龐德送終。現在，所規定的地點已達到了，是應該動手的時間了。納許在隧道內應做的事不僅僅是給龐德的心臟兩顆槍彈這件事，接着，他還有好些事要做。時間是緊湊的，不能有一分鐘的延緩和浪費。他不再避緩了。

納許的手上所持着而指向着龐德的手槍的槍筒口，有微微的火花閃起了，一顆槍彈直向龐德的胸前飛來了。

龐德的身體向前仆去而四肢伸展地倒臥在房內的地板上了。房內的那黯弱的紫羅蘭色的燈光，這時似乎顯得更黯弱和陰沉了，酷似兩舍殯房的暗淡的燈光一樣。

納許在先前曾經說過，他將先向龐德的心臟部位發射一彈。納許又曾經說過，他的射擊技術是非常的高明和卓越的；他對於他所要射擊的目標，是必定命中而從無一失的。龐德是相信納許的這樣說法而並不視以爲誇言的。

在納許尙未開槍射擊之前的幾秒鐘內，龐德的腦內是在作着極忙碌的活動的。他曾經見到過的屍體倒臥在地的姿勢是如何的。他給自己作出了決定，在納許的手指正勾動槍機的時候，他就作爲已被擊中而倒仆在地上，並使倒仆於地的身體之姿勢，看來已經中彈而亡。

龐德本來想在納許的百發百中的射擊技術下賭一下運氣的，但他現在却像一個死人一樣臥在地上了。他覺到他的心臟部位辣辣，肋骨之內似有火燄在焚燒着。在實際上，他的身體上只有頭部起着劇烈的疼痛，那是他在介倒於地面的時候，碰撞及木器的傢具而生起的疼痛。他還生存着，並沒有死去。他算是領悟到這點了。

納許曾經說過，要給龐德的心臟兩顆槍彈的。第一顆可以避過，但第二顆如何呢？這就要迅速地設法以求避免第二顆槍彈的進入心臟了。龐德一方面既要裝成已死的人一樣臥在地上，以免納許的思疑，一方面又要竭力迅速地作死中逃生之計。他的手臂彎處是一向暗藏有一柄可以飛擲的刀——這是有如剃鬚刀一樣的兩邊都有很銳利的刀鋒的——。他在迅速地探取他的暗藏着的飛刀了。

納許似乎感到很疲倦，又在已解決了一個勁敵後，精神不免本能地鬆懈了一些，他發出了一下打呵欠的聲音來了。龐德偷看站立着的納許的動態。納許的脚在微微地動了，看來，將要去踏上下格的床鋪而去用槍結果這個女郎了。這是在幾秒鐘內就將要發生的事，爲了搶救這個女郎的生命，龐德應該迅速地有所行動。

龐德不敢仰首上望。他只能見到納許的皮鞋尖端在動着，皮鞋的尖端是向着床舖的一邊而移動的。龐德一邊在注視那雙皮鞋的尖端的移動，一邊在想着一個人的身體下部的要害是在何處，他準備一發就擊中對方的要害。

龐德見到兩隻皮鞋中的一隻在開始離開地面了。他的肌肉緊張了。他的右手已摸到手彎處的那一柄刀的邊了。他在緩緩地把那柄刀自臂彎處取出。那隻離地的皮鞋已不見了，想來已踏上了下格的床舖。接着，另一隻皮鞋也在離開地面而上動了。這時，刀已握在龐德右手了。

霍地，龐德將躺臥在地上像死人一樣的身體一個扭轉，而立了起來，他手上所持着的兩邊有銳鋒的刀，隨着他的手的移動而閃閃發出光了。他把那柄利刀，用足氣力向前刺去。自他從地上霍地起立，而至持刀前刺，僅祇是一瞬間的事，快速到使人來不及覺察到。

一下尖銳的叫聲發出了。接着，納許手上所拿着的槍發出跌落於地的聲響了。龐德手上的刀也因爲納許的身體倒下而碰跌了。納許並沒有死，他也沒有喪了抵抗力。相反的，他很迅速地將身體向龐德倒去，把龐德壓在下面了。兩人於是開始在地板上作着肉搏了。

兩人用手，用脚，用牙齒，作着生死存亡的搏鬬。龐德固是强人，但納許亦非弱者，這場純憑體力的搏鬬和掙扎，他們兩人都在急切地求制對方的死命。看來，是納許佔了上風。龐德漸漸地只有掙扎的能力，而且愈來愈感到掙扎的困難和吃力。在極短的一兩秒鐘內，龐德甚至認爲他自己的命運業已注定，他必死於對方的雙手之下。

置之於死地而後生。龐德不以自己的必將喪生而稍懈其掙扎。他的內心在囑咐他自己，必須盡到自己最後的一分力氣；在最後的決定時刻尙未到來之前——即使只有一秒或半秒鐘——，他的求生的希望仍是未絕的。他想，即使自己最後仍難逃一死，但能够做到同歸於盡，使對方陪他同死，還算値得；再不然，也得使對方受重創和氣力全耗，動彈不得，無法在殺死他後遠走高飛。

在處於極端劣勢下風的龐德，就憑恃着這種心思以作鼓舞，一絲不懈地繼續和納許作生死的搏鬬。

龐德的頭腦已感到昏昏疼疼。在使盡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後，他也不大淸楚自己究竟做了一些甚麼事。他只是覺得全身乏力地躺在地上，臉上大汗淋漓。他除了感到全身的酸疼外，不再覺到有任何的力來的力量加在他的身上了。

列車繼續在前進着，但先前那種特見深沉的車行隆隆聲，已開始轉變了，外面的皎潔似水的月光，也再次開始由窗帘之隙而入房內了。

龐德的目光在掃視了一遍而在腦內得到了一項確定後，費力地立起了身，去拉開窗帘的一邊而向外望去。他見到了鐵路旁軌和倉庫以及明亮的燈光。這是瑞士燈光。

列車駛進入站而緩緩地停住了。

在廂房內的一片靜寂中，有一個小小的響聲自地板上響起而傳入龐德的耳內。龐德矍然一驚

，並暗埋怨自已的未能絕對做得成功，他迅即俯身凝聽，並作出戒備的姿勢。但他沒有能再聽到任何的聲響，也沒有見到地板上躺着的這個人有任何的動作生起。伸手去按此人的脈搏，已完全停止跳動了。這人已經氣絕斃命了。

龐德立直了身子，然後坐下，他心情煩燥地等待列車的重行移動前進，他認爲這兒是有着好些事需要他去做的。他必需做一番淸理的工作。他需要在羅曼華淸醒過來之前做好一些事。而淸理的工作必需在列車離站後的高速度行進中方才能夠做的。他不耐煩地等待着。

列車作了極短的停留後，又開始駛動了。車輪有一種新的聲響起了——一種聽來似頗愉快的聲音，好似他們正在爲着已經度過那條黑暗的隧道而高興。龐德知道列車在駛離這個站後，轉瞬間就將加快速度以駛經亞爾卑斯山山脚而入肯東山峽的。他於是立起了身，走去撥動屍體的雙腿，使之轉向着頂上的燈光，以便看到淸楚。

龐德一看之下，不禁矍然一驚。這兒看來好似成了一個賣豬羊肉的舖子，紅色的血之多，使龐德不由暗問自己：「一個人的身體內究竟含有多少分量的血液？他記憶起往日所知的生理學常識，通常一個人的體內是含有約十品脫（英量每品脫合二十盎司，美量則合十六盎司）的血液的。看來，這個死鬼的身體內所含有的血液，已全部流出了。爲了不讓血液沾汚及過路通道，龐德拿起了下格床舖的床單，而包裹屍體了。他已經打定了主張，趁車行甚速地經過山峽時，把屍體由這節車的甬道末端的門拋出去。

最後，龐德完成他的這項工作了。地板和牆壁上的血斑，全行擦洗乾淨了。納許的手提旅行皮箱，龐德已決定在列車駛抵狄容時移走。龐德現在感到非常口渴和疲乏，他把房內的一個大玻璃水瓶的飲水，喝個盡淨。

然後，他走去床舖前，伸手去上舖搖動羅曼華的肩膊了。他連續地搖了幾下，但羅曼華却一點反應的動作都沒有。龐德的心情頓見焦灼了。這個名叫納許的傢伙先前是否出謊騙他呢？納許說只不過加了一些麻醉劑在酒裡而使她失去短時期的知覺。這是不是謊言呢？是不是納許在酒杯內下了毒藥而謀殺了她呢？龐德於是將手移至她的頸部按着。她的頸部是溫暖的。龐德又側耳去凝聽，他聽到這個女郎有着呼吸聲。他的心稍稍安定一些了。

爲了叫醒她，龐德想出一個妙法。她用指去輕搔這個女郎的耳部最敏感之處的癢。這個女郎的頭在微微地動，並有微細的嗯嗯聲發出了。龐德繼續地搔她耳部的癢，最後終於使她發出一句含糊的「不要」的聲音了。

龐德忍俊不禁而微笑了。搖動得更急更重。羅曼華的兩隻眼睛睜開了。她的藍色的眼睛有着深深的受麻醉的迹象，在剛一睜眼後又閉上了。接着，她的嘴內吐出了一句話：「做甚麼？」語聲含有睡意和怒意。

龐德向她講話了，並搖動她的身體更劇烈了。最後，她終於坐起來了。她的雙眼茫然無神地注視着龐德。龐德用手去捧她的雙腿，使之在床邊上垂下，然後，他把她自上格床舖移至下格床

舖上了。

羅曼華這時的神情樣子，看來可怕，好似一朶鮮花受到摧殘一樣——她的表情呆鈍；嘴微微地張開着，顯得鬆弛無力；一雙美目現在變得完全無神了，目光中有着很深的睡意和醉意；秀髮蓬鬆散亂。龐德拿來濕毛巾，爲她抹面，又拿來大梳，爲她略略梳理下頭髮。她呆鈍地聽任他這樣做，不言不動。

列車駛經洛柔了，在約一小時後，駛至法國邊境的瓦羅畢土了。龐德暫時離開羅曼華而走出了房，在門前的甬道上立着。法國的海關和移民局人員，行經他的身旁而直去執事人員的小室。在約五分鐘後，海關的移民人員從車上執事人員室走出而逕自下車去，沒有檢查旅客。

龐德回進廂房，羅曼華又再度入睡了。龐德看了看納許的手錶——他自已的手錶已被納許最早的一顆槍彈擊破玻璃表面了。納許的手錶現今已在他的腕上了——。現在的時刻是四時三十分。再一小時，列車可駛抵狄容了。列車又再次駛動，龐德開始做他的工作了。

最後，羅曼華終於張開雙眼，雙眼睜得大大的。但她的瞳人却不大集中，她說了一聲「龐德，停手罷」，兩隻眼睛又閉上。龐德抹了抹他的臉上大汗。他把皮包行囊，一隻一隻地搬至甬道末端的太平門旁的地上而叠起。然後，他走往車上執事人員的小室，他說夫人的身體不舒適，他們準備在狄容下車。他給了執事人員最後一筆小賬，並說：「行李的事不用麻煩你。我已經把它們都搬出來了。這樣可以不致驚擾到正需要安靜的休息的夫人。我的朋友是一位醫生。他整晚坐

着以照料夫人，現在已疲倦至極，我已經讓他坐在我的床舖上睡了。他需要多睡些時間。我現在拜託你，暫時不要去打擾他，等到列車在駛抵巴黎前的十分鐘，你去叫醒他不遲。」

執事人員應道：「是是，先生，我一定遵從你的吩咐。」他把龐德的護照同車票檢了出來，交了給龐德。列車的行進速度在開始減低了。執事人員向龐德說了「珍重，再見」的話後，龐德走出小室而回去他自已的廂房了。

列車已開始駛入狄容的車站了。龐德把羅曼華拖拉着而去到房外的甬道，並隨卽把房門關上。龐德拖着羅曼華下車而踏上月台的地面了，一個身穿藍色制服的脚夫，爲他搬着他早已放在甬道末端近門處的地面上的那幾件行囊而至月台。

這時，黑夜已逝，天已報曉，東方的太陽在開始冉冉上昇了。在這樣早的淸晨，臥車的旅客們幾乎全部仍在睡鄉中，能夠醒來的人是很少很的。只有三等車上的一小部分旅客——他們所坐的三等車廂之設備是很難使人舒適地入睡的——，能夠見到月台上有一個男人扶持着一個女人行走而向外面廣場上所停放着的汽車前去。

× × ×

巴黎的麗池大酒店的門前，一輛計程車駛來停住了。這輛車內走出的一個男人就是龐德。他看着現今在他腕上的納許的手錶，此刻的時間是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他必須絕對嚴格地遵守規定的時間。他知道俄國間諜對於任務中的約會之時刻是不能有或早或遲的差誤的；倘若一個俄國

間諜赴任務中所規定的約會未能按時，即使早到或遲到數分鐘，這個約會就會自動地取消的。

龐德付了計程車的車資後，經由麗池大酒店的左首的門，而走去該酒店所附設的酒吧了。他在酒吧內的一張桌位上坐下，要了一杯伏特加．馬提尼。他一口氣地喝了約半杯，然後把酒杯放在桌面上而有所思索了。

× × ×

他對於過去四天──尤其是昨晚的一夜──的旅途之遭遇和經歷，感到有如做了一場噩夢。不管怎樣，以往的四天，已從日曆上抹去了：以往四天中的遭遇和經歷，也已成了過去的陳蹟。現在，龐德要開始自己的冒險生涯了。所有關於他所負的任務中的各事，現在都已由有關方面的人員接下了手而去擔當和照料，毋須由他個人再操心費力了；現在，他要進行的是他自已所欲做的一些事了。

他已把羅曼華送去了英國駐巴黎的大使館，這個女郎現今睡在大使館的一間寢室內。那具所謂密碼電訊機，現仍孕育有爆炸的可能，它已由法國的專司情報特務的「第二局」的爆炸品處理取去作必要的檢查和處理了。

馬修司──是龐德的一位老朋友，現今是法國的「第二局」局長，爲法國政府的情報特務工作的最高負責人──已和龐德接觸聯絡過了。龐德曾經向馬修司提出了一項要求，要馬修司囑令麗池大酒店的鏗蓬道入口的門警給他一條總鑰匙，而且不能向他發出任何的問題。

馬修司對於他自已的能再次和龐德所負的任務發生關係這一點，感到很欣幸。他曾經說：「親愛的龐德，你放心，我一定遵行你的神秘的囑咐。至於你爲甚麼向我提出這樣的要求？你的故事究竟是甚麼？我決不立刻向你追問，你儘可以在日後告訴我不遲。兩個洗衣工人帶着一隻很大的衣服簍，將在十二時十五分進入二〇四房；我將穿上一套制服──他們的貨車司機之制服，伴同他們而入。我們將把那件東西裝入衣服簍內，携去奧爾萊，等待英國皇家空軍的一位康比賴先生來到──他將在下午二時抵達──。我們就把那隻大簍交給他。怎麼樣，好嗎？」

英國特務機關之負責人，曾在長途無線電話中和局長通過話。這位法國站的負責人曾經從龐德得到一份簡短的書面報告，他把報告書的內容，呈述給了局長聽，並請求派康比賴來。不，他並不知道這究竟是甚麼？龐德在英國駐法大使館內接洽了一些好事後，吃了一頓豐盛的早餐，接着就離開大使館而外出。他臨走時曾經說，他要出去走一遭，將在午餐時刻後再回來大使館。

龐德坐在麗池大酒店的酒吧內，回憶了剛才不久前的一些事後，又再次看腕上的手錶了。他飲完了他的一杯伏特加．馬提尼後，付了賬單，走出酒吧，而踏上幾級階石，向門警的小室而去了。

他走進了門警室，道達了來意。門警以尖銳的目光凝視着他，並交了一條鑰匙給他。龐德走出了門警室，踏進了升降機，而上去這家旅館的三樓。升降機升至三樓而停住了，龐德走了出來而將脚踏上三樓的甬道了。他在甬道上靜靜地走着，並留神注意各個房間門上的號碼。

龐德來到三〇四號房的門前了。他伸出的右手而入他的外衣口袋內，將手按在他在那支槍之上。他的手槍是藏在他的褲子的束腰上的，隔着口袋的布，他觸覺到這件硬物的存在。接着，他用右手去敲房門了。

他只敲了一下，就聽到房內傳來了「進來」的聲音。這是一個微帶顫動的聲音，一個年歲較大的女人的聲音。

龐德於是伸手去抓門上的金屬轉柄。他轉動了一下。門是並沒有鎖上的。他把門警適才交給他的那條鑰匙，放進了他的衣袋內，因爲現在他無須應用鑰匙。他在轉動了一下門的轉柄後，就推開了門，以極迅速的行動，走進了房內，並立即把門隨手關上。

他所進入的房，是一間典型的麗池大酒店的套房的起居室，華麗堂皇，傢具全是帝國時代的最考究的傢具。牆壁是漆成白色的；窗簾是用紅色的絲絨製成的；椅上的披墊都是極華麗美觀之能事的，白色絲絨作底，其上綉有紅色的玫瑰花。麗池大酒店是巴黎最高尙的一家旅館，而這三〇四號房，又是麗池大酒店中最高貴的房間之一。

起居室內近窗處，有一張寫字枱放着，在寫字枱旁邊有一張較低而極舒適的安樂椅。椅上坐着一個矮小的老年婦人，她正在編結着一件毛冷衫。她見到龐德走進了房，她手上的編結針仍繼續在動着。她的目光透過淡藍色框的雙重焦點鏡片的眼鏡，而向着龐德作仔細的打量。

「喔，先生？」她以疑問的聲音而說。這聲音是低沉而沙啞的。她的一頭白髮之下滿塗厚厚

脂粉的面孔，除了一種甚感興趣的神色外，並無其他任何的表情。

龐德的右手仍按他的外衣口袋之下的手槍上。他的半開半閉的雙眼，向室內四周看了一遍。然後，他把他的目光仍投囘向這個坐着椅上的白髮老婦人之身上。

龐德的內心在狐疑起來了。他是不是造成一項錯了呢？是不是摸錯房間呢？他現在應不應該向這位老婦道歉而後走出房去呢？這個老人會是保安部屬下的一員嗎？看來，這個老婦人正是那些居住在麗池大酒店的有錢的老寡婦，平日坐在室內藉編結冷衫以打時光。這些常年住在麗池的有錢老的寡婦，她們的一切，龐德是知之頗悉的。現在眼前的這個人，看來確像是這些老寡婦中的一個，決不會是保安部屬下的一員的，不會是克莉柏的。

龐德認爲自己一定是弄錯了房間的號碼的了。他感到慚愧。但他又認爲現現不能就此說明自己弄錯而道歉退出，他仍得好好地和這個老婦人周旋應付下去。

他於是答應道：「我姓龐，我的姓名是龐德。」

「我，先生，是瑪泰詩汀伯爵夫人。我能爲你做些甚麼事嗎？」這位老婦人說時，手上的編結針仍在不停地動着。她說的法語，不太純正。看來她是一個操德語的瑞士人。

龐德覺得仍有一試的必要。他於是又說：「我怕納許上尉已經遭遇到了一件意外的故事。他今天並沒有來到，所以，我特地代他而來這兒。」

「先生，我並沒這樣的榮幸認識一位上尉級的軍官。他或是你的朋友，但我却缺乏機緣而認

識到他。請坐下談談你的事罷。」這位老婦人將頭略抬高一吋許，而向寫字桌旁的一張高背的椅子望去，示意龐德坐下。

龐德於是走向那張椅子去，而在椅上坐了下來。他向旁邊的寫字枱望去。枱並沒有太多的東西，只有一具老式的電話機，另在她伸手可及之處，有一顆象牙的召人電鈴的按鈕。龐德的目光又投向這個老婦人的臉上了。他仔細而不大禮貌地在端詳着她的神色。

這是一張醜陋的面孔，像癩蝦蟆一樣。在她那盆顚白髮之下的面孔上，厚塗着白粉。她一對褐色的眼睛，其褐色幾乎等於黃色一樣。她的灰白色的嘴唇是濕濕的。她的牙齒上有着尼古丁的汚漬。

尼古丁？龐德一想及此，不禁放眼四看了室內一遍。她的牙齒上既沾尼古丁的汚漬，那麼，她的香烟是放在甚麼地方的呢？這兒室內並無烟灰碟，也嗅不到香烟的氣味來的。

龐德的伸入在衣袋內的手，又緊按在他的手槍之上了。他低頭向她椅旁地面的編結袋望去，袋內的絨線團在動着，因爲老婦人仍在手不停針地編結着。龐德內心起疑了她這樣不肯稍停地編結衣衫，究竟有什麽古怪在其間呢？她的編結針似乎有些特別，是不是通常的衣衫編結針都是像她此刻的使用的針一樣的呢？

老婦人又出聲講話了。「嗯，先生，你講講呀！」這話傳入龐德的耳內，龐德微微地感到一震。她的聲音中是不是含有骨鯁在內呢？她是不是已從他的面孔上的表情中看出某些事來呢？龐

德在暗暗的揣測着。

龐德讓自己的臉上露出了微笑之容。他的肌肉是在緊張着，在戒備着任何可能來到的行動和詭計。老是緘默不言，不是一個好的應付辦法。他於裝出歡欣的神色，決計冒險試一試。他含着笑容凝視着老婦人而說：「我知道你是露•莎克莉柏，你是保安部的第二處——行動處的處長。你是一個殘酷絕無人性的劊子手和謀殺兇手。你想殺死我和那個名叫羅曼華的女郎。像你這樣的一個人，我很欣幸終於能夠遇見到你。」他是特意以欣悅的聲調說出這些話的。

老婦人的望着龐德的目光，並沒有因龐德的這番話而有所更變。她伸出她的左手而向召人電鈴的按鈕去。她的聲音仍顯得很忍耐和有禮貌。「先生，我怕你的神經有些錯亂或不大正常。現在，我必須按鈴叫來侍者，命他們把出去的門和路，指給你看。」她的左手已伸至按鈕之上，而準備以手指去按掀了。

龐德在決定了試一次而指對方爲克莉柏的時候，就已經集中全神而警戒着，現在見到這個老婦人以召喚侍者的理由而伸手去按鈴鈕，他頓覺對方的這個舉動中可能含有某項惡毒的詭計。他認爲這鈴鈕或許有電線通往牆壁或地氈，而他此刻所坐的地位，又是對方所指定的；說不定她的手指一按在鈕上，就立即有某種可怕的作用向他所坐之處施展而來。他不能坐以以待斃。於是，當這個老婦人的手指將要觸及鈴鈕的時候，龐德像一陣旋風一樣快疾地離開座椅而向側邊的地氈上仆下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種尖銳的有似撕裂布帛的聲響生起於室內了，座椅後面有紛紛的碎片飛脫出來了，龐德適才所坐的那椅子，碎裂地倒跌在地面上了。

龐德拉出他的手槍。他的眼睛的一角，瞥到枱上那具老式的「電話機」的聽筒嘴上，正有一縷彎曲的藍色的烟冒出。這個老婦人已來至在他的面前，她手上拿着的編結針在閃閃地發光。她用針向龐德的雙腿上刺戳去。

龐德忙揮動雙脚而把她跌去一旁，他則趕急想由地上立起身來。在剛才她用針向他腿刺戳的一刹那間，他曾見到了針頭上的顏色，並立即領悟到這針端的顏色的意義。這是毒藥，可能是往日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所使用的摧毀神經系統的毒藥之一種。這個老婦的目的就是想把針端的毒刺及龐德，即使不能逕直地刺及龐德的肌膚，但經由衣服而刺入，也一樣可以收到功效的。

龐德已從地氈上立起了身。這個老婦人又向他的身前進攻來了。龐德拔出了他的手槍——手槍上是裝有滅聲器的——。就在這個時候，龐德的面前有微微的光閃了一閃，龐德忙側身向旁邊閃避，一支頂端上有毒藥的編結針，由老婦人的手上發出，而碰撞在龐德身後的牆壁上了。假使龐德不是能如此見機而迅捷地閃避，那支針就一定會碰觸及他的身體上了。這時，這個老婦人的假面目也開始破露了。她的盈顚白髮，原來是假的。這戴在頭頂上的假髮，略見歪斜而現出破綻了。她的黏貼裝置上的灰白色嘴唇也垂下了。她原來是一個經過巧妙化裝而成的老婦人。適才所發生的各事，都可說明她確是克莉柏了。

龐德不想像對待那個名為納許的人一樣當場殺死克莉柏。他是存心要活捉到這個保安部的第二處處長的。在這個房間內結束克莉柏的生命，和把這個保安部的高級要員活捉住而解送去倫敦，兩者的價值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克莉柏見一針發出而落了空，便改變行動，而急回至那張寫字枱旁。她的手上仍拿着另一支編結針，她把它當作一柄到兵一樣地輕而指向龐德。龐德當然不敢用自己的手和拳迎向着克莉柏手上的那支針去。

克莉柏像持劍一樣地持着那支針，其目的是防衛性的，使對方不敢撲上前來攻襲她。

克莉柏知道進攻是克敵的最有效方法，她並不以防衛對方的不敢來襲為滿足。她的退回至寫字枱旁，實在是別有作用，準備作奇襲的打算的。

她的另一隻手伸去枱上的那具「電話機」了。她的手法是很迅捷的，把電話聽筒的嘴移向着龐德，並按了一下機架上的鈕。龐德是一直不稍懈怠地注視和警戒着的，而急閃避開。「電話機」上有連珠的槍彈發出向上面的天花板射去而紛紛抗回墮下了。

龐德避過了這一關後，舉起了炸倒在地上的那椅子的兩椅脚，而以椅子作武器向克莉柏進襲了。

克莉柏仍顯得非常頑强的樣子。但對方舉起椅子來作武器的攻進，她暫時只能退讓。可是，她現在只能向牆壁退讓去。她在後退中，忽然低下身，從前面椅子的空處，將她手上的一支針，

向龐德的身上擲去了。龐德忙後退了幾步。那支針總算沒有擲中他，而飛向他的身體一旁的後面去了。

龐德在避過了這一針的飛擲後，又將身向前進襲這個婦人了。他舉着椅子步步進逼。克莉柏前進不能，旁行不能，最後倒退至牆邊而後背靠貼在壁上了。龐德把手上舉着的椅子的四隻脚也去靠貼在牆壁上。這四隻椅脚剛好把她的上半截的身子範圍在牆壁上。龐德端詳了這個形勢位置後，知道她除非能夠使展出猛力來推移開這四隻椅脚，否則，她的身體就這樣被圍貼在牆上而不能夠脫出的。現在，她的頸項以上的頭部，她的雙手和雙足是在椅子的四隻脚以外而自由的，但她的身體卻被四隻椅脚圍貼在牆壁上而無由動移了。

這個女人的嘴內喃喃地發出某些俄國話來了，似在詛咒罵她面前的這個敵人。她甚至運足丹田的氣力，向她身前的龐德噴吐出一口痰水，以表示她對他的憤恨。龐德將頭彎低，將面頰湊近去他的一隻外衣衣袖，而抹拭去被這個女人吐及面頰上的口水。可惜他兩隻手現在要緊握住椅子以困圍住這個女人，不能移開而作別用，不然，他會伸出去猛摑這女人的耳光的。

龐德凝視着這個女人的在圍籠之外的面孔，並說：「克莉柏，我對你所做的事，就是這麼多。在一分鐘之內，法國的第二局人員就要來到這兒。在一小時或最多兩小時後，你將置身於倫敦了。沒有一個人將會見到你離開這兒旅館，也沒有一個人將見到你啓程離開巴黎而去英格蘭。在實際上，日後只有很少很少的幾個人能夠再見到你。從現在此刻起，你將只是一份機密案卷中的

一個號碼。在我們對於你應做的一些手續做完後，你將被送入狂人院去。」

龐德注視着他身前的這個女人的面孔。這張面孔上的神色在開始作着劇急的變化了。本來血脈賁張的面孔，現今像是死一樣灰白色了。龐德覺得她的面色的變化，並非全因為恐懼的情緒所致使。她的目光平視着龐德，在龐德的目光相遇時，並沒有現出閃避或乞憐的神情。

克莉柏的嘴部肌肉在微器地翕動，唇角有一絲笑容現露了。她問道：「龐德，當我在狂人院的時候，你將在甚麼地方呢？」她的語聲中並無任何激動的成分存在着。

龐德答道：「我將繼續度着我的生活。」

克莉柏又出聲講話了。但龐德卻沒有能夠清楚地聽到。因為這時，他的聽覺已為另一種聲音吸引去了。他聽到房門在起着開啓的聲響。接着，他聽到他的身後傳來了一陣脚步進房聲和爽暢的笑聲。這種爽暢而愉快的笑聲是在龐德的記憶中一向有很深的印象而且很熟悉的。

「好得很。」笑聲過後。語聲生起了。「現在，我已經看見到所有的事了。這居然由一個英國人在法國的首都巴黎完成大功！親愛的龐德，我是一個法國人，站在法國人的立場來講，這簡直是對於我們的國人是一種自尊心的損害。」

龐德依然保持着原來的姿勢而說：「老兄，這種事我並不願事先推薦給你做，因為它實在太危險太艱苦了。不管怎樣。現在你可以接手了。喔，我應該為你介紹一下。這位女士的尊姓大名是露涉‧克莉柏。你當然很喜歡認識到她的。她是保安部的大頭子之一，專管謀殺的事的。」

法國的情報特務機構的首長——第三局局長——馬修司走上前來，由龐德的身後走至前面了。兩個身穿洗衣舖工作服的男人，和馬修司一同走上前來。他們三個來客立定，以一種似乎頗表尊敬的目光，凝視這個身爲保安部大頭子的女人的灰白面孔，似在仔細瞻仰這位出色的人物的風采。克莉柏現今一言不發，將頭下低。

馬修司說：「我敢說她此刻這樣站立着感到極不舒適的。來，你們兩人把那隻大衣簍拿來，讓她躺下在大簍內——她將會感到比現在這樣站立着要舒適得多的。」

那兩個人從房門外把一隻四方形的大簍，放在馬修司身旁的地氈上，兩人四目望着馬修司，等候指示吩咐。馬修司下令道：「把她放進簍內去。」接着，馬修司向這個女人微微彎身鞠躬，並說：「夫人，請。」

龐德以英語向克莉柏說：「露莎，再會。」

克莉柏以英語應道：「龐先生，再見。」她的語聲甫歇，她的一隻脚向龐德踢來，踢中他的一隻小腿了。原來在她皮鞋底部尖端，是裝置有半吋厚薄的刀片的。龐德頓覺他的被踢中的右小腿上有疼骨刻心的疼痛。

那兩個人走上前去捉住克莉柏的雙臂。克莉柏憎恨龐德至於極點，這一脚只有一點點的痛苦，但也可聊洩她的忿恨的情緒。他的臉上在短短的一刹那間，會在微微的得意之容現出。

馬修司在旁見狀，縱聲笑了。他說：「我的可憐的龐德，你受到她臨別的一份禮物，算在保

安部的賬上罷。她不是向你說過再會的嗎？她和你是可能不會再見了，但你將來是會再見到保安部的人的。來日方長，總結賬罷。」

克莉柏的皮鞋底尖端的鋒利被除去了。現在的她，人被俘擭，身無任何武器，抗抵力全失，已成爲一個完全無害的中年婦人了。世上最恐怖的組織之一」的高級領導人員舉世殺人最多——或由她自已動手殺，或由她命令別人去殺——的女人，固一勢之能，但昔日的威風，而今已蕩然無存了。這位「保安部」的專司行動的第二處處長，現在毫無掙扎抗拒的能力，而乖乖地聽由那兩個身穿洗衣工人服裝的大漢，把她的身體舉起而放入那隻大簍內去了。

龐德的身體在打冷顫了，他感到非常的冷。一種痳痺的感覺在他的身體上生起了。他舉起一隻手去把垂覆於前額的頭髮撥向後面，他的手指居然沒有感覺了。他的那隻手有如千鈞之重地在身體的一邊垂落下垂落下了。

漸漸的，他呼吸覺得困難。他深深地從肺內吐出氣來，咬緊下顎，半閉上眼睛。他此時的狀態，好似一個喝酒已過量而想掩藏自已醉態的人之作爲一樣。

從半開半閉的雙眼，他見到那隻大簍被那兩個人合提着走向門外。他睜開他的雙眼，很吃力地將視線的焦點投在馬修司的身上。

他的腦內也在開始模糊了，但他仍能感覺到他的雙膝在漸漸地向下彎曲。他的嘴又張動而說話了，但這次，他的話似是喃喃自語，聲音更見軟弱和含糊。

不管此時的感覺如何，他的雙膝在向下屈曲，他的上半部身體在搖擺着；最後，他的整個身體倒跌在那名貴的猩紅色的地氈上。

（全文完）